

張純一著

晏子春秋校注

世界書局印行

晏子春秋校注敘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僞九章見錄上二十章錄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問下廿九章錄上十六章廿一章其最惜曰。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有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僞二章見問上五章其最

惜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旨也。夫儒非不尚儉。未若墨以儉爲極。儒非不尚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是謂尚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是謂尚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黍牧。使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況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許。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一敘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記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案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憫其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僞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迒。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繁。或一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皆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誼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綴之。以資宣究。諸家校讐。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繁。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墨子書箸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倣爲對段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許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譾陋。闕奧罕窺。雖寒暑雨更。稿經五易。恐誤解漏義。所在多有。幸世頑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真。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謚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總目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一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疑灌渠悉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認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

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晏子十一

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俞樾

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

一篇此參疑卽富參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參

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 | |
|--------------------|----|
|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 一 |
|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 三 |
|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 四 |
|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絃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 五 |
|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 六 |
|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 八 |
|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 一〇 |
|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 一一 |
|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 一二 |
|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 一四 |
|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 一五 |
|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 一六 |
|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 一八 |
|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 一九 |
|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 二一 |
|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 二三 |

| | |
|----------------------------------|----|
|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 二四 |
|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 二五 |
|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將晏子諫第十九 | 二七 |
|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 二八 |
|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 二九 |
| 景公將伐宋魯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 三〇 |
|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 三二 |
|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 三四 |
|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 三四 |
|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 |
|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 三七 |
|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 三八 |
|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 四一 |
|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 四二 |
|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 四二 |
| 景公爲長床 <small>來音</small> 欲笑之晏子諫第六 | 四四 |
| 景公爲鄉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 四四 |
| 景公春夏遊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 四五 |
|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 四六 |

| | |
|----------------------|----|
|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 四七 |
|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 四七 |
|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 四八 |
|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 四八 |
|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 四九 |
|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 五二 |
|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 五三 |
|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 五四 |
|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 五四 |
|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 五五 |
|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 五七 |
|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 五九 |
|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 六一 |
|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 六三 |
|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 六三 |
| 景公登射思得勇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 六五 |
|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 |
|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 六七 |
|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 六八 |

| | |
|--------------------------|----|
|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 | 六九 |
|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 七〇 |
|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調第五 | 七〇 |
|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 七二 |
|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 七四 |
| 景公問甚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甚先第八 | 七六 |
|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 七八 |
|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 七九 |
|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 八〇 |
|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 八二 |
|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 八四 |
|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 八五 |
|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大說第十五 | 八六 |
|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 八七 |
|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 八八 |
|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 八八 |
|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 八九 |
|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 九〇 |
|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 九一 |

| | |
|----------------------------|----|
|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 九二 |
|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 九三 |
|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 九四 |
|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 九四 |
|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 九五 |
|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 九六 |
|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 | 九六 |
|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 九七 |
|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 九七 |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 | |
|--------------------------------------|-----|
|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 九九 |
|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 一〇一 |
|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 一〇一 |
|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 一〇二 |
|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 一〇三 |
| 景公問賢不肖 ^{二字疑衍} 可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 | 一〇三 |
|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 一〇四 |
|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 一〇四 |
|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 一〇四 |

八.....二〇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

九.....二〇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二十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二三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二三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二四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二六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二八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二八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二九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二九

景公探雀黽黽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三〇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調公使養第十.....三一

景公慙剛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三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三三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三三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三四

-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三四
-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第十六……………三五
-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三七
-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三七
-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三八
-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三九
-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四一
-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四二
-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四二
- 晏子之晉睹齊景公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四四
-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四六
- 低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四六
- 晏子遺^乞原^請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四七
-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四九
-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四九
- 晏子居喪遽客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五〇
-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五一
- 齊人好數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五一

| | |
|--|-----|
|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寃第三 | 一五二 |
| 柏常騫懷梟 <small>原諺</small> 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 一五三 |
|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 一五四 |
| 景公病水薈與日鬪晏子教占薈者以對第六 | 一五五 |
|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 一五六 |
|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許惑第八 | 一五七 |
|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 一五七 |
|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 一五八 |
|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 一六〇 |
|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 一六〇 |
|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 一六二 |
|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 一六三 |
|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 一六四 |
|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 一六五 |
|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 一六六 |
|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 一六七 |
|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 一六八 |
|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 一六八 |
|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 一六九 |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〇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〇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七一

晏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經說轅車乘馬四字二返不受第二十五……………一七一

十五……………一七一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七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一七三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一七三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一七四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一七五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一七五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七六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一七八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一八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一八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一八一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一八一

景公有疾梁丘據齋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一八三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一八五

| | |
|---|-----|
| 景公欲誅斷所愛嚮者晏子諫第九 | 一八六 |
|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 一八七 |
| 景公臺成盆成弋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 一八八 |
| 景公築長床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 一九一 |
| 景公使燭鄒主烏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 一九一 |
|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 一九二 |
|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 一九四 |
|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 一九五 |
| 吳王問齊君優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 一九六 |
|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 一九六 |
|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 一九七 |
|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 一九七 |
|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 一九八 |
| 有獻書譖晏子 <small>當重晏子二字</small> 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 一九九 |
|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彌過逐之第二十三 | 二〇〇 |
|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 二〇一 |
|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 二〇一 |
|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 二〇二 |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〇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二〇五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〇七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第三……………二〇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〇八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〇九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一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一一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二一一

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寯知將毀第九……………二一二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一二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一三

景公欲誅扈入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二一四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諍對第十三……………二一四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一五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二一八

| | |
|-------------------|-----|
| 晏子歿左右讀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 二一八 |
| 舊目分列入篇之前今合錄之以便檢閱 | |

十八章

孫云復讀

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孫云著从竹錄書竹通神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難上難下外篇二俗本

始刪並爲一也

外書無有二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孫云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爲又章疑即問下其意久乎竟字也當爲長久

者多謹頗略櫛

孫云列子別錄作棹股數頗音剪謂盡斷也略七略作刻又一作櫛皆同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孫云殷勤順列子音義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

東萊地也

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臂

孫云臂當爲臂若句錄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

之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

孫云懸當爲懸俗加心懷書高紀懸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

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蒯也苴音同蒯

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

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

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昭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其

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

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爲第七

凡八篇

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爲篇第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即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頭多于前志疑後人采摭行書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可常置旁御觀

孫云蔡邕獨斷御者

謹弟錄

孫云諱文弟章

臣向昧死上

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殷敬頤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刺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則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大謬不足駁之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睟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顧所乘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軌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貳墨契以愛亟僑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闕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洎今萬象狡肆物蔽智旨剗心逞喙覲言大同
種姓迫礙侈求善羣生靈顛顛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覲得其次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撫垂老彌勲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奧義專宣批穰迅掃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士難安
瞻懷名世繹此卮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卦象傳曰、錫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並國而不爲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
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揭語。王鐵國者五十、天孫云、韓非解老篇、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
下大悅。是其義。仁義之理也。理者成物之文也。

釋言、替、廢也。統一案案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相侵伐、暴虐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莫民、伐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下無替罪誅暴
之行。勇力之士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如墨子非攻中篇云、吳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韓魏之心、句踐國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擊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書諒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推侈。（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亦作顯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推雅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移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爲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顯、亦係訛文。自侯訛爲侈、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庄裂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鴻、蜚廉父。說紂錄西伯昌、見韓惡來。墨子春秋當樂篇高誘注、

惡來、蜚廉。飛廉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韻。蘇云、凌轢、謂踏踐之也。威戮無罪。覽云、御覽無此句。統一案御崇尙勇力。平御覽作
專行威力。盧校同。統一不顧義理。黃云、凌轢初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云、戲
案鮑刻御覽作專行勇力。本作理義。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曰、案戲字古韻

爲讀。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讀也。猶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開口閉口諸法，遂依放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一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爲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

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列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

孫云、本御覽作強，古杯。貴戚不薦善，逼彊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聖王勇於行義，求善若渴，不持薦，而循滅君之行。孫云、循御覽作修。蘇云、循，猶依也。與反字對文。下篇循聖王之迹，知過即改，無勞引，今適相反。

存者，嬰未聞有也。孫云、未聞，御覽作未嘗聞。總一案此章即墨家非攻之指。用此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黃初云、不願受禮文東總。晏子蹴然

改容。孫云、莊子大宗師、仲尼蹙然。陸德明音義、蹙、子六反。翟云、蹙色貌。曰：「君之言過矣。」過猶失。羣臣固欲君之無

禮也。無禮則可恣其所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靖暴亂也。故儒家以禮爲經世之綱維。力多足以勝其長。孫云、讀令勇多足以

弑其君。舊脫其字，今據上。不使，猶不許也。劉云、使字當作便。禮不便一語，句增、文同一例。而禮不使也。與上固欲君無禮相應。便使二字，因形相近而訛。

禽獸以力爲政，以從元刻。孫云、禮本多作強、通。下文或作強、皆禽獸以強者爲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今一例以彊。故曰易

主。孫云、日、本多作曰、非。虛云、國策寧爲雞口、一云當爲雞尸、尸即主也。禽獸以強者爲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今一例以彊。今君去禮，則是

禽獸也。黃初云、列子說符篇、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總一義義古

字。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禮

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總一義義古

孫誼讓札

人者。

率下
宥坐

聲之內

則。廣。

與亂
死關、

一本云、

勤與

人所

將身

弦章²

案盧苑君

無疑。
公時

然

五

五

章賜死。

章賜死，文義不順。當作賜章死，下同。

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不然而聽之，則臣爲制也。』」

章上嘗有發字。

願君之廢酒也。

不然而聽之，則臣爲制也。

蘇云：臣爲制，言制于臣也。下文則是婦人爲制也，義同。統一案：景公謂臣爲制，不知是禮爲制也。

不聽，又愛其死。

又不忍賜章死。

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令也。」

章死久矣。

言君非桀紂，當納其諫而旌其處。

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

孫云：預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

晏子獨憂民之憂，公酒蠶耳。

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

孫云：姓柏名遽。不確，下文命稟命柏，則柏應爲名。周禮大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往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往遽傳也。言命柏傳遽巡國，致能歌者。統一案：說文：走部巡，視行也。周禮小司寇：以致寡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

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

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玉篇：南北曰陌。東陌，徒行見公。馬而不乘，蓋以

不恤民憂，日霖雨十有七日矣。

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

壞室鄉有數十。

壞室，舊語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壞室，當爲壞室，壞室與飢寒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壞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爲壞室。後人不達，又改室爲寶耳。供願煢讀書叢錄說同。能，一今並據正，下同。

飢氓里有數家，飢，餓也，穀不熟爲饑。百姓老弱，凍寒不

得短褐。

孫云：非樂篇，萬人不得衣短褐。孫詒讓注云：短褐，即短褐之借字。史記秦本紀：夫寒者亦謂之短褐。利短褐，一作短，小禮也。索隱云：蓋謂褐布堅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

飢餓不得糟糠。

孫云：嘗

徹撤無走。

孫云：徹撤，即徹登假音字。說文：登亦謂之豎揭。俗字。蘇云：無走，即靡有。家室意。正與上壞室相承。

四顧無告，而君不卹也。

孫云：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日夜飲酒，令國致

樂不已。晏子非樂篇曰、說焉而廢大人之廢治、廢人之從事、曰樂也。晏子非樂之意同。馬食府粟、狗饜芻豢。孫云、豢當爲厭。豢切。一塞孟子梁惠王上、二二保之妾、盧云、三保、蓋阿保之說。孫詒讓云、三保當作三室。狗食人食而不知檢、義同。

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室字多誤爲實、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又謂爲保、遂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誤。

姓不亦薄乎。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民爲邦本、宜厚其生。乃薄於狗馬可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

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俞云、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字、據上文云搜賈卿有數十、飢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卿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搜賈乃壞室之說、據本王氏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卿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餓里有數家而言。總一案俞說是也。當據補。嬰奉數之策、孫云、左傳策、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策、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策當爲策、總書多以束爲夾。總一案孫說是也。奉數疑當作數奉、之字疑衍。以隨百官、使民飢餓窮約而無告。

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使上淫瀆失本而不餉。失從孫校本、元本譌文、之爲衍字。總一案劉說是也。今據刪正。

嬰之罪大矣。強則謂己、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孫云、兼于塗、言兼程以進。遂當爲徐。爾雅釋言、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孫云、詩傳、趣、趣也。盧云、趣與促同。粟米盡于氓、任器存子陌。此晏子不言之諫、感公至深者也。公驅及之康內。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盧云、倍與背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

夫子之幸存寡人。之字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孫云、委、謂輕重、惟夫子之令。命也。遂拜于途。孫云、二本作塗、徐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

孫云、稟臣名。

使有終月之委。

集韻於橋切、音委。委積米薪。絕

本之家。

孫云、言並無布縷。

使有期年之食。

黃云、期元刻本並作著、孫校本期著。蘇云、期正字、今一例从期。

無委積之氓。

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

孫云、薪櫟御用之具。

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蘇云、令當作

命、與上文一律。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黃云、巡即上

命稟巡命柏巡之巡。

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期者、如不用令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

財多。

公出舍損肉撤酒。

孫云、撤當爲徹。

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鈇肉。

孫云、鈇、說文鐸、

鈇、記言切。

辟拂噉齊。

黃云、辟拂、亦侍御之倖臣、此言滅倖臣之祿。劉云、黃說是。齊即資之假字也。詩大雅楚茨、禮記玉藻篇、鄭注引作齊。楚辭離騷、王注又作資。此齊資古通之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惟是賄賂資饋壅竭焉、杜注、資糧也。國語晉語、貧困窮、章注、資稟也。噉資者、即錢省所給之祿養也、故與錢賜並文。齊假爲資、猶采齊之或作采資、齊感之或作資感也。

酒徒減賜。

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櫟萬

三千乘。

壞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

孫云、一本脫用字、非。

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

張鐘鼓不陳。

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種成、故謂之鐘。從金、重聲。古者垂作鐘。職貢切。鍾酒器也。從金、重聲。職容切。案鍾鼓以鐘爲正、今一

鐘。

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

孫云、虞辟拂三千、黃云、謂歌無

者三千人皆謝去之。

謝于下陳。

蘇云、文選李斯上奏始皇書、李拿往下陳、猶後列也。謝于下

上云請退歌舞謂此。

謝于下陳。

陳、猶辭去不與于後列耳。下篇願得充斂乎下陳、是其證。

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

侍從元刻、孫校本爲侍。

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倖人嬖

此。

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謂逐去之。上云請退左右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局望平待于朝。

孫云、杜姓、局名。望平、猶仿倖也。黃初云、望平、莊子秋水篇望往何視貌。

晏子曰：君奚故

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

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此謂晏夜不昧也。紉一案發讀如廢，詳前。夜廢、謂竟夜未眠。

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舊衍局字，從盧校刪。孫云、據梁丘名據，字子猶。

入歌入虞

玉篇入、進也。文選虞賦注引此作虞公拿歌。

以新聲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淫

君相應。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孫云、宗祝，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紉一案拘虞以害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

孫云、文選注

君也。

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微繁。

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猶體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

孫云、與談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

孫云、今本作何夫

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凌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凌本非也，故古義通、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無害、當依孫正。

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

樂足以感動人之奮心、使夫邪行之氣、無由得接、率一禮與天地同節、知樂則義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經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

禮亡而政從之。

政者正也、以禮義廢政為節者也。守、禮與政一耳。

晏子對景公曰、禮以治國、所以御民也。

政亡而國從之。

政者正也、以禮義廢政為節者也。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國衰、衰當作亡、總結上文。劉云、政亡、臣懼、句

君之逆政之行有歌

疑有脫

文、文選注引此書樂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紉一案文選

紉作北里

孫云、歌名。紉一案史記殷

星之舞。淮南子泰族訓高誘注、紉作朝歌北

幽厲之聲

孫云、幽厲

顧夫淫以鄙

此與東歌南音體文、疑脫二字。

而偕亡

亡、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樂紉為厲極作新樂、皆

上下脫文甚多。蓋晏子向儉非樂、敘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惑不快、妄刪之。

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以上五章。皆墨家非樂之指。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爲四鍾六斛四斗。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元刻注云、一作職計莫之、並下士師亦同。昭三年左傳杜注、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士師祭之。案各本皆非、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讒於文曰公怒、曰公不說、令莫之從斯怒而不說耳。俞說是也。

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鑑賞害政故、職計士師如此、可謂得人。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貴吾將賞之、義同。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魯語莒太子侯弼莒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魯太史克）錮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爲我疏之於夷、今日必錮、無逆命矣。此亦國君愛人不能利之之例。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荀子臣道篇曰、偷合苟容、若君從謂之逆。曹劌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是其例。此二句亦見諫下二十一章。今君賞讒諛之臣臣舊諛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賞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統一案民爲臣。臣舊諛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賞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統一案民爲臣。而令吏必從所謂唯其言而。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臣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嬭、敗三月不反。（月疑日誤）得丹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罪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嬭、放丹之嬭。案臣如葆申、可謂不失其守矣。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蘇云、治要勸作親。其立惡。治要立作去、謀。以禁暴也。俞云、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統一案勸字是。

也蘇云、治要勸作親。其立惡。治要立作去、謀。以禁暴也。俞云、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統一案勸字是。

也。立發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變立遷，義與彼同。蘇云，俞說是，此承上文愛人惡人言。純一案荀子王制篇曰，君者善事也。昔者三代之興也，三代夏商周

總不害於己、猶害己者也、必惡之。如是羣自釜而治矣。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愛惡公則人心正、邪僻盡化為賢良。

安逸樂。簡、簡略也。簡慢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敬德修業、而苟且因循、放逸也。樂、樂聲也。身安逸樂、必不思患預防、而縱欲敗度。順于己。

明所惡而賢良滅。利國者見惡而遠颺。諫下二十一章云、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隨、尊善者遠、賢良滅、國亡。離散。

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與。臣懼君之逆政之行。蘇云、治要無臣懼君之四等。有司

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上師之策

策、謀也。從上師之策、謂不免殲計、不愷賞也。

國內之祿所收者二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

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佞、非。本書多作說。據以前正。頌即容本字、說頌言言容。

悅也、或言辭說。孫云、此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宛其死矣意。吾安能爲仁而愈黥

民耳矣。孫云、黥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意、爲仁乃安民之事。黥當爲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爲樂耳、不欲爲仁以爲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肆奪于鄙。言吾但勉爲樂耳、不欲爲仁以爲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孫云、僭、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執疆之吏。蘇云、疆、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並荷

百姓。孫云、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爲苛。供云、荷即苛字、禮記檀弓下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荷。義作疆、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疆。民愁苦約病、而殺驅尤佚。王云、尤、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注。佚與盜同。昭三年左傳曰、道塗相望、而共害。隱情奄惡、蔽諸其上。盜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盡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盜尤。

盧云、奄、掩同。王云、蔽者擁蔽、諸者詭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詭連文。諸當爲語、字之誤也、語讀若浴。諸者、或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諛其君也。爾雅釋詁謂、疑也。疑即或也。管子五輔篇曰、上稱若上而下滅。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

災傷也。臣下舊銜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適道、不可失道。可與

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國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

孫云、姓韓名子休。孫說讀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孫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桓御之。此韓子休、疑即彼騶子韓桓也。曰、孤不仁。醫家謂手足癢痺不能失其用。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夫子休國焉而往。孫云、言棄國而去。寡人將

從而後。蘇云、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蘇當爲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弒、臣于景公以重薦。孫云、翟王之子名弒。重薦、薦十六馬。盧云、以上似當有千景公三寺。蘇云、于于形近、此疑傳寫者誤于爲于、遂認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衍、盧隨增未可從。疏一案疑說是。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孫云嬰子、景公妾。公曰及

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便、不合晏子知之。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

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病愈也。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

請使之示乎。示爲朕視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

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或卽其說。

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言爲婦人所制。且下

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孫云、狄當爲陝、說文隘也、玉篇陝或作狹。修德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

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衍。且詩曰、載駟載駟、

君子所屈。屈舊作諫、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芣之詩、諫作屈、箋極也。按當從此。諫文諫、救也。王云、孫說非也。嬰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諫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

君子所屈者、君子至也。所、詔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屈極也、諸侯將朝王則駟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屈爲諫、而訓爲諫、則其不可屈者

有二。屈字以由爲聲、（由古地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風同爲韻。小弁與嗟同爲韻。采芣與芣同爲韻。大雅瞻

卬、與洪爲韻。以上與屈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諫字則以戒爲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翼服諫爲韻。大田與事起諫爲韻。大雅常武

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或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于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屈爲韻、則與與嘯韻之音不相。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微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也。況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載駟云云以諒也。若云載駟載駟君子所說、則三馬四馬亦當駟矣。三馬四馬當駟、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會無君子所駕、而不顧其安、是或也。蘇云、王說是。馬瑞辰釋詩引此、遂據以爲駟借字、殆不然歟。夫駕

八固非制也。

孫云、書正義春秋公羊詁天子當六。毛詩詁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微甚乎。且

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

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意。

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

字疑

然而用馬數倍。

不惜物命耗費又多。

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

日、昔者三代之暴王、不懲其耳目之聲、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義同。

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

又恐好樂

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

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

不振濟孤寡。

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

以與此同、本玉引之說、言因此蓄怨于民。

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孫云、大雅瞻卬之詩。純一秦鄭

夫多謀慮則成城、婦人多謀慮乃亂國。今君不思成城之求。

盧云、思元刻作免、疑是充。而

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

爰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

孫云、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錡、公子陽生、時棠尚未生。

所使傅之者、穰名釋言語扶、傳也、傳近之也。將救護之

也。賈誼新書。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四百匹。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傳爲子。而、汝也。意謂魯數份所傳者、將以之爲太子。及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竭其分能肩任者。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舊脫車百乘三字。今有

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豈云今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

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世子一、而命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

立黨。又別。娶不敢受命。願君圖之。之爭者五。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茶。晏子諫第十二

悼于人納女于景公。孫云、抵地志、悼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魯似之子茶、

寵妾芮姬生子茶。茶少。生孺子茶。孫云、公卒傳作舍。左傳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日字、疑奪。夫以賤匹貴國之害

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拾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

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統一案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

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毒之

本也。均可證。今本長。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而生而長。今本

孫加生守、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茶、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

作而長。又加生守於其上、則難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統一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正。

君其勿易。孟子告子下記蔡丘之會、初命曰毋易樹子。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

宗。孽。庶子。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孫云、湛、

音義同批。

純一案牀、斷續也。利者、害之本也。

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

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孫云、言陽生雖為君、茶饜長立少、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

宗、不可以利所愛。終不利於所愛之人。

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設、施也。

賊、害也。樹、植也。姦、亂也。

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樂紿樂矣、哀莫甚焉。

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黃云、元刻脫為字。蘇云、治要則作而。純一案天下一切禍患、從不義生。

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不足以責信。蘇云、言皆欺罔也。

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蘇云、治要無聽字也字、文義較適、此也字係贅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為邪、為本書文例、

觀上下文作邪亦通。純一案也字衍。

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為田氏殺茶、乃至取齊國張本。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茶、常殺簡公者。陽生則鮑叔所殺。以為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為、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

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孫云、田氏、陳乞陳常也。

孫云、名。

殺簡公而取齊國。

孫云、名。

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癰。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痼。杜預注疥、癰疾。癰疾、疥癰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當作疥。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癰也。疥音皆。後學之徒、余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癰。若疥已足癰疾、何為復言遂痼乎。疥、失聲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綽聘梁、梁人袁狎與綽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作疥。疥是小癰、疥是大癰。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搯也。癰、熱瘰癧也。疥、有熱癰。疥、二日一發癰。今人癰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愈者為疥癰。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癰、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癰。以此久不愈、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癰不類、何云疥癰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痼、初疥後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

也。左傳作民人善病、夫婦皆詛、聯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稅、豈能勝億兆之詛

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

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

孫云一本刑
作則、非。

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心，祝史無

與。君枉親之、期夏商所以歸亡之道也。
左傳曰、君若欲誅稅史、修德而後可。

公曰善解予惑

加冠。命會譴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公不許。受。

受命相退。

會譴、梁王據、不以晏子爲貪、相與俱退。

把政。

晏子兼秉會議
梁丘據之政。

改更也。言
逾月而病愈。

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登

齊桓公城廩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齊北轅城中、有管仲井。以共宗廟之餼。吳、供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

多、嘉
詩也。
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
孫云、州
名未詳。

辭曰管子

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

物命爲事，殊傷鬼神之仁，惡已。故不忍爲供饗之事，所以保合太和，充兼愛之量也。
 終辭而
 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遊于麥丘。

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第一案桓譚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

問其封人曰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雖
 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卽邦字之誤。猶書序鄭諸侯之段、爲鄭
 序篇。」
 鄒云：「辨詩外傳十曰：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雖
 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卽邦字之誤。猶書序鄭諸侯之段、爲鄭
 序篇。」

也。邦人即邑人。治要無矣字。年幾何矣。對曰鄧人之年八十五矣。孫云、韓詩外傳、新非官名之封人也。

治要引作五。桓公曰壽哉乎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齊云、韓詩外傳、蓋謂齊之先君胡公也。

詩齊譜正義言桓公愿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韓法保民者又曰胡則胡公壽考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蘇云、治要作長于國、無胡宣二字、非。桓一案桓子新諱、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

乎。答曰、使主君甚壽。蘇云、胡家爲諱。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許唐韻正九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宜國家。蘇云、穆氏音均表、桓家同在第五部。古音諸十二魚引此。

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鄧人之年。舊曰上說封人二字、鄧人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韓詩外傳十曰、無使君君得罪于民。

者乎。周厲王出奔於虢而死、幽王被殺於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晏子諫曰君過矣。治要諫作對。彼疏者有罪威者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此六句治要略。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韓詩外傳十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新序雜事四曰、昔桀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寡人固也。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鄒注

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幹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明活字本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商款以見景公。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商款、姓商名款。王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商款、齊之侯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商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商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商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純一今據正。

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神明之主。舊作明神主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一 九

文訂正。第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主作王、非。

帝王之君也。公卽位十有七年矣。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事未

大濟者神明未至也。

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孫云、五帝、

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史公說、較爲有據。統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特巫祈禱於外、謬已。

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孫云、水經注、

施經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孫云、

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

者、德厚足以安世。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行廣足以容衆。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諸侯戴之以爲君

長。馬融志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萬國以忠貞戴一人。百姓歸之以爲父母。德化解孚、兆民相感而歸。是故

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天人一氣、本自相攝。德洽太和、休徵備至。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德厚行廣配天象時。晏子攝外於內、知禮達矣。墨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爲、必度於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縣祭。動於身者無以竭恭。不輕身而恃誣。不自能薄、恃巫以求福。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

聖君克勤民務、自重以教化。不輕身而恃誣。不自能薄、恃巫以求福。

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蘇云、言必實德、無邪、下同。

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德、而苟謂之德也。

福不苟降。

積德不厚，福難幸致。

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君欲即身為帝，甚難。

惜夫，君

位之高，所論之卑也。

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

命，敬也。劉云：嘗，即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試，蓋後人旁注之字，嗣併入正文，今當刪。

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天子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

孫云：知，讀如智。蘇云：過，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

盧云：言我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

黃云：書殷侯于外，不仁。庚無傳，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

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

盧云：故下曰字衍。東，續海，不與外諸侯鄰。純一案，故曰疑本作故，即。

而拘裔款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

孫云：時，一本作晉，古今字。

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

純一案，類聚卷一百作饑是，卷七作饑非。

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

王云：卜云本作

類聚一百，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辨物篇同。黃云：類聚御覽作廣傳。

寡人欲少賦斂

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

文類聚山部皮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

鮑刻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祠，足證招字之誤。又三十八引，亦作祠靈山。

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

孫云：固，初學記作故。

髮，華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二一

毛髮。純一寒初學。天久不雨。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荷。純一寒初學三十五引作久。髮將焦，身將熱。初學記無雨將字。彼獨

不欲雨乎？祠之何益？何書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答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上文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孫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何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各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純一今據正。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

以魚鼈爲民。鼈本元刻、孫校本作鼈、云說苑作鼈是、俗从魚。純一寒初學九十六引亦作鼈、蘇校同。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

將竭。舊照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各徵部六補。國將亡，民將滅矣。竭誠爲讀。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晏、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心。前八章云、信用譏佞、費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

于鄰、執法之吏並苛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而欲保之、不亦難乎。政亂國。又云、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熾奪

國者、能終善者也。能終者、無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政化聲故。列士並學

蘇云、治要作立、能終善者為師。朝修密故。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方上舊術其

亡國特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道之以德、而世高

其德。有裨世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故雖勞不怨、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

怨。治要無而字、賈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當是時也。也字舊脫、今據下

之行、不能進焉。盧云、言不及其卒而衰、急于德而並於樂、身溺于婦侍、而謀

因子豎刀。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緇。刁是以民苦其

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

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蟲出而不收。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

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

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

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孫云、不能更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其君之位。蘇云、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聞公令如寇讎。見善若避熱

孫云、太平御覽下有亦難乎。亂政而危賢。臨民若寇讎故政亂、必逆于衆。已失民

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二十八于民而虐誅于下。民益不堪命、故恐禍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虐誅與肆欲對文、倒

及于身。蘇云、治要。有矣乎。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君上舊有于字、王云、于字涉上四字字而衍。外上舊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

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行不能革。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薛、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殆要作矣。

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萬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終身。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按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山。總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列子有矣哉國乎。鬱鬱芊芊八字。若何涕瀉去此而死乎。孫云、涕瀉列子作

或作涕瀉、並皆步耶反。流瀉貌。黃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

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總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謳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

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闕北局本、漢魏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

句見文選秋。與賦注。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盧云、列子史釋文仍

一案齊語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諫君之賜、唯食惡肉。晏子獨笑于旁。孫云、笑當爲

可得而食、舊局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孫云、艾、齊地。孔蓋以地爲民、繩

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總一案晏子丁。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達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爾雅釋詁刷、清也。清讀歸。之字舊脫。孔與據皆從寡人而

涕泣。列子無。子之獨笑何也。也讀爲邪。齊語行注、祇作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晏子對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列子勇上。則靈

公莊公。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

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蘇云、

誤倒、純一今據乙。將常守之矣。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純一案。數君者將守之、

列子有吾君方將被義堂而立乎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有又字。外上二章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獨欲常處而悲其去，故爲不仁。文選救與

賦注引曰：夫感之有哀，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爲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稱生寄死歸之愴。不仁之君見一，詔諫之

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譴行注：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外上二章皆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二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北面望，睹齊國。初學記十八引作

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孫云：初學記無使字。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

孫云：死一本作殺，非。王云：孫本改殺爲死，非。殺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殺爲死，元刻本及

治要皆作殺，自是舊本如此。純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懷疑之明徵。

此文蓋後人以意改之，當據列子論哉古之有死也訂正。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拿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修身頓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案息伏爲韻，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譜一韻引此。

死。初學記無若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云：丁公名伋，太公之說文作訂。證法解，述義不

二字，將字作長，義似敬勝。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校乙。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

則桓襄文武，皆不得爲君，祇得久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也。王篇說、田器、耨、耨器

爲齊相，君並欲爲相而不可得。以踐行跌畝之中，農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引此文甚略。孰暇患死。公

忿然作色不說。孫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薄八、則據御六、皆歷也。王云、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丘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爲御、則似爲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純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

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爲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爲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爲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

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止其文。

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部中引此、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意。純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爲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爲暮。蘇云、治要無此二字。蘇云、柏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作穰、下有而字。純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穰。周禮、女祝掌以時招徠禱穰之事。注、御變異曰穰。穰、穰也。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歸都。天之爲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

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凶。蘇云、治要飛作諫、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諫、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曉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

不去彗星將自亡。星彗本作彗、承上句未彗字言、後人以爲重複。此言德洽於天、彗不能萌。今君嗜酒而並于樂、

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王篇修、飾也。言政不加修、而容悅小人。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喜優僂謂俳優。惡文而

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純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弗又將見矣。孫云、弗、戴梁傳率之

孫言論。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蘇云。治要及無幾何。公出屏而立。屏舊作背。孫改立爲位。云初學記作位屏。

而泣。白帖三十九亦作泣。今本泣作立。非。王云。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泣字也。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泣。位字乃衍文耳。泣各本皆作立。考集韻泣字又音立。云余泣疾見。是泣與立同音。故哭泣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

正。今據。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孫云。謂諫

諫與我。和。及穰星。左傳齊景公言去而無死。及穰星。在魯昭二十年。齊有穰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穰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

子貽陳氏之事。並例晏子穰星之對。亦以穰星爲陳氏之祥也。是此書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穰星在魯昭二十六年。今誰責寡人哉。章曰。昔

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義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孫云。誰。大情均同。新序雜事四。用上

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途。途從元刻。孫校本作途。太 睹死齒。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瘠或

有肉曰齒。師古曰。才默然不問。孫云。獸。太平 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

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校本作饑。非。 睹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 使令不勞力。不勞勞 藉斂

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藉 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

乎。望惠施 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

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 民氓飢寒凍餓。孫云。餓當爲餓。純一案氓與民。康

舊脫以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民氓飢寒凍餓。孫云。餓當爲餓。純一案氓與民。康

本作民以飢。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 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

如仇。屈與窮。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逆衆。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朝野相猜忌，此君臣不惠忠。

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哀、非。今君行之。昭三代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

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

字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氓。氓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

作民。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為著，不服政著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著年正相對。純一案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

公三月不出遊。猶自斂抑。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藝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孫云、被、藝文類聚

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階。舊作坐堂側階，王云、

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陸。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為陸，而於字尚未刪。意林、及文

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階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于堂側階。

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怪，一今從之。

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何不寒，純一案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

子建贈丁儀詩注、引。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文選雪賦注作古之賢者，飽而知飢，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十四同、惟沮作陵。卷六百九十四、鮑上經上並加居字。均無處而知人之勞、每竊以逸而知人之勞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今君不知也。

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振飢寒。陳依俗本改為與飢寒。文選雲賦注、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為主情、因而發粟以周其急。出裘、今抵皮類可禦寒者。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自給也。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公能如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皆兼愛之心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先當當三。熒惑、天罰也。孫云、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亦帝赤標。今畱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

之字舊脫、從王孫云、御覽作齊之分時。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

彊從元刻、孫錄校同。舊本及新局本皆作彊、黃云彊字云、天之假助不彊、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為善不用。

前十六章云、見彊若避熱。當強為善、非。出政不行。

音抗。言政令賢人使遠。不從彊而讒人反昌。閔上三章云、辟邪阿黨、故讒諂之徒顯。

百姓疾怨自爲祈禱。

知前十二章云、一國之衆、中人視是也。

錄錄疆食。

孫云、漢書蕭何傳、錄錄未有奇。即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

凡民之中也。猶一案別雅五三、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輿引史記作錄錄。

大進死何傷。言在。

進死何傷。言在。

幾於死地、而不知自傷。

是以列舍無次。

列舍即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列宿亦亂其次序。二十。

變星

變星在旁。擊星在旁。擊星、指太平御覽天部七。

之言。孫星。謂秋星常守於。

有芒。

言變星。

熒惑回逆。

回、返也。熒、迎也。言熒惑應變、回返而預爲兆。

擊星在旁。

擊星、指太平御覽天部七。

其分時而不去、如在旁也。

有賢不用、安得不亡。

言總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

墨子親士篇曰、彼賢忘。

正十一庚行下引此文、先秦讀讀注陽部。

古音諸十六庚引此。

公曰、可去乎。

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

矣。

冤、冤也。則民心安。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振、振也。敬、敬也。則民心安。

矣。

振、振也。則民心安。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振、振也。敬、敬也。則民心安。

矣。

振、振也。則民心安。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振、振也。敬、敬也。則民心安。

矣。

振、振也。則民心安。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振、振也。敬、敬也。則民心安。

景公將伐宋。魯二大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

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環。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

公瞽見二大夫立而

公瞽見二大夫立而。

怒其怒甚盛。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甚盛。孫云、說文瞽、目不明也。古借爲瞽字。

公恐覺辟門。

孫云、辟、讀如開。

召

召。

占瞽者至。公曰、今夕吾瞽二大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

其狀識其聲。占瞽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

謂不祭泰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趣、召也。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趣、召也。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謂不祭泰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趣、召也。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謂不祭泰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

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

湯皙而長，頤以髯。舊湯下有實字，頤，頤頤頤。孫云：詩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爲髯。

盧云：論衡死僞髯無實字，因下皙字誤衍，頤，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皙以長，與黑而短對文，皙上不應有實字。毛詩頤，頤角豐滿也。與兌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轄之名，轄名釋形體，轄車或曰頤車。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頤與豐下相應，今據論衡闕正。

兌上豐下。孫云：兌讀如銳。盧云：皓身而揚聲。張揖提，直頂也。義同。孫云：太平御覽作高聲。索隱引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

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若子非相篇云：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而髯，伊尹之狀，面無須，龐，注龐與倉同。義與此異。

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如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子。祖乙，武丁、小乙何。夏甲子。

天下之盛君也。德之君。有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請遣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曰平。景公不用。孫云：不終伐宋。晏子

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所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

師若果進，軍必有殃。於此。言既千進師以近過，繼上履脫終字，與上句對文。非嬰所知也。

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項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質於前。晏子曰：若所夢者何如哉。一統一案鮑刻作大上下小上應作小上下大。其言甚怒，好悅。一統一案鮑刻作悅是下同。

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一統一案鮑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官士師、寮獄

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孫云、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稅人泰宰在。蘇云、

泰祝、即曲禮六太中之大祝。周禮、大

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

稅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黃云、行人官、子羽名。

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

平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上文一律。孫云、辟讀如開。

則申田存矣。

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下文一律。孫云、

當為司。史記留侯世家、以夏為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

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翟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即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

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詩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卿師之

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起饒、觀地宜、明昭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為國家之有餘

不足聘乎。盧云、聘字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同。誣意不明、疑有謬奪。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孫云、藝文

御覽、作猶心之有四支。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心有四支。孫云、韓詩

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此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純一案鮑刻御覽

嬰所聞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則可舊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

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係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今據以訂正。純一從之。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御覽四百五十六改作田、無而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

韓詩外傳（十）六十六作公乃罷田而歸。孫云、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罷田即日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孫云、驚鳥。令去也。公怒令吏誅之。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有實字。臣聞賞無功謂之亂。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一索御覽四百五十六同。罪不知

謂之虐。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有實字。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誅。治要有也字。一索先王制禁、仁

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失本性之真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治要同。御覽九百十四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已後、本作自今已來。

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為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羣

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

以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以來。馳鳥獸之禁。孫云、馳、太平御覽作未有。一索御

以苛民也。蘇云、治要苛作拘。此一索此章要旨、在仁民愛物、所以貴衆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羣書治要。暴病死。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

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此

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

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

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

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

部、皆作馬病死。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孫云、太

暴云、羣書外傳載一事大同、彼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

平御覽作持。蘇云、治要今作命。總一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之

案治要脫怒字、類聚九十三解作發。舊無古時

治要、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舊無古時

云、軀太平御覽作體。王云、羣書治要作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肢、問古時

四序、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總一案者或省

之形、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總一案者或省

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大怒、編置之殿下。晏子此問、足以發景公之怒、敢追其與

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公懼然曰、懼然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意改之也、不

主、其肢解人、不容從何肢解始也。公懼然曰、懼然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意改之也、不

知懼然即聖然也。說文界、九遇切。舉目驚異然也。經傳通作懼、禮弓公懼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

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越懼然顧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

之諫則懼然。刻本改爲懼然。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並作公懼然。皆聲韻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辭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晏子本作公懼然曰從之。從即縱

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誤。

蓋景公悔心乍萌、率爾而對。若既縱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總一案此文

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

人。乃曰支解人從寡人始、不可爲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遂下有止字。公曰、蘇云、二字當

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威德、一時頓現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遂下有止字。公曰、蘇云、二字當

字蒙上可省。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

加。臣請爲君數之。舊無請字、王云、說施作臣請爲君數之。皆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施

之。臣請爲君數之。太平御覽人事部職部、白帖三十九、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施加臣爲君三

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諒殺顏獨卿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總一今據補。使自知其罪。舊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

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

孫云、魯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

當死罪一也。

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孫云、藝文類聚題下有殺字、輕下有伐字。純一案此十六字、亦見諫下二十二章。

汝一殺

公馬。

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

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

公字舊脫、據御覽補。四百五十六補。

當死罪三

也。

句首舊錄上文衍一字、從蘇校刪。

今以屬獄。

蘇云、拾要今作令、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令。墨子魯問篇曰、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殺之以諫。晏子足以當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

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孫云、說苑正

諫篇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施加之。戴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拾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 仲如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

盧云、藉、即藉敘。

拘者滿國

進科爲罪。孫云、據此及左傳圖伯嚭于韓厥之文、知國圖非秦微名。說文圖、圉圖、所以拘罪人。

怨者滿朝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六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與、屬民言、則怨者必滿野。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國、怨者滿朝野。因傳寫脫國字、校者又刪野字耳。

晏子諫公不聽

公謂晏子曰

夫獄國之重官也

願託之夫子

晏子對曰

君將使嬰勸其功乎

孫云、諫文敘、戒也。勸、勞也。經典多用勸爲敘。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此勸當讀勸也。盧云、勸、勸也。功、謂功效也。下云勸其意、謂華民之心也。

則嬰有壹妾能書

足以治之矣

妾舊作妾、俞云、妄疑妄字之誤。嬰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總一寒俞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甚、有知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之效。

君將使嬰勸其意乎

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

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欲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立得其懣心。孫云、言焚其懣也。蘇云、孫說是。勸意、所謂華心也。華心上德、故讞可焚。下云當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獄之非耳。

景公不說曰

勸其意則比而焚

句絕。如是猶云若是、屬下爲義。

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

乎

晏子曰

嬰聞與君異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

孫云、貉、當爲貉。

多者十有餘寡

者五六然不相害傷

各足其欲故。

今東雞豚妄投之

其折骨決皮

孫云、言爭雞豚而相傷也。

可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兄也。見舊說得、俞云、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世家未得一城、說策得作見。留侯世家見見戴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今據改。

一案俞說是、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爲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今據改。

倫。荀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親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風之證。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

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選三都賦序玉

管、底也。去聲。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嘖、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

以奉上。晏子象愛之心如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影從元刻、弼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此即墨家非樂之指。此無

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標。標從元刻、弼局本作鏤、孫云、鏤則不能燒薪、標當爲鏤、下操鏤同。說文

標、火飛也。讀若鏤。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標、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梁籍扇烈。是標即火也。故曰操寸之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標字相似、世人多見標、少見鏤、故諸書標字多誤作鏤、說見呂氏春秋標火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下同。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之字從王蘇校補、與上文一例。今君之左右皆操鏤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千戚

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爲之。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之從事、廢廢人之從事。晏子意同。且

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如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惑、今引而修之、又從而嚴禁之、猶決其隄而止水之不已也、故聖人爲

難之。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本如此、元刻脫之字。常

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暴上。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又八十八引、並無謹字。植木縣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疑衍。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

下槐字舊作之、孫云、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盧云、之列女傳作槐字。一案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又九百五十四引、之均作槐、今

並據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御覽作過、訛改。有、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並作令。犯、類聚八

十八作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盧

云、且、御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託。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

覽作疑。子為黃、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喻東家牆而據其處子、趙岐注處子、處女也。凡

民賤妾、郭舊作廟、俗、從孫校。請有道于相國。言晉謁于有。不勝其欲、願也。願得

充數乎下陳。言願充侍妾。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

章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何為老而見犇。孫云、見。雖然、是必有故、令肉之內。同、

令其女子入門。女子、列女。傳作既。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憂形於。進而問焉、曰所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論讓云、仁讀為

取，故舅明惠之君惠，顯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士不爲。

一塞古音諧六屋引此。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盧云，此與下昧墨教人危坐、兩喻俱不甚可了。或

以去其腥臊，則於魚鼈無傷也。昧墨猶言黑暗、黑暗之中教人危坐、人其從之乎、言人不能從也。

蘇云、腥臊、皆害魚鼈之味者。治魚鼈但去其害味之物、不全棄魚鼈。以喻治國者、但去其有害于國之人、不欲以小昧墨而與人比居。補、文同一例。庾肆而教人危坐。昧墨猶言黑

故而全去之也。昧墨而與人比居。補、文同一例。庾肆而教人危坐。昧墨猶言黑

與入比居、動輒恐遭危害。庚肆、無屋之露肆。於此教人危坐、暗、黑暗而身心烏得安寧。皆喻法令之苛、人民手足將無所措。下有脫文。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瀆于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敗謂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儻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殺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作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儻而害明君之義也。二句、太平御覽五百十九、作惡文義不明。

列女傳作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樹而

且使貴賤顛倒、監刑之。顧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而斷決之也。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元刻作蚤。而復于公曰復、白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俱太平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

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犯之則有罪也。列女傳作嚴威令、下同、似非。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

殺不稱謂之賊。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

二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食舊譌錢

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與鐘鼓宮室對文。純一今據正。

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與鐘鼓宮室對文。純一今據正。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俗也字據上下文刪蘇校同

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君

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純、德行未見于衆、御覽作民、而三辟著于國、類聚三作

三辟、藝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德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作人、非、公曰、孫云、類聚御

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吏罷守槐之役吏舊作認、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德出犯槐之囚

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街之女也、名靖云云、事與此同、純一

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宣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皆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二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謹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

無焉字公以車逐盧云、初學、記有之字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

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王云、曲沃

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儀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接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莊勝

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純一今據改、勝

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有與死人以出者、黃蘇並從盧校作日

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據藝文類聚補、類聚無與字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孫云、降類聚作攻。

以衆圖財。

圖元刻孫本並誘圖、孫據類聚正、蘇從之。

不

仁。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提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

且吾聞之君人者

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

寬惠慈

衆不身傳誅。

孫云、傳誅爲專。類聚作身不妄誅。

令拾之。

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

公曰善。

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

王云、治者、輒也。搏治、謂搏土爲輒。廣雅曰、治、輒也。

當牖冰月之間而寒。

孫云、牖當爲牖。左傳、虞不臘矣。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爾刻本改臘。

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

少爲聞。

爲字疑衍。

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

于字衍。

其役殺兵四人。

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滅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用示警。

而字衍。

是殺師之半也。

殺師從元刻、爾刻本倒。盧云、元刻是、黃云、據本同元刻。

公曰諾。

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

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晏子返也。則此處不應有比其返也四字明矣、當刪。

景公

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

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

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

延從孫校本元刻作延。

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非。統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書鈔無曰字、永作冰是。凍水洗我、謂將散我若之何。太上靡

散我若之何通韻。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舞是。江有誥云、洗、叶音縹、散音縹、元文也。書鈔太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縹我若之何、奉上帝散我。歌終唱然歎而流涕云、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選。靡散一作縹、見梅氏古樂苑引。

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並引作唱然流涕、無縹而二字。諫上篇公唱然、後人加數字、謬與此同。

縮一案書鈔作唱然而流涕、數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

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

夫、猶寡人將速罷之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晏子再拜也。爲康餒者拜也。出而不言奪則歸君故。遂如大臺也。如、往。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勤也。不勤非從從公不忠、且愈覺寒而增怒、故鞭之。蓋愛人以德之心入微矣。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經從孫本、元刻作濕。盧云、蓋音盍。濕正作溼。下皆同。案此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閭。襄十七年左傳、吾僭小人皆有閭廬、以避燥溼寒暑、諱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章並錄以爲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舊脫今字、一作臺。從御覽。何以爲役

而君出令趣罷役趣、催也。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君予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晏子歸未至尚未到家。

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晏子魯問篇曰、美譽在上、而惡譽在下。安樂在君、而憂慮在臣。晏子有焉。此備聖所同也。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孫云、磋當爲磋。非切磋不美、故以爲喻。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所以安民心而利國事。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朝諸侯、致諸侯來朝也。不敢伐其功、言功成而不居也。此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言无爲也。

知晏子不獨爲墨家、兼具道家儒家之要妙、蓋其道本同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此與下章並外。

份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事書治要、正作君屈民。昔者楚靈王作頃宮。盧云、頃元刻作傾。黃云、按本同元刻。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總一今據刪。蘇云、治要作下有爲字、頃作頃。總一案頃是韻字。

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孫嘗從左傳爲韻、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溪。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總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孫治要亦作靈、靈王死于乾溪。治要脫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

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比事警切。蘇云、治要遠作遺、循作脩。形近而相亂。嬰懼懼君有暴民之行。蘇云、治要有上之字。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言君不慮長塗之役、敢於行暴。公曰、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孫治謨云、壞壤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壞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盧云、擅弓斬板、鄭注板廣縮也。縮謂縮板之縮。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九脫春字。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且字。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總一案總刻御覽作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御覽注卒、子其息矣。息、休息、言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游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民安。文王勤政愛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孫云、溪、御覽作谿。今本從水俗。據此起。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章

草，改也。孫云、草御覽作恩。

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

忠不避死。

不長死。諫不違罪。連也。

君不聽臣，臣將逝矣。

逝從元刻，御覽同。各本作遊。盧黃燕校同。逝，往也。去也。

景公曰：唯唯。

御覽引止此。注云：唯唯，從其諫也。

將馳罷之。未幾，朝章罔解役而歸。

孫云、朝章罔，人名。俞云、

唯唯，從其諫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賓。王逸注曰：朝、召也。上文景公曰：唯唯，將馳罷之，故未幾召章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不知古書之與朝爲召，故不得其輕。若從孫氏以朝章罔三字爲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

休，息也。

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

舊城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七百九、北堂書鈔百三十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據、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據、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批也。批，拊也。據與據同。蘇云、爾雅釋草葭華，郭注云：即今蘆。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

而子獨奉草而坐之。

孫云、擊、撻省文、說文據、拔

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統一案御覽七百九作子獨席、說苑而子作吾子。

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

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席。尸蓋尸之誤。說苑坐者不席與。統一案書鈔亦作獄尸不席。王云、尸爲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尸坐堂上不席，言尸在堂則七、引作尸在堂是也。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案王說是。

皆憂也。故不敢以憂待坐。

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公曰：善。

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作席而後坐也。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諸之文。此是晏子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爲諸之也。蓋魯與楚字相似，魯誤爲若，後人因改爲諸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一、御覽服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統一今據改。

席矣。

孫云、說苑說叢篇用此文。統一案文見雜言篇、孫諫作說叢。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

也諫爲邪。說苑謂下衍之字。書鈔百五十八引說苑無。晏子對曰。說苑引同。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無對字。書鈔

字。下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不。蘇云。任。任以事也。純一案墨子尚賢中篇曰。政令文同。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說苑有。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

之穴也。孫云。室穴爲窟。純一。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猶于也。言于虎

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無執政于此者也。呂氏春秋愛士篇曰。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甚于饑寒也。史記汲黯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歸見。上不冠

不見也。言至于歸見。則上必冠也。並如于同之證。曷爲不祥也。孫云。說苑君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孫云。意林。臺成。又欲爲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鐘參錯。二字

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爲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斷不可

諫篇無此。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是

重斂于民。孫云。白帖作。又約民爲鐘。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其室家之生。

而殘其生。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爲樂。是謂。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

民不哀乎。此墨家非樂之指。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

此墨家非樂之指。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舊脫燕字

景公爲泰呂成

舊本脫爲字、今據標題補。孫云、呂氏春秋修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供云、呂氏春秋黃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隱、大呂齊鐘名、即景公所鑄。

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

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

紀謂別理絲縷使不亂、喻葬倫敘敘也。紀亂則民

失。紀亂則民無所託命。

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虛中致其誠敬。二、可以充不匱之孝

退。三、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當有大福惠及於下。如此則私欲滅而德配先祖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爲履

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爲履、今本蓋有脫文。總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

黃金之綦

孫云、禮記內則履著綦。鄭氏注綦、履繫也。

飾以銀

御覽六百九十七、書鈔百三十六引、文並同。孫云、銀華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華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華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華文類聚作組。

文選平聲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

連以珠良玉之綯

孫云、華文類聚作句。禮記玉藻、童子不履絢。鄭氏注絢、履頭飾也。說文、絢、繅約也。讀若鳩。

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

舉足。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純一案御覽八百十、作僅能舉之、之當爲足、神書形近之誤。類聚八十四引作足。

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

奚聞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

孫云、藝文類聚古

冬輕而暖。孫云、暖類

而清。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姓切。總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三、

緩、夏重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今金玉之履、玉

足以爲輕且緩。夏則綈絺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舉止。可爲此文之增補。

善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

飾、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純一今據改。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九十七作是、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爲性、實也。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感於物而動、則害之矣。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爲笑于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爲笑于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

怨百姓。厚費民財。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害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公曰、魯工苦

舊僅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爲此履甚苦也。下文晏子曰、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

三字。下文請釋之、之指魯工言。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

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邊地。使不得入。孫云、今本本作吏、公撤履。孫云、撤當爲微。不復服也。說文服、

竟。純一案。使不得入。孫云、今本本作吏、公撤履。孫云、撤當爲微。不復服也。說文服、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純一案類聚見卷六十四。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引、無晏子二字。儻其節儉則可、儻其服室無益

也。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居處部二引、無。純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

闕。二王不同服而王。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文公大布之衣、辟斧之裘、章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鉞冠組紱、絲衣博袖、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翟是以知行之不在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王云、若當爲善、字之誤也。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不可通。劉云、夫冠足以修敬。論語竟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舊有禦寒若當訓義。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此。

不務其美。論語泰伯篇曰、禹惡衣服。衣無罔差之制。舊作衣不務于罔差之制、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罔差之制。高誘注罔、角也。差、邪也。罔、角也。差、邪也。罔之制者、必有罔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罔差之制。即淮南所云、衣無罔差之制也。原道篇又云、罔差智故、曲巧僞詐。罔差即罔差、亦即罔差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鄭風、玼兮玼兮。玼重云、玼本或作差。小雅履歷僉僉、說文引作差。月令、掩

謂之罔差、人邪謂之罔差、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罔差之制、與下句爲偶。衣邪字、句法遂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飢贏之理。論語泰伯篇曰、禹惡衣服。衣無罔差之制。高誘注罔、角也。差、邪也。罔之制者、必有罔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罔差之制。即淮南所云、衣無罔差之制也。原道篇又云、罔差智故、曲巧僞詐。罔差即罔差、亦即罔差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鄭風、玼兮玼兮。玼重云、玼本或作差。小雅履歷僉僉、說文引作差。月令、掩

指端篇文之端。星衍謂飢方文、燕園文也。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絺衣學領而王天下者。論語泰伯篇曰、禹惡衣服。衣無罔差之制。高誘注罔、角也。差、邪也。罔之制者、必有罔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罔差之制。即淮南所云、衣無罔差之制也。原道篇又云、罔差智故、曲巧僞詐。罔差即罔差、亦即罔差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鄭風、玼兮玼兮。玼重云、玼本或作差。小雅履歷僉僉、說文引作差。月令、掩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疑下其義謂也。好古之王者有務而尚節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指

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淮南子

其政二字據上而

不惡。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疑惡字。淮南子犯論訓曰、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

取。淮南子犯論訓作予而不奪、高注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犯論訓曰、法制舊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儼當爲絮。純一案聖王之衣冠、黃莊嚴而已。服之輕

重便于身、不爲物役。用財之費順于民。賦敘極廣、經達民心。其不爲櫛巢者、以避風也。其不

爲窟穴者、窟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圖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廟、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靈物、謂之靈臺。其外園似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中天子之宮。

下之潤溼、孫云、經淮南作溼。黃云、續漢書祭統志中注、引作下之濕潤。不能入也。孫云、及入爲韻。土事不文、本事不鏤、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入也。土事不文、木工不鏤、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尙寶、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黃云、本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純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作土事不文、本事不鏤。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足以示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爲益敬、修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

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辯過篇曰、聖王作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固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爲讎。今君欲儻聖王之

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儻其制。制字諱、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對文可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爲下文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儻其而不厭張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即承此反展以爲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儻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謝當爲謝、見荀子。古葬器銘、以宣射爲宣謝。

冠且

二字舊脫、被髮亂首、

舊作亂首被髮、據上文增。

亦室一容矣

五字義不可通、梁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虛也。增韻虛、大

也。言在一室之內、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

孫云、壹心一本

君之魂魄亡矣

言迷失正

道、似乎

亡矣。

以誰與圖霸哉。

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商款以室之成告寡人

是以竊襲此服

竊、私也。

與據款為笑

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商款、下言夫二子營君

以邪、公何不去二子、此不應獨言據、今校補。

笑、喜弄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蒼頡。又使夫子及寡人

章、有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之文。今本乃誤又、又脫責

字。

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

孫云、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葉又生也。

葉從黃校、元刻作孽非、孫本作孽。

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

惑于二子而亂其心也。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孫云、公為太平御覽作公曰為。統一案鮑刻御覽四

百五十六、又六百八十四引、並無日字與此同。

疾視矜

立。

此四字、御覽四

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跼

孫云、淮南本經

訓、其行儼而順

情、高誘注儼、簡易也。孫詒讓云、跼者、繼之借字。說文繼部云、繼合五采絳

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跼華不可導衆。中悅正與跼華相反。

可以導衆。其

動作悅順而不逆

皇矣克順克比。克順正與中悅對。

可以奉生也。是以下皆纏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

容、威儀也。禮記

今君之服跼華、不可以導衆

舊衍民爭、從虞校刪。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

勞形虧神、有害正生。

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

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君脫服就晏。

公曰

御覽有

寡人受命

命、御覽

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御覽有

也字。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復于景公曰朝居巖乎。孫云、詩傳巖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巖、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巖、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巖。總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

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瘖、說苑作暗。盧云、說苑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暗、上多忌諱、齊聾瘖非害治國家如何也。舊作非害治國家而如何也、俞云、害下奪治字、家下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嘗據以訂正。總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陰、舍諛諂諂、則國危矣。大旨同。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叫、音義作鼓。云一本作叫、蓋鼓字之誤、鼓亦量名。升鼓、說苑作鼓。白帖引作升斗。黃云、凌本同元刻。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縷。孫云、說苑作縷是。縷形近緯、故謂。緯幕從孫本、說苑同。盧校作縷幕。元刻作縷幕、非。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泰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說苑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固有所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拒而不入。孫云、說苑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雖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雖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文同上句增，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乎生。

乎字，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結一案，不以爲奢侈也。禹卑身，謂于民。

生，不以為觀樂也。故節于身。諸于民。詩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爲瑤室玉門。

于民即勤于邦，蓋再法也。黃云，蘇同。結一案，墨子辯過篇，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故節于身。諸于民。詩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爲瑤室玉門。

王云，爲上有作字，與下作爲傾宮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

領從元刻，孫本作頃。孫云，劉涓子注吳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瑤室瑤臺。結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爲瑤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引本書作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爲瑤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

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

孫云，及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

殫，盡也。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俞云，疏通。問上七章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施字，亦危字之誤。結一案，俞說是。

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皆一時之事。結一案，俞說是，今從之。

公慨然而歎。孫云，愀然而歎，愁字異文。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世世御覽四百九十二作
代代、蓋唐人避諱改。

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

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爲事，然後可永錫祚胤。

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

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在，聽作貽。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貽。

今君處佚怠，不動於正，心修身。逆政害民，有

日矣。

例如諫上十六章臨民若遠，前第一章藉重而微多是。

而猶出若言。

孫云：若，猶此也。不亦甚乎。

甚言其迷。

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

把，握也。

對曰：服牛死。

孫云：服牛，服駕之牛。

夫婦哭。

哭，元刻孫本並誤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茲從盧俞校。

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孫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爲生原于我有大利也。欲知把

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

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把齊國。

公曰：然何以易之。

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

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韓、文同一例。

對曰：移之以善政。

唯善政可得民心而有則字。

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

舊闌作園。孫云：闌當爲闌。玉篇闌，本闌也。力寒切。純一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牛老于闌牢，牢誤字。無馬字，是。

蓋牛老與車不勝服也。服，駕也。車盡于巨戶，多藏而不不勝乘也。衣裘襦袴，孫云：說文襦，短衣也。一曰褌衣。玉篇人朱切。褌當爲袴，亦作袴。衣裘襦袴，孫云：說文褌，短衣也。一曰褌衣。玉篇人朱切。褌當爲袴，亦作袴。

不勝沽也。酒醴酸酢，昨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不勝飲也。菽粟

鬱積，舊菽誤府、積誤而。盧據御覽正。不勝食也。

也字舊脫。盧據御覽補。

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

盧云：餒，御覽誤，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夫藏財而不

以下語。案御覽似依唐本。蘇云：世作代，民作人，似避太宗諱，故云唐本。

夫藏財而不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報失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畢、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細心云。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恩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

者、猶禮言拊心耳。蘇云、王說是。不能葬其母者也。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孫云、見、有逢于

何者、母死、先在路寢當牆下。牆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牆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

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牆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

應。且不言兆在牆下、而但謂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牆下。鮑一今據改。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曰、自古及今、自古舊作古之、王云、古之及今、本作自古

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

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並引作自古及今。鮑一今據改。子亦嘗聞

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盧據北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蘇云、

上有治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

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

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盧云、北堂書鈔今君修爲宮室、奪人之居。廣

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死者離易、不得合

骨。蘇云、治要豐樂修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

案君字不誤。人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

今從治要作仁。非仁君之行也。非仁君之行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命之曰、蘇云、命、死

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書鈔有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書鈔無公曰、

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創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刻

脫無字。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詩云：蘇云、治要 敷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傳襲、生也。校據治要補。 詩云：蘇云、治要 敷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時、純一案毛。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途，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墮下。舊脫于字臺字、

北堂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牆、改作牆。蘇云、解衰去經。袁同錄、衰服也。生

治要亦有臺字、牆作牆。說一案御覽亦有臺字、今並據補正。蘇云、解衰去經。袁同錄、衰服也。生

經者、謂之斯衰。敷麻布製、綈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此當是斯衰。布衣膝履。孫云、王肅、

建會。玄冠此武。孫云、說文、草也。禮記玉藻：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此、紫同、

切。玄冠此武。洪云、玉藻：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此、紫同、

冠、無隱履。武四字。踊而不哭。踊而不哭。孫云、王肅、

孝經：喪親章、擗踊哭位住擗、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

拊心也。拊、擊也。拍也。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意林作景公嬖妾 公守之二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而

舊脫、據。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左右有所白、而 晏子入，復曰：御覽三百九十五

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孫云、衛客、客有衛者。聞嬰子病 願請治之。御覽無

喜，遽起。御覽無 曰：病猶可為乎。有哉字。 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

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純一案御覽無

者之宮。開、隔也。 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省作晏子曰、 公曰：諾。孫

信之。意林作公 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吾之爲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爲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棺人斂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上句已見諫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謂之逆。導害者

遠。王云、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當爲道害、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害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諛諛萌通、言從邪者遠也。賈良廢斂、言道害者遠也。劉云、王諫導爲道、是也。導害字不必改作害。道害者、即臣君之失、指陳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敢諫之臣言、如程伊以藪黎生結是也。

諛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于聞。王云、開字義不可通、當是聞字之誤。聞、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于聞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開字不可通、疑聞字之誤。然聞、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開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開字與國字、虛實不傷、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

諸欲備于側、豈非滿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開與國對文、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所

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辭過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死即畢

傷生。愛惜失之太過、適以戕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純一案、謂于私欲、不克自拔。愛失則

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羞。死即畢斂。舊說斂字、輕意不完、從王

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斂。不以害生事、以字舊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不以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誤。棺槨

衣衾不以害生餐。不以棺槨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奉。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斂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今朽尸以留生。今以朽尸稽顙之、望其復生。廣愛以傷行。廣行私睡之愛、以傷德行。循哀以害性。循舊誘情、王云、循字

干義無取、當爲循字之誤。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途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哀途哀。君之失矣。失、過也。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是循哀即途哀也。故一今途正。

慙入吾國。邪行交于國故。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從邪者隨、道害者遠故。崇君之行。邪、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害理、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慘尸。爲陳尸、臭而不收、謂之陳尸。臭、穢也。腐肉也。孫云、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德邪、崇正之性。行百姓

之誅。不畏百姓之非、謬而妄行。而內嬖妾于慘齒。同納。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

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脫日字。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哭而節之。疑此當有公從之句。而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嘒嘒。孫云、

意林作若日月。詩嘒嘒其陰、毛傳如常陰嘒嘒然。意林作嘒、文選注作嘒、皆俗字。黃云、孫頤谷云、嘒嘒當依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作嘒嘒。又見座右銘注。小事之成、不

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難成、其所成就者多、非僅成一二小事者比。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衡賢于小人之是

也。言君子所見者遠大、雖或不是、視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無而字。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覽作臣。我欲

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無敢問以下語。敢問據之忠與

愛于君者。蘇云、治要作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共

也。其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具。純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俱。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

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與下吾是以對文。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暮當爲讀。存、在也。之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羣羣。臣當備君、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於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專也。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喻親於道爲孝。且以尊仁安義、爲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子矣。妻專其夫，謂之嫉

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刻刻上衍不字、黃云誤。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完、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

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謂之忠也。治要有也字。爲子之道，王云、治要之讀作

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字。當從本書爲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

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句上有以字。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爲妻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嫉作妬、句下有也字。今四

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作晏子曰

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善費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四封

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爲據所獨有之君也。

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獨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留謂之據、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壅。據、壅同。無乃甚乎？公曰：

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是也。遂罷爲壘之役，廢厚

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衆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寡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法不

行。臣無隱忠。臣有忠節。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悅。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令作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

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猶事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

反民。苛斂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言輕

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侮諸侯、內輕百姓。韓子大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惑不止也。是傲爲輕也。殷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族。是崇爲重也。則國

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爲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

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上二十五章。怨聚于百姓

難保。而權輕于諸侯。國命可危。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

治、宰。以會朝屬。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水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養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純一案後漢書馬融傳注作疆。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

作強。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疆蓋誤。古冶子。孫云、姓古名冶。純一案馬融傳作強。古音冶。音治、音與治通。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水三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懼。

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

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疑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舊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並從王校補。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孫云：中一本作忠。純一案晏子魯愛下篇，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即以忠為中。晏子曰：此皆力攻勸敵之人也。勸，強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勸敵之人注。無長幼之禮。論語索伯篇曰：勇而無禮則亂。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孫云：餽即饋音字。三人總以二桃，故云少。純一案類聚作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說文饋、餽也。吳人謂祭曰餽。故為饋之段。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以此達三子之死。何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類聚無何不二字是。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智人也。知計也。晏子。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也。夫發彼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

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獮，再搏乳虎。獮從元刻，孫本作獮。舊脫特字，再上衍而字，從盧校據爾雅疏補。

孫云：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獵虎而刺獮。高誘注：獸三歲曰獮。古今韻會、研、集韻或作獮，獮則翻正字也。後漢書注：作持獮而再搏乳虎。持獮，即搏獮形近之誤。若接之

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與、許也。論語公冶長吾與女弟如也。皇疏：無與人同，無許人同也。無，爾雅疏引作毋。下並同。援桃

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仗元刻孫本並同，爾雅疏作杖。無面字。孫云：改。御、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盧校仗作杖。注云：舊讀仗，改仗亦俗。純一案御、馬融傳注作禦。上無而字。別雅四云：杖、仗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仗也。義

通作仗。按韻書、杖讀上聲，仗讀去聲。說文有杖無仗。倚仗之仗，古固用杖也。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銜左轡，以入砥柱之中流。中字舊脫，從

黃校據爾雅疏補。孫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括地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破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純一案銜、元刻不誤。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御、諺。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也。孫云：爾雅稱水、潛行為潛。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純一案類聚潛行下有水底二字。逆流百步，

順流九里

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疏一案御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

得龍而殺之。左操膠尾。右挈

龍頭。鶴躍而出。洋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也。

也字舊脫。從黃效據爾雅疏補。視之上舊有若治二字。

字、俞云、若治二字、衍文也。律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蓋律人始皆驚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龍之首耳。視之者律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龍、擊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疏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

類聚子若子逮並倒。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

孫云、後漢書注作挈領是。爾雅釋詁挈、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剔頸。純生契閣。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授神挈。校官碑、衆儒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治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愈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

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

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逮。

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

根乃很之借字。很者遠也。說本王氏雜志。詳雜下二十章。

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

宜。

元刻如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按二語不可曉。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亦反其桃挈領而死。類聚作又獨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亦反其桃挈領而死。類聚作又獨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雅疏作古治子亦自殺。

使者復曰已死矣。此知鮑鮑時、預伏其必死也。

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土禮焉。孫云、水經注、潯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蕩淦里西、水東有冢。一墓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土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藥之、死葬焉里。即此也。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

今本說苑同此。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射作射。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引說苑作射。晏子修禮而侍。侍說苑作侍、書鈔引作射。禮記射義篇曰、

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待。此知晏子嚮習儒家之禮。

公曰：選射之禮。

四字、書鈔引說苑作其言禮。古者以射選有德、射必以禮、故曰選射之禮。

寡

人厭之矣。

厭、書鈔引說苑作壓。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

得、書鈔引說苑作取。

晏子對曰：君子

無禮，是庶人也。

書鈔引說苑無也字。

庶人無禮，是禽獸也。

言人無貴賤、無禮即是禽獸。諫上二章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

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

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舊無臣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苑補正。

然

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

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

禮者，

書鈔引說苑、作禮以治國。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

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

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國家嬰未之聞也。

嬰從元刻、說苑同。孫本論嬰。書鈔引說苑未下有嘗字。

景公曰：善。迺飭射。

飭舊誘飾、從孫校據說苑正。飭、慈備也。

終日問禮。

孫云、說苑修文篇用此文。

更席以爲上客。

晏子春秋校注卷三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晏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

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先民後身仁德周治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後二

章曰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管子中匡篇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義同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羣書治要脫逆字文義不完邪逆猶橫逆也言能重親士中聽任賢者舊脫中字任聽賢者本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諒作賢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賢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在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文選諒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賢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

聽與諒諒對文書曰罔不中聽諒之兩辭統一案王黃說是今據補正中能威諸侯中聽則行德日進矣又任用賢人以正民德厚民生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

於政無不理國自富強諸侯有不賓服者哉是則行有節制率眾國之衆克儉克勤以利天下為樂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

外之不善若不愛民則邦內無非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輕視士民不聽其力懷諫諒賢者舊衍之言二字從王校刪治要脫懷字不能威諸侯懷諫則處過節非僖十五年左傳懷諫逮下杜注懷戾也傲慢也傲賢則遠良遠讓佞近安有德政能樹威於諸侯乎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汲郡。非地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茲于兌。王云、兌讀爲陵。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蘇云、左傳作入孟門、登太行。茲于兌、且于之陵也。且、子餘反。此言還自伐魯、遂襲莒、入且于之陵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陸允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葦。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戰甲、夜入且于之陵。陸奪聲相近、或爲兌。蘇文奪、從外反。注。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兌同。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陵、檀弓之葦、鄭注之兌也。崔氏之亂。亂舊作期、從孫校據左傳。逐羣公子。各本脫于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及慶氏亡。孫云、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其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殿其鄰六十六云云。第一案慶氏亡見離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

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伯禽之治存焉。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故不可攻。此墨

攻之攻義者不祥。達天理、拂人。危安者必困。人安耕織、我與師以危之。百姓

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德足以安近懷遠、國無內憂。國安民

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如湯放桀、武王伐紂、皆以義師伐罪救民耳。今君好酒而辟。此句與厚藉斂而急使

德無以安國。厚藉斂而急使令。舊脫而字、據上句增。政無以和民。舊脫政字、上

對言、今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

和之國。背於治國交。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蘇云、君之二字、似不當有。

字耳。標題亦祇作待其亂、無君之二字是其證。第一案蘇說是。民離其君。舊作其君離二字、王云、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

字耳。第一案王說

是、今據補乙。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

孟子樂惠王篇曰、仁者

無敵。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孰不箪食壺漿以迎之。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

孫云、萊即萊也。昭虞往左傳、齊東萊國今東萊黃縣。

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

萊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吾

欲行賞于從萊之役者、

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

舊說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

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

益臣之祿。以民力

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

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

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

臣下利其實。實、謂財貨也。利其實、如益發益利是。故用智者不

偷業。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

用力者不傷苦。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

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之善用兵者、使衆皆樂爲所用。

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凡從役者皆受賞。是上獨擅名、利下施也。獨、專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專有者、獨勝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爲賞、財安可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調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

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內輕百姓。輕者、重之反。鄭夷也。非暴

寬政役、敬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

從讀若緩。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舉斂於百姓。

不說、百姓不親。

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

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

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

見理真故。

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祇羣小二字足以了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讒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嬖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

此文亦見後十一章。
蓋晏子之主情。

故聚斂之人不得行。
斂身、自養薄而德儉。厚民、愛
利兼施。故聚斂之人無所容其足。

不

孫云、耗今本作耗、非。純一案不層師侵大國、以據其地。不逞強凌小國、以耗其民。是爲公正之行。故諸

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不威人以衆彊故夫

易文曰：君子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

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羣徒之卒四等船上文而誤。

厚身養薄視民

故聚斂之人行月詔行無鐘鼓曰侵侵大國之地犯也。襲取也。耗小國之

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感離散譚詠之徒繁不相容故百姓不與與舊譚與與字之誤百姓不與與字之誤百姓不與與字之誤

不與。統一今據正。

公曰然則何若對曰

魏從元亥。即本作銳。孫本同。但子詩文驗取也。此假借作對字。是古字之匿存者。

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
墨子魯問篇曰厚皮幣。且爵令。亟徧禮四鄰諸侯。義同。
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

重罪、省刑罰也。省功、銷其可乎。虛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

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文有遺故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

人而失在爲己下在寺、曾子置下文不與下、今從孫王柏程此、孫云、人其後、云云失也。竊一案爲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爲己、人道也。別

也。私也。故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墨子經說上曰。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無不失也。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性。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較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爲蓋。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韓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爲教者。景公自爲而百姓不與。舊作而不小國不爲與在。在字已依孫王校移前。爲字衍。從王校刪。小國二字。當爲百姓之誤。上文皆百姓與諸侯對言。此不應獨作小國。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爲人而諸侯爲役。有我之見存而自爲。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蓋無我有我之辯。利害懸絕。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黃云。行蓋得之刻文。上云而失在爲己。與此相反。爲己則失。反己則得。故晏子知道矣。晏子得也。純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恐想以求仁也。晏子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我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性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孫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可以霸諸侯乎。純一案以干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欲霸王。夷吾在此之說。據標題云以干霸王。此文或作以干霸王可乎。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王校刪。意林作晏子曰。孔義作對曰。並無作色二字。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孫云。數。孔義作未肯。臣聞仲尼。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義刪。孫云。孔義下有聖人然猶四字。居處情倦。孫云。意林作居陋巷。形一案意林作廉隅不正。孫云。正。則季次。意林無季次二字。原憲侍。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處陋巷。唯季次未嘗氣鬱而疾。意林無此字。家語作公皙克。孔義作季次。志意不遁。則仲由下商侍。意林無字。德不盛行不厚。孫云。厚孔義作勤。純則顏回孺雅侍。孫云。孔義作顏回冉雍侍。無孺雅二字。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義作立。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

者衆矣。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賈即陳賈音字。意當爲除。說文隕、從高下也。隕從高隕也。純一案此文不須而義尤確。孔叢作不奪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刻訂。未有能士敢以聞者。孫云、孔叢作未能以聞者。純一案劉策。臣故曰官未具也。孫云、孔叢作備。意林作今吾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王云、羣書治要無可平。對曰、嬰聞國有具官。孫云、治要闕下有之。然後其政可善。說苑作國具官。公作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作可、古通。治要、說苑、具下並有平字。此脫、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

下文。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治要無此七字。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說苑無吾字。

作墮。蘇云、辭令不給、則隔朋暱侍。孫云、隔朋證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治要墮作解。辭令不給、則隔朋暱侍。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齊之隕氏奚姓。暱、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莊公、成公子名暱。或作曠。非靈公子名光者。左右多過。蘇云、治獄讞不中。爲讞、說苑作刑

爲讞。說文讞舉也。玉篇讞、魚列切。與讞同。沖書水言相似。則弦甯暱侍。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景公飲酒之弦章、相隔百餘年。治要正作弦章。同、新序作弦章。說已見前。黃云、弦章、景公臣。見諫上篇及外未篇。元刻是。蘇云、此與諫則甯威暱侍。軍吏急、戎士偷。蘇云、治要吏作士。急作情。偷作辱。

侍。孫云、甯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王氏難志作吏事、非。此與軍吏對。則王子成甫暱甯作父。蘇云、治要成作城。居處佚怠。佚怠、說苑作肆縱。左右懾畏、繁乎樂省

平治。此六字、說苑則東郭牙暱侍。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立以爲大理。登降禮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暱朋。請立以爲大行。樂草悅邑、辟地生粟、臣不如

寧武。請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純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諱。寧武、武當爲威之諱。管子小匡篇、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暱朋。請立以爲大行。樂草悅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扶掖折中、不殺不辜、不輕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以爲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信作意、微作怠。則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

管子嘔侍。燕云管、說苑作筦、通。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

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届也。不逆、莫不服從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言極順利也。是故諸

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傳。王使宰孔賜齊侯祚。杜注胙。祭肉。魯之比二

王後。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
者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說施補。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註墨篇、用此文。王云、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奎齊國之政以下、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後人以其問答之辭大略相同、遂

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曰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奪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奪

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甯蒧。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高。

寧威王子咸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釜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既云今若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

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未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閔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

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云、恰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爲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許都凡皆三

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次具在，何處可以屏入。鋪一案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阻之。則自臣聞仲尼至顏回寤寐侍云云，恐未必然。孔叢以晏子稱孔子爲聖人，尤難信。

况晏子之卒，當孔子四十五歲。（詳雜上二十三章注）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卜商能侍孔子，晏子墓木已拱乎。此文疑除說施治要所引外，蓋後儒以其詞旨相類，據孔叢屠入。不足據，當刪。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爾雅釋詁乂治也能遂武功

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榮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爲文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是爲武功。糾合兄弟。蘇云、謂兄弟之國。撫存冀州。

冀舊諺望、王云、望州二字、義不可通。望諺舊諺。王肅往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為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佑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懼憂也。今本作望州者、冀諺為冀、又誤為望耳。然吳越受令、荆楚懼憂。夫而不懼。高注曰、懼諺憂之悶。故曰荆楚懼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

孫云、國德、州憂。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可以寄百里之命。義同。夫子以佐佐寡人。孫云、佐佑皆為左右。彭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管子之業、管子說命下曰、魯仲阿衡專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有兩意。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云云是。貴

不凌賤。富不做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總一塞元刻錄。章曰、齊向而不遺罷。不倭不吐。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俞。舉事不私。則事不凌賤。富不做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總一塞元刻錄。章曰、齊向而不遺罷。不倭不吐。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俞。舉事不私。則事

無不聽獄不阿。人心以正。風俗以傳。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鰥寡無飢。色。亂從元刻、孫本作饒非。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而無告者。不以飲食之辟。劉云、辟字當作癖。癖之謂言好也。下文則當作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誤。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民。節取于民而曾施之。項上益。府無藏。倉無粟。儲富於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無以嗜欲怨諸侯。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發武功。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諛，上二十

人使遠，讒人反昌。問下三章，諛人在前，讒人在後。可互證。使民若不勝。勞民之力甚矣，猶若不足以供驅使。藉斂若不得，害民之財

若未有所得然。厚取于民，而薄其施。故粟朽于府內，恩澤不出宮中。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反乎交鄰之道。府

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故粟藏深。孫云：故當爲未。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君不君，臣不臣。

而政刑無常。孟子辯惠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

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問下三章，又焉可遽相公之後乎。義略同。

景公問甚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甚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甚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黃云：峻本作之觀，與此異。純一案也字衍，當刪。甚之

細人。細人，小民。對土言。變而不化，變易常經，不遷於善。貪而好假，說文假，非真也。高勇，競尚武力。而賤仁。賤，謂棄

而不用。土武以疾忿急以速竭。土，舉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恃武力，不能持久。是以上不能養其

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儉仁愛之德，培養士民。下不能事其上。在下者，不能本尊身厚，以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上下皆無

報國之心，故不能互收其利益。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觀之，各本誤倒。從盧校。據上文乙。也字當刪。甚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好義，則諸人自利者必不爲。克己利人者必爲之。與甚之士民異趣矣。下

之委委也。孫云：委當爲緣。爾雅釋詁：緣，安也。純一案出禮下。大夫則緣之。釋文：緣讀曰委。委，漢書燕刺王旦傳：北朔以委。集注五廉曰：古緩字也。臣瓚曰：委，安也。下之不安居樂業也。奄然寡聞。孫云：奄然，闇然。純一案此。魯民不安動，不安寤。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

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管子五輪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房注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謙從而不汰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可爲此之說。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語意不明，其下疑脫失字。彼鄭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

侯。孫云、說文鄭、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俞云、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

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鄭滕雖弱小、而能近

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爲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一）一統一。小之事大。舊小大互錯。弱之事彊、

案殷當作晉）以視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

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作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

之樹國也。是時晉君康如晉。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改。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視小國而不

服于鄰、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稱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僭

故段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此章又

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後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墨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

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甚乎。孫云、魯後并于楚。而地入齊。

公曰：魯與甚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

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解詳問下。其與士交也，用財無僭

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無

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自來先以利施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豈寡。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爲君之道

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干字。孫云、韓非說苑、治國何患說苑治要引、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有治字。晏子對曰說苑作管仲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

木而塗之孫云、韓非東作樹。塗當爲塗。說文鼠因往託焉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

社鼠出竊於外孫云、韓非見外儲說右。上。熏之則恐燒其木孫云、韓非作熏之則恐燒其木

作爐之恐燒牆孫云、韓非作爐之恐燒牆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韓非作此社

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爐、非、塗即歸也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韓非作此社

得也。外傳作夫國亦有社鼠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人主左右是也類聚作人君

此鼠之患與下文夫國亦有猛狗一律。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權重於百姓

則此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不誅之則爲亂

而被惡於君。純一案韓詩外傳作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下有脫文。不誅之則爲亂

孫本脫爲字、元刻有。說苑治要同。韓詩外傳、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王云、

作君不罪乎亂法。孫云、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案據連

讀。方言、據、定也。廣雅同。僖五年左傳注、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趙軍

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同。黃云、腹當爲覆。韓詩外傳七、作君又並覆而言之、又韓非子作則

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譌。劉云、有字當作者。

案據當從王說。案據者、猶今人恒言所謂把持也。腹字作覆、當從黃讀。推覆字當訓爲反。廣雅釋

言云、覆反也。而毛詩用無正覆出爲惡、桑柔覆俾我悻、瞻印女覆奪之、鄭箋均訓覆爲反。覆而宥

之、猶言平反而赦之也。晏子此語、言人臣微諫左右、則爲君者必堅持不從。或平反其微、以宥其

安據而有之、不當作又。黃氏謂不當作所、非也。純一案案據當從王說劉釋。腹而有之、當從韓詩

外傳作覆而宥之。言不蒙之則爲亂無已時。蒙之則爲人主所把持而不能殺。人主非

惟不罪其亂法也。並覆實而長育之。正如鼠之不可熏燒同。故曰此亦國之社鼠也。此亦國之

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宋字舊脫、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

之酤酒者、有莊氏者。純一案韓詩外傳作人有市酒而是矣者。爲

器甚潔清。孫云、潔當爲絮。信、器皆文。說文無垢穢也。王肅疾性切。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而酒酸不售。傳作然

至酒酸而閭之里人其故。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閭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猛。傳作然

不售。也。史記、括母問奢其故。文與此同。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舊國、從說苑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

人挈器而入。孫云、說文挈、懸持也。韓詩外傳作持。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

有道德之士欲干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苑治要俱作明。而用事者迎而齧之。

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孫云、左右下韓詩外傳有者字是。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孫云、說本注云、或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

政理篇、用此文。王云、元刻在文同說本。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

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爲無患、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孫本明本問下均有于字。寡人意氣衰身病甚。蘇云、治要作身甚病。今吾欲具

主璧犧牲。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誘璋。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

主璧犧牲。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縢曰、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大雅靈囿曰、

主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因與祝化巡山川宗廟。犧牲圭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紀一今據正。案日本治要圭作珪。今祝宗薦

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干福乎。孟子曰、稱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于上帝、左矣。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德同於民。

行必至公、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統一案此文疑本

誠攝於神。作不敢大斬伐以偏山林九字句。無字、蓋

謏人謂與下文以偏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節飲食無多畋漁無當作不敢。以無與上文一律。

偏川澤無字當刪。諱上。蘇云、治要。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

同。純一案禮記禮器曰、祭祀不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餼、

祫。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餼、

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今君政反乎民。乎、治要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猶多、反乎民

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猶多、反乎民

明之德矣。分故、舉參天物。是以神民俱怨。神民舊倒、今據其職職而竭。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

罪。蘇云、治要作薦至、疑誤。純一案治要校文上文並治要乙。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言祝宗與司過相反、

於民不作薦罪。司過、官名。內史也。薦、舉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

之獻。節飲食、斬伐者以時。斧斤以時。畋漁者有數。植物命以居處飲食、節之勿羨。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純一案祝宗言。故鄰國忌之。忌、

諸侯不敢加兵於齊。百姓親之。民懷其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晏子對

曰、薄于身而厚于民。前五章作體身厚民。薄身、自為者輕。儉也。厚民、為人者重。勤也。

無不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然。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範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正民德也。不以

威天下。蘇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純一案不尙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史佚陵人不祥之訓。見傳十五年左傳。卽墨家非攻之指。其取財也。權有無均

貧富。取財於富有者。以謂割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權、平也。於陵子食居簞曰、鈞天地之有。論衡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者、伐旌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種榮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誅不避

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嗜欲宣節。不可養而長之。此墨家所以尙儉也。

貴。貴者違法。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恐以樂勝害民衣食之財。且嚴君子之聽治。與

家非樂。蓋恐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望鐵論論排引墨子語。故。此墨家節葬之指。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肆相殺誅。蓋以先覺覺後覺。倘天下有一未覺

滿假。乃墨家之人。卽是導民之智有未盡。夫何自伐之有。昔大禹克勤于邦。不自

不伐之宗風。勞力事民而不責焉。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

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

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純一案王訓事爲治。以責爲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

歲事之誤。是也。今從之。下章曰、事因於民者必成。又曰國有義勞。民有加利。是知勞力事民、

如盡力薄恤之類。卽大禹形勞天下之情。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

業人。莊子天下篇、謂墨者以自苦爲極。而備世之急。荀子富國篇、謂墨子上功勞甚。與百姓均事

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

衆愛之至理以爲言。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

爲名。舊行上爲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去聲。與

相惡爲一句。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一句。行（平聲）教尙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

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尙相

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純一案王說是、刑罰中于禮。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廢置

今據正。此墨家衆相愛交相利之要情。

順于民。置舊禍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

處下而不怨。不貪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蘇云、治要無此二句。統一案、社稷之中、句。蓋後人所加、當刪。一意同欲。此墨家尚同之語。若夫私家之政。蘇云、治要無此句。統一案、墨子尚同下篇曰、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舊說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

被於當時。死有遺教。蘇云、此下治要無。臣聞問道者更正之語。

此盛君之行也。舊說公不圖晏子曰六字、從王。更正之語。

更心與更容對文。聞道者更容。更容謂當體。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

標題亦當作更心。更容謂當體。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

恃故商旅絕。買當為買之語、買與價同。皆、亂也。後漢黃昌

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積邪在于上。辟邪之人皆

欲備于側。問下三章曰、左為信、右為。毀非滿于國。諫上十二章曰、一國而公不圖。圖、計

也。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玩物溺則。公市不豫。王引之曰、豫猶誼也。說見荀子豫

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家貨增。公市不豫。王引之曰、豫猶誼也。說見荀子豫

民力舒。民財裕。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敝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羣書治要、無。有公曰、其術

如何。治要作。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義則無不。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之所欲、公

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繫、縛也。上下無所廢。廢、云、元刻靡。統一案、靡亦

也。與庶義同。其聲不悖。正。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供範曰、謀及庶人、庶民從之。是之謂大同。以此謀者必得矣。黃云、元刻謀作謀。純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事

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孫本作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蘇云、言所

不同安勞。故曰義勞。勞與利對文。言國雖勞而民安也。純一案案國者以為民勤勞為正義。民有加利。加舊讀如、王云、如當為加字之誤。

前第四章曰、上有義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辭之臣、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

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國

者典厥義。為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夫進義而謀。舊讀謂人、從王校正。謀

謀外乎義。傲民舉事。雖成不榮。事不敬重民意者。雖成徒增疾怨耳。故臣聞義謀之儻也。也。元刻作

終必敗亡。今從王顯校正。謀民事之本也。凡事以愛民利民為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讀及、倍

準于義。斯平正矣。及義而謀。倍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倍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謀之法。民為事之

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

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

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耳。蘇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純一案存上當有能字。語氣較完足。昔三代之興也。謀

必度于義。舊作其、王云、度其義本作度于義。度、待格反、度之言宅也。辭彙注漢書韋元成

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義、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

居也。大雅縣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

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事必因于民。三代之

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可居者、義也。卑而不可因者、民也。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

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端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

其次出入焉。

次焉者、時

其次結邪而羞問。

又其次、即最下者。無言可言。習讀邪僻、如結不可解。且謬以問答爲可益。全

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

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制焉。

時間之君。元刻如此、孫本

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

雖日危尙可以沒身。

因時間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日陷於危、此身或尙可以壽絕。

問之君不能保其身。

真望不善、又羞問善。桀紂之惡、不能過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

今君雖危尙可沒其身也。

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

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

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

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

國事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二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

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

君舊謂若、從盧校正。與徐親也。

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庸猶何也。

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

賢不見用、等於庸衆。誰爲賢乎。

吾君亦不務乎是。

孫云、言君亦不以爲事。

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

對曰。觀之以其游。

孫云、觀其交游也。統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孔子於衛主顏回由。不主蘧伯玉。子華子序、記子華子不應倒子之嘲。去晉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

說之以其行。

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之量。晏子對曰。舉之以語。

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

君之所爲、衆人固不識。善曲高者如寡。子華子北宮子仕篇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

如此則

不爲行以揚聲。

俞云、古爲揚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掩欲以榮君。

王引之云、榮讀爲聲。聲、威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榮君者、外爲聲、而幸以自掩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二章載侯人之事君曰、以僞靡求上榮、而幸

以求進。正謂此也。管榮古字通。故通則視其所舉。蘇云、治要無故字、上有晏子對曰句。餘見經義述聞、不可榮以救下。

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遷賢進能。睹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又如襄王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能解狐、不爲諂。舉其子午、不爲比。舉其偏伯華、不爲黨。夫唯金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爲。問下廿四章曰、貧窮不易行。論語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該下十九章曰、驕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貴相分。但視其所分予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亦可知其操守。墨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治要脫士字。其次易進而易退也。鄉黨亦不肯義故。而字舊。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黨故。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脫、據治要補。下同。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其可乎。則亂也。位有序故爲上士。亂故爲下。猶事也。云、表記孔子曰、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餘。苟有餘財、則身尊而民安。身尊謂

正。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爲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無虧於職守而有過分之行。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厲民自益

利民。正與上文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辟邪阿。遠公正而託之不順。輕蔑有德。而假託爲

危。亦對文。求進句絕。驗職業、屬下求多爲義。求多亦句絕。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純一案管子明法篇曰、臣下比周、以黨舉官。是以官失其治。驗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

雖乎職業之外、防遏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王云、謂臣在君側、不諫以私昵。正與上文爲臣忠信而無輪職業相反。

人臣行此三者則廢。臣對君言、故明君不以邪觀民。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此文本作守民財

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往觀訓示。守則而不虧。孫云、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此一察則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敘而託之爲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立德儀而不犯。孫云、墨子有法文。後十八章曰、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文略異而義正同。

者不可以無法儀。此一察此言立法以爲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猶詩抑篇云、敬慎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爲儀、所以保羣勵治。遵行不犯、罔敢擾

也。羣害治。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不以上舊衍而字、從王。是故刑政安于下。民

心固于上。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故察士不比周而進。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不爲苟而求。

知苟求多利、言無陰陽。信。黃云、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行無內外。處。順則進。否則退。退一準

不與上行邪。德操真固而不求親。此三句、亦見後二十章。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明察之士、有足以進不失處。退不失行。

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大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諫云、義當爲勸、蓋假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崔本義作義、是義譌同字之證。

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讓之論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議耳也。荀云、未足與議。不然、

（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義。謂議政治大道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此一

案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論、與會俱云、論與義俱。諫讀義爲議、是也。但尙有欠審處。

此文疑本作寡人特不仁、其無足議耳。今本特刻爲持、議則爲義、足語也、又倒若耳下。故文義不順。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諫云、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若、猶此也。指北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

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藩

苴不學者訓。學上不字舊說、從王校補。盧云、苴宜當與龜同。上倉胡切。下才古切。猶齒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侵密猶隱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事既不能、縵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誦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言縵密之成、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能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廢。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誦、縵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誦、縵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縵苴不學也。以是明之。蘇云、王說是。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也。絕一案說文卑、之之詞。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咸、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也。善無由修。惡日益長。故危。交游朋友、舊衍從字、從王校補。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窮、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餒。孫云、一本作餒、非。絕一案要、求也。言會位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尙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此足以觀存亡矣。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

景公問君子常行易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易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中、正也。衣冠正斯瞻。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身行不順。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行讀去聲。此後人習開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王篤己、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行不順。總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慮於國、斯可莅衆耳。衣冠無不中。蘇云、治要無無不二字、下同。

故朝無奇僻之服。

奇僻之服、如諫下十三章節應以金玉是。孫三、僻、一本作辟。

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

上下相見

身行順治事、故國無阿黨之義。

問上五章云、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舊

下有者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之行焉若、即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

任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政。忠經謂國章曰、賢者

國之幹。墨子尚賢中篇曰、任之以事。高子之令。孟子盡心上曰、堯舜之仁。不德愛人。急親賢也。其行愛民。其取不節。其自養儉。節。在上不犯下。在下不傲窮。從邪害民者

有罪。罪從邪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從邪害民者

救窮。省過無大。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修怒而危國。人而危及

怨怒無家。不從欲以勞民。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向同

國本。傳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上無驕行。下無諂德。見前七章。已上無私義。向同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見前七章。已上無私義。向同

天。下無竊權。竊不下。上無朽蠹之藏。厚施下無凍餒之民。公聚朽蠹、而三年左傳曰、

言此對。不事驕行而尚同。同舊諺司、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篇。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故

治之。不事驕行而尚同。墨子天志下篇曰、諸侯不得恣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

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

之。是為上同。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

之。是為上同。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

之。是為上同。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

云、

治要無義字。下刪下無辟字。紂一秦先之者。以身
先之。如翟大率曰。堯舜酌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養民不苛。諸民以寬。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暴。

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
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聖之。苟所求于民、不以身聖之。即此始明而作

不犯之以邪。前十四章曰、立法儀而不犯。義同。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文已見前十四章故下從其教。

是以蔡邕也。書大傳、諍侯不同寢。注曰寢、謏獄也。中寢以蔡邕、言聽訟得中。則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寢于獄之兩辭。然則中寢二字、蓋本于尚書矣。不窮之以

葛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也。逆反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

目爲漚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正此明王

港要、正作此霸王之教民也。純一今據改。

也。亭、廬、五、詩、衡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粟、晏子、封日、黃云、對完、可推下、

死。出亡不送。北堂書鈔二十九引。公不說曰。盧云、論衡俱作。無齊字。君裂地而封之。盧云、論衡說施俱

列。蘇云治要封作富。疏爵而貴之。蘇云、史記縣布傳云、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文與

純一案論衡封作予。向書武城云、列爵進五。分土進三。疏爵與裂地對文。君有難不死。蘇云、治要

故疏可訓分。純一案文遷陽給事諫曰、疏爵紀庸。其說何也。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後人依說施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

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何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御覽說施俱作何。謀而見從。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衡

純一案論衡作奚。終身不亡。亡舊作出。治要御覽

御覽說施俱作何。臣奚送焉。呂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

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若言不見用。見字舊脫、從盧校據。有難而死之。蘇云、死說苑

賢乎其死亡者也。義同。是安死也。晏子所以不死。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

說施作死。或孫所見本異。而送之。是詐僞也。論衡作爲、古通用。故忠臣也者。治要無故字。盧云、

君。盧云、納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給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能納善于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敏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

不諱也。蘇云、選賢進能不私乎內。前十三章、言魯爲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

治要無此二句。不私乎內者、不黨父兄。不傷富貴。稱身就位。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不廢顏色也。見晏子會賢中篇。稱身就位、不爲苟進。論語季氏篇、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祿。一今據正。賄賢不居其上。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

不過其量。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為苟得。晉語九：少室周力弗勝牛，談而讓右。受祿

誤也。權、稱也。言處臣之行，（去聲）必準于道。不稱君以為行也。尋書治策：正作不權君以為

行。俞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

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好，不稱位以為忠。不以位卑，不任天下之重。不掄賢以隱長。務成人

揚人之善。不刻下以諛上。待下寬。君在不事太子。心一於君，不貳於僞。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

諫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治要無也字，此三句，已見前十四章。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曰：「以愚君所信也。」以字據總目增第二十一

以飾身。身無實行。期以空言欺君自飾。偽言無欲以說人。私欲掩蔽。傳聞於君。孫云：身人為韻。嚴其交以

見其愛。嚴、尊也。尊其與君相。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微、隱之微，伺聞也。偶、合

唐韻正四十五厚偶。求君逼。元而陰為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若寵。內重

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問也。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偽廉。居心卑好以事左

公正。冀以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微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此，不能求。辭任以求重。辭不為之任。工乎取。不能取。鄧平予。惜財如命。歡乎新。慢乎

故。同。孫云：爭故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氣去聲引此。恡乎財。孫云：恡，薄乎施。財極積而

親貧窮若不識。鄰族戚友，雖極貧。趨利若不及。恐落人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

窮，親之若不相識。趨利若不及。恐落人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

以自
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養。羨，舊譌義。俞云：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

如諫下八章。秦夏鬼神無私。從政私。故逆。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粟作阜。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殆盡。四

時易序。如舊用令、孟春行夏令、期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期陰氣大勝之類是。善人心不正、惑召咎徵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共故。道忠者。

不聽言、言也。不聽也。薦善者不行也。薦、進也。諛過者有賁。諛、諂也。過、失也。賁、褫也。《詩》云：「治喪賁。」救失者

有罪罪及處良。故聖人伏匿隱處避世无悶。不干長上層僚德業。潔身守道鮪云。潜要操作靜。不

與世陷乎邪。乎，殆要作于。不合好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貞廉。蘇云。

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版公曰：二等、間答之界盡不對。治要辨作敵。

日治要作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平民百姓

樂其政。舊作藉敘系乎百姓樂及其政。厥一且字。併一及字。文義益差。不愜。今從王樹。據羣書治要訂正。藉敘和乎民。與上舉事調乎天對。百姓樂其政與下遠者懷其德對。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四時不失序。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

類。能服境外之不韙、義可互明。是。風雨不降虐。虐從元刻、治要同。孫本謬。書洪範、曰聖、天明象而致贊。舊說致

云、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積祥以贊王者。

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從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俱

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地長育。治要作育長。而具物。禮中廣曰、致中和。天地

天明象而致贊。統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大哉聖人之德。舜乎。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靡、盡也。書微子之命曰、蕭蕭

可互。洽無怨業。王云、總讀爲積。劉云、總與苑同。統一案集韻、苑與稷同。義同。居無廢民。居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而不字、涉下文

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

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

字非衍。未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

明是法字。統一案此文疑本作古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

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後言文王所以不危弱之可法。今本有脫文倒句。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莊國、以暴和民

者危。景公問、國在民所是、何也。國與民對、益與險對、與此文同。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

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滅暴不以順紂、千崇侯之暴。干、犯也。史記殷本

而禮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

受里。周本紀、崇侯虎、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於爰而禮梅伯之醢。孫云、韓非難言篇、韓伯醢。臣氏春秋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文王親受以生諸侯。純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以醢諸侯於虜。文王既歸而客之。湯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隨也。梅伯伯。文王與諸侯構之。高注構、難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兩其俱指文。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此章義欠條暢、當有脫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王云、

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德。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

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爲據。純一案俞說是。而任之以一

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蘇云、

焉字。純一案不可責偏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偏成、本作不可責其偏成。此文唐初已誤。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其官。書君陳篇

曰、無求備于一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治、求焉無厭。天地有

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純一案贍、說文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

也。近阿黨不治乎本朝。蘇云、無阿黨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呂氏

舉難篇、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

士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振、有所失其常行

也。陳與振聲相近。

何如。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國貪而好大。自遠亡。智薄而好專。濫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

勢成孤。大臣無禮焉。舉國詭譎。蘇云、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謂簡之。

蘇云、治要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爲智。刻民

以爲忠。舊說智刻民以爲五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流涕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二代暴王。內虐於

好兵而忘民。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難婁上曰、德薄不足以懷人。政刻不足以惠民。安其危而利其富。樂其所以亡者。義同。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諫罪嚴厲。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難婁上曰、德薄不足以懷人。政刻不足以惠民。安其危而利其富。樂其所以亡者。義同。樂人之哀。利人之

惠作臣。蘇云、治要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墨子尚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

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進字。下篇有。

明之。不必定加進字。據上篇(十六章)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王云、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

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

省文也。編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欲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違法赦其

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國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

其指臣言、下同。

無信讒、人傷其心。

信從元刻。孫本作親。人當爲言、讒言與讒欲對文。無信讒言、疑忠者爲不忠。

家不外求而足。

家上疑隱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微當足以贍其家、使不待外求紛其盡職之心。

事君不因人而進。

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德之臣、委質爲臣、不質事

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則臣和矣。儉于藉斂、斂節于貨財、節用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

恤勞。

百官節適。

官無尤設。關市省征。

關市徵而不征。

山林陂澤不專其利。

山林陂澤

民勿使煩亂。

禁官擾民。

知其貧富、勿使凍餒。

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

令諸子無外親謁。

孫云、不令外人親近于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孫云、辟去之。說文報、嘗罪人也。从卒从段。反、服罪也。

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

山林二字舊脫、據上文補。此稟賦也。

冤報者過。

抑者過之。過、責也。畱獄者請焉。

留獄於獄者、請釋之。此省刑也。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

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

則尙而親之。

孫云、能論、能曉喻也。古喻從言。純一案論、謂洞明治要。墨子尙賢中篇曰、聖人聽其言、從其行、察其所能、而後予官。此謂事能、義同。

近而勿辱。

禮貌不棄。

以取人。

以下曾有此字。前十三章云、以此數物者取人。語意正同。

則得賢之道也。

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

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法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義同。

于事。

言無務爲文、而事必求其工。

言不中不言。

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行不瀆、不爲也。不爲枉法之行。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如。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如。

晏子對曰、

對元刻。臣雖不知、知賢若智、必務報

作敬。

臣雖不知、知賢若智、必務報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有道之君，謀必度于義。事必因于民。故其令可從。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德之臣，君若有德，諫諍不疑。故君者擇臣而使之。擇賢能而任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孫云：意林取此文。純一案。意林省作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墨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信，所忠者不忠。義同。君臣異心，三患也。書咸有一德曰：德二三，動罔。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書皋陶謨曰：知人，是以君臣同欲。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孫云：治要同欲作無微。怨作恐。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此即孔子正名之指。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房注：謂賢不肖。各明白而分別。無僞匿。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小人道消。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小人道消。聖人在前，真廉在側。競稱於義。不善無由入矣。說苑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此同。無言字。足證說苑言字之衍。治要則善下有亦字。墨子尚賢中篇曰：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晉語六：韓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隨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隨由至矣。蓋孔子所本。本書外上一章曰：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

晏子春秋校注

者至。若若好禮、則有禮者
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修從明本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自鑿鑿實。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為此。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孫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景公欲微之、而晏子亦遂本管仲之意以對耳。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孫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言我之遊必有所歸。猶軸之轉載堅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術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蓋因下環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附、蓋欲如軸轉載堅石。是時齊海變、故景公欲將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登信。

遵海而南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猶海作遵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

至于琅瑯孫云、至孟子作放。琅瑯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邑也。純一案管子作邪。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羣書治要作耶、邪同。

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循。循則與效法之義同。寡人何循則夫先王之游十字爲句。猶言于先王之游、何能遵從效法也。孟子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修亦循之誤。吾何循者、猶言吾何遵依也。惟彼折循與比爲二語。此則循則

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聯文。嬰聞之嬰字之字舊脫、從天子之諸侯爲

巡狩孫云、之孟子作適。爾雅釋詁、之、往也。諸侯之天子爲述職。之孟子作朝於。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

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孫云、實孟子作飲。管子作秋出糶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諺曰、王云、羣書治要作夏語曰。今本吾君不游。孫云、

我曷以休孫云、我曷孟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孟子趙岐注曰、豫

王子作吾何。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穀。我何以得見賑濟、助不足也。今君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案遊休爲韻。蒙助度爲韻。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

糧從孫本。元刻作量。洪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爲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糧食者、即糧食其民、猶言就食于民。貧者不補。舊讀苦、孫云、苦當爲者、孟子也。蘇云、治要作師行而食苦不補。無糧食二字。貧者不補。作飢者弗食。總一今據改。劉云、補作當歸。以食食人曰歸。呂氏春秋立篇曰、狐父之盜曰邱、勞者不息。食息爲。夫從下歷見而下盡餐而歸之。漢書高帝紀、呂后因歸之。歸即食也。

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二字舊脫。從治要補。而不反謂之連。舊從下作從南、從高作從下。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孟子趙注、停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爲流、從下爲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總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說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惟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讀南、又與下句下字互錯、義不可通。治要同、足見從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從樂而不反者謂之流。從樂而不反者謂之流。孟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也。蘇云、治要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孫云。讀如僻。純一案。無別辟三字。燔養。當刪。

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致霸之在此管仲君之賊也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管仲助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

下不當有者字。禧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禧一今據刪。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故迎之于

魯郊自御禮之于廟詩管子小匡篇異日君過于康莊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聞甯戚歌

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疑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柱、歌頌風也。說苑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頌風。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

盧云、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竈戚疾擊其牛角。蕭歌曰、南山矜。白石隈。生不遺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

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鰓布單衣裁至舒。猪頭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月沐息。吾將爲汝開齊國。李益注文選成公子安齋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躋石梁。上有松柏兮清且

蘭。邊布衣兮綰纓。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竊楚國。三歌哀厲
不可聞。合之亦自哀章法。二和康同書云、疾而敗、拾非一敗也。今故具錄之以藉參攷焉。焉體

史云、此歌不類春秋。舉以爲大田。農。先君見賢不留。遲。使能不急。所以致霸。是

以為政則民懷之。在賢使能則多惠征伐則諸侯畏之。國富且強以令君聞先君

之過而不能用其太師以身上賢。桓公之謂也。吾參疑焉。

之鑑而不敢明其大旨節莫大焉 杜公之憂也君受其

景公問節。筮相公之。後晏子對以仁非其人。第三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爲韻。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爲給邪。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曰字舊脫，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今校補。正晰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爲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取物。而物樂爲取。所謂柔弱處上也。石以剛爲性。滄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復以堅強行之。故隨在幹物。所謂強自取柱也。此長久其行何也。孫云：白帖作何如。統一案太平御覽五十。選亡之分給人性也。比長久其行何也。九、藝文類聚八、並引作景公問廉政何如。晏子對曰：其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美哉。水乎清清，字。文選注無病肅二字。比德焉。老子曰：上善若水。美哉水乎清清，字。文選注無病肅二字。其濁無不雲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行、塗也。零途即行途。謂途塗。供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塗。其清塗。黃云：元刻無不字誤倒。藝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情不重。其清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洒洗滌也。途除爲韻。統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無不塗。其清以濟物。不傷於情。是其義。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遽亡。孫云：遽說文遽。續文从敬。統一案別選與逮同。淮南子兵略訓，欲疾以逮。亦同。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肅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落如石。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又無以爲久。是以遽亡也。老子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情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字之字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易發

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薦善而不有其名二薦善辭慶王云慶字於義無取

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從欲薦善而不有其名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

也辭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第一今據正案而

下疑脫用字而古通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

七字爲句不類稱身居位問上二十章不爲苟進三管子重令篇曰察身能而稱事受

故知有脫字祿受舊辭授從盧不爲苟得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體貴側賤不狃其倫五居貴

祿校按治要正不爲苟得六劉云居賢不肖發言位置賢不

居賤不賤貴管子重令篇曰服居賢不肖不亂其序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經釋文賢實之士不爲

位不修其能言不侵人之權也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八蘇云肥饒裕也本易經釋文賢實之士不爲

各得其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經釋文賢實之士不爲

私臣八士之有才德而懷實者九治要無此臣之道也治要無此字在問上篇蘇云

伐其功九治要無此字在問上篇十治要無此字在問上篇蘇云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晏子對以勉彊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晏子對曰詩云

小雅車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上兩字之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

詩致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

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

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者其人也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

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字義與上下文俱不絕端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隱去鄉字矣。結一案兩止字。並從盧王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壬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即古志字。心之所之爲志。猶言心之所鄉往也。墨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範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即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言之。義與表記同。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孫云、謝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由其志之所鄉、強行不已也。雜下廿七章曰、爲者當成。行者當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行此兩者而已矣。

蘇云、治要載此章一在閭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道揆。求官無

怨治。趙讀爲蘊。說本王氏。閭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趙亦讀爲蘊。通人不華。

顯達者不向奢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閭上十七章、不因怒以加罰。義同。上有禮于

士。管子大臣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費上之。趙語上、四方之士來者、必顯禮之。下有恩于民。如前第一章、出粟予貧甚、振贍癯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諸

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故？」說苑作妄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端從元刻。孫云、一本作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用此文。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敝、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為施之誤。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無施脫寡人。孫云、詩傳脫、聯也。當為脫。寡人受脫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遂遁而對曰：「從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有脫。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遁、還也。漢書平當傳贊、遂遁而不致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遂字。虛云、巡當作遂、下文正作遂。獨下文云下吏、似非誤。總一案墨奉君命以趨于末朝。黃云、盧校作本朝。按末朝諱詞。獨下文云下吏、似非誤。總一案墨子吳朝之末位也。恐辭令不審。識于下吏。識、非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矣畢詞。此不當有、應闕。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倫者親之。象形性明。不怨法外。大臣得盡其忠。信任大臣。克勤民事。民無怨治。書畢命篇曰、道治。信者親之。不怨者、不怨於道也。居治國之位。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逆者、不逆於道也。大臣不得盡其忠。謀而不從。民多怨治。上多暴政。有虐刑。虐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藪、取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情同。末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彊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二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疆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
先民之念。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簫。兼君之言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其民之身。然爲其身。蓋過道然也。
 先施而後誅。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

彊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
下二句已見聞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彊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誑愚。貴不傲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

百姓並進。墨子尚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農之有司不侵。

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王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彊迫人之君矣。故晏子

以爲訓也。劉云：狼當如字。下疆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同。不以威處人之君、言不以威力抑人之君也。（說文：狼，卻也。廣雅：釋詁：云：退，猶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

特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彊與衆彊對文。不以衆彊兼人之地。不忍率土壙而食人肉。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

不逆其志。暴力所加，世所共惡。蔡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爲衆屏患也。屏，除也。如湯放桀。

民不疾其勞民知國有義勞故雖勞而不怨此長保威疆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侯年表

閻閹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景孫葬人之地。十三年，陳轅公來。留之。死於其。是以威德損人之君。晏子先景公卒，上二事晏子營不及見。然閻閹類此之行，必有爲晏子所知，而經史不及載者。

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爲衆所患、而民法其勞者。事皆晏子所及知、故以爲諷。

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竊

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燕云：鑕當爲質。玉鑕、鑕。鑕鑕砧章盜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參

乎所聞。所見錄於所聞。讀私而無爲罪。私、謂非公言。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蘇云：廣讀釋詁云同。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孫云：表也。回曲猶言表曲。言遂、退也。漢書竊章傳：遂循基圖。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疑哭之辭。哭亡君，謂哭莊公。詳魏上

二章，及襄二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雖上三章晏子曰：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修崔杼之戶。見襄二十八年左傳。

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于邦。不鏗然不肅。孫云：玉篇：鏗，食不滿。从欠甚聲。是鏗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鏗。故曰鏗。退託于族。蘇云：言辭退而託于族以爲辭也。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皆同而辭異。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日字舊脫。吾聞之，莫三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公問于孔子曰：鄰

諺曰：莫衆而迷。一日晏嬰子時魯。哀公問曰：經曰：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慮字，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儲說上。王云：既言迷不得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迷字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疏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何也？晏子

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人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即與也。蓋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後人不諱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

矣。上文今吾以一國慮之，即與一國慮之，以彼例此，則此文無二與字明矣。及左右逼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諒上十八章梁丘據是同非和之同，同義。橘魯國化而爲一心。橘舊讀橘，虛云：橘文選鸛鳴表注引

作矯。此當爲矯、與矯同。韓非作舉、義同。俞云、矯當爲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矯、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下。索隱云、矯、舉也。矯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矯、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會無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愈說是。外篇臣何敢矯也、矯亦攝之誤。統一今據諸校正。

與二其何暇有三夫逼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距、抗也。又與拒同、敵也。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讀治、俞云、此言近臣事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統一案俞說是、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

據正。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盛否、儻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祿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養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統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

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其其棧棧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趣。統一案詩傳凡其、本或貌。械、白發也。樸、抱木也。樸、積也。山木茂盛、其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者與。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

以善也。左右無讒諛。故外知事之情。情、實。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情與塞也。故外知事之情。情、實。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情與塞也。故外知事之情。情、實。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是以不迷也。孫云、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讀儉從俞校正文改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子大夫者。是。統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

子對曰、嬰聞敝大幾小則國危。傲大、大國必結鄰以報怨。故國危。幾小、慢聽厚斂則民散。小國必結鄰以報怨。故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

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虐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樂惠王下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日、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義可互明。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斂舊講儉。俞云。儉乃斂字之譌。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絕一案俞說是。今據正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斂則民富。中聽則民安。義可互明。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

既畢矣。謂饗事畢。是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指與語。禮。主君饗賓。簫。餐畢。又宜。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總一宴義說是。

正今據乙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下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

同。純一案黃說。晏子對曰。君饗寡君。莊公與今君孰賢。則景公不在席甚明。此言君饗寡君。是今接補。

饗必錄字。疑本作君親寡君。即上晏子聘吳節。
 施脫寡人之貺也。饗脫音近。涉上饗字而誤。
 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也。
 恐懼不知所

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

美洲澤容之容上髮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含宏之德萬物有如此者

公下賢以身。能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其魚動流。動、移動。流、流走。喻諸侯使諸侯朝其德。既沒。無意武音。

夫往者維爾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

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蓋交關。公曰。王室之不正。

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

靜處。好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句絕。武與處鼓音舍韻。與士同飢渴寒暑。與士同。

義不順。今乙。孫云處鼓暑爲韻。
 繩一秦古音諸十二魚上聲引此。
 君之疆。過人之量。孫云。言強
 力過人。強量爲韻。純
 有

一過不能已焉。

謂指通於梁姜韓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

是以不免于難。

言爲難所殺。

今君大宮室美臺

榭以辟飢渴寒暑。

以上言其短。以下言其長。

畏禍敬鬼神。

以此向有忌憚。

君之善足以殁身不足

以及子孫矣。

孫云、神身孫爲讀。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曰：「以小善。」

不得已而應之。

公曰：「否，吾非問小善。」

不期晏子立言之難。

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對曰：「然。」

不安見。曰：「諸

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

爲尊者諱。

君之命實。」

不容文。

臣無所隱。嬰之君無

稱焉。

無德可稱。

平公楚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

孫云、期己之臣，不能隱過，故過也。

亦且誰

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言齊廷能容直臣，孰謂其君不肖乎。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

使從元刻。明本稱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聘於晉。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此季世也。」

左傳無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進表兩注，引左傳文同。

吾弗知。

齊其爲田氏乎？」

孫云、左傳作陳氏。繩一案左傳平作矣。田氏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繩文、吾弗知絕句。

叔向曰：「何謂也？」

晏子曰：「公棄其

民而歸于田氏。」

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金鍾，一本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

蘇云、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案文選任彥

田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

蘇云、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量之一也。

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

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量之一也。

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

五區爲釜，

則區二斗，釜八斗。

量之一也。

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

五區爲釜，

則區二斗，釜八斗。

鍾八斛也。純一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又八百三十引左傳、並同。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左傳以公上有而字。杜注、貧厚而收薄。山木如

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杜注、賈如在山。海不加賈。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言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民參其力、一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注、言公重賦斂。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

孫云、左傳積作聚。老少作三老。盧云、少元刻作小。國之都市。舊作國都之市。孫云、左傳作國之諸市也。王云、晏子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假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既言國又言都、則贅矣。乃偏知反以爲是、而以左氏爲非。不遇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屨賤而歸貴。左傳無而字。杜注、屨、屨、民人痛疾、或屨休之。盧云、屨休讀爲屨。純一案左傳或上有而。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孫云、自昔者至慈。字。杜注、屨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民無私與。民字舊脫。從王校補。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其指民言。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舊脫欲字之字。蘇云、文義不明。純一據左傳補。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皆齊後。陳氏之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杜注、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太姬其如也。言正義相訓爲助。言其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杜注、言晉衰弱。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注、百人爲卒。言人不能征討救諸侯。庶民罷弊、宮室滋侈。罷同疲。杜注、餓。而女富益尤。杜注、女嬖。魏之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孫云、益也。道殣相望。死爲殣。

麟爲。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杜注、元刻。孫本稱孤。孫云、左傳作狐是。稱夫論、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恬也。後、官。夫專政。

昏、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慮也。杜以昏為藏、當諷如弓額之額。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讒鼎

之銘。杜注、讒、鼎名也。釋文服云、疾讒之謂也。孫云、韓非諱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屬往。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不左傳作且、明也。一曰闇也。杜注昧且早起非。鮑一寒杜意、言嘗昧且、時甚早即起也。孫云、說文昧、爽。況日不悛。

其竟久乎。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為長、變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鮑一寒左傳是。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杜注、問何以免此。

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此二句左傳無。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杜注、同祖為宗。正義曰、世族謂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字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還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杜注、無賢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杜注、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焉。杜注、言不必得祀。孫云、死祀為祧。鮑一寒左傳無焉字。齊為田氏事。見諫外上十章、又十五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德、一本作治、非。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黜躬盡瘁。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安國利民。力有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不肯親卿殺

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優游者、不達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急奉官而已。荀子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裕而不亂。是

其力不能則去。廣雅釋詁二。能、任也。不以諛持危。危身。不持諛以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推不。失廉。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劉云、隱讀若適。諫後三十章。可謂不失忠。

忠者、有利。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闕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即穀反字。當訓爲善。此云進退維谷者，即穀上所謂進不失德、退不失行之語也。且明云：善哉。魯字即穀反訓谷字。若訓爲窮，失立言之情矣。傳見詩上，有不啻以穀之穀、故訓此谷爲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穀近在一處，故改一段借之穀字代之。猶小雅黍稷似處之。寧二穀相並，政威代穀也。此近世阮氏元已言之，詳見羣經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總一案蘇說谷訓善是。而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屬下讀，又闕者字、並謬。今正。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

舊衆下脫而字、行下衍于字、從黃校增刪。詩魏風國有桃簋、言。與處勢臨衆對文。故、舊典也。通則事上使卿其下。使卿其下之疾。窮則教下使

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故。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爲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爲苟祿。總一案顯說是。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爲苟祿與不爲苟祿對文。今並據以補正。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不用則去而不議。侯

怨。其交友也，諭身行義也。舊作諭身行義、顯云、當作諭義行道。劉云、論當作諭、顯說是爲祿飾。則假信爲身。此文假身爲信、後彼之假信爲身也。義行當倒文。不爲苟戚。戚、親不

作行義。諭信行義、與上盡禮行忠對文。總一案劉說是、今據正乙。不爲苟戚也。親不

同則疏而不誹。誹舊誹排、從黃校據下文正。論。不毀進于君。此句觀二字、文不成義。餘于君。與不以刻民尊于國對文。毀行、道不同不相爲謀。不毀進于君。上文觀二字、文不成義。餘

如閭上廿一章求君偶獨而陰爲之與是。不以刻民尊于國。民。是上者苛刻下。當作不以毀行進

民安。事上使卿。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用于君不悖于行。意謂行忠。

是以進不喪己。

己舊謂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亡當爲己、字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

危身對文。下文交頤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

退不危身。

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應。退不失行。可互明。

此正

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塗上。事君苟進不道忠

交友苟合不道行。

劉云、行疑。持諛巧以旬祿。句舊謂正。王云、正當作旬。廣雅曰旬、

作巧、與正相似而誤。繇

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體從元刻。孫本作禮。

孫云、一本脫

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誅。誅、非。故用于上則民憂。行

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

稱國殃民。其交友近于患。如斯向於屈原、李

上辟于辱。

偏于奴顏。其爲生價于刑。豈不畏。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此二句與

則民憂、行于下則

君危、義鄰於複。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價于刑、義近於複。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

安國。

知讀若智。慮。說文謀思也。譽厚足以尊民。上聲入人。和柔足以懷衆。與物爲

爲名。

不以廢名求。不倍民以爲行。倍、背同。問上十二

求先。

有過不自欺飾。不讒諛以求進。行已有。不阿以私。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

于入則不阿所私。于己則不誣所能也。

作久作。不誣所能。自知。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

官。從上不致愾。

愾從元刻。孫本作。畏上故不苟。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論合

且。已忌罪故不辟。忌、諱也。猶畏也。畏罪故不犯刑。下也。二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

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錯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

處不順上。順、循也。治庭園考其履。俞云、詩山有樛櫟、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仲極也。然則考履與樛櫟同義。黃云、唐園者、戴麻象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樛櫟、趨注曰、樛、猶

毗也。以唐園為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園。織結履。趙非聲近。趙、象屬。今本作結字、錯。非又通。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曲盡下鄉注云、裴履、無絢之非也。方言屏履、縹履也。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言恭安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慎行。孫云、愧當為愧。盧云、荀子非十二

蘇云、愧愧形聲並近。疑段字也。周禮大司樂、大君子也。不以上為本。忘。不以民為憂。忘。世。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游。游、上舊術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

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禮。孫云、愧、荀子楊倞注作。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謂饑。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

愧。云、愧當與饑義同。自勤于飢寒。飢、劉云、勤當訓憂。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自勤于飢寒不及禮。饑、劉云、勤當訓憂。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言惟一己飢寒是憂。而不恤交游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

引僻作。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進也不能及上。不可以退也不能徒處。不可以久。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是其例。畢志

于賦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供于心。黃云、有誤字。純一

常。慮供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訓、文義不

乙。言通不能利於。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有智不足

以補君。知見不正。無濟於君。元刻脫以字。有能不足以勞民。能不足効勞於民。俞身徒處。俞當爲儉之割字。荀子非十二子篇。儉儉

譚事。是謂之儉上。對上儉儉。自貶其非。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道。由也。陰結君之寵倖。苟求利祿。任

人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

國。以上二十四字。既與上文義複。又與下文。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罪上疑脫。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黃初云。言入於耳無得於心。度量相越何其遠也。緒一案徒處之義。亦見外上十八章。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世與道。上與義。辟同。辭。正行則民遺。遺。棄也。期世亂不

遵道也。史記屈原傳曰。方正不容。是其義。曲行則道廢也。曲。邪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引此文。以與訓如。云。言將正行而遺民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

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問上二十六章曰。在下位修。足以使人。可謂卑而不遺民矣。尊。蓋以道義自尊。所以正民命也。曲而不失正者。如伊尹五

苟能保民。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忘民則道莫大焉。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忘民則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孔墨愛民。意莫高焉。皆高其愛民之意也。行莫厚于樂民。樂。與民同樂。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于

刻民。刻民之意。毒莫倍於蛇蝎。行莫賤于害身也。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

惡莫倍於虎狼。品孰下焉。行莫賤于害身也。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

其親。殺孰甚焉。抑知刻民即是害身。

叔向問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
子華子晏子門
黨篇、子華子

曰、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養。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畜。吝。

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

富無金藏。多財則以分貧。貧不假貸。衣盡食惡。自苦爲極。故不假謂之嗇。積多不能

分人而專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貪慳成性謂之愛故夫奢者

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父問法上之大義。可法甚。上付以直。資其三千。退上營。據正等。二日。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文補不字 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

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

日、緣循、仗物而行者也。
 和詞而不綖、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
 言君子而不同也。
 郭象

盜、未詳。狡者、文選詞籍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秦伯薦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急者、說文急、卑也。黃雅急、狀也。

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削，皆謂其用異而不同。蘇云：「王悅是。」

則耳竊極。賈子新書耳痺篇云、竊微而輕絕。均與此文陰字、同爲刻覈之意。蓋與史同。廣雅釋詁

一、殃、盡也。則澤盡之義。獨之雞極盛德矣。縱一案刻、損德也。老子、瀛而不虧。王弼注康、靖也。闕、傷也。刻廢而不可用。必行慤。齊俞而不可貴也。

不虧、謂不以刻損清廉傷於物也。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一一七

愛無差等。而矜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闇。揚
往惡、窮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能容闇、文異而義同。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
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韓
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意。標頭當依此作不退
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雖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爲不退不肖之證。設言爲
政、則不肖在所必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爲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爲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
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
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鈃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崔
誤注、以別舍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微。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
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誤。不可以正則曲。曲、委曲也。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父子子。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不失正。義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義可互明。不以傲上華世。華讀若不以枯

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爲

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

上下有衰矣。衰、參降。衰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象天地爲上。下之制。政教錯

而民行有倫矣。錯下變脫施字。營補。與上文。錯、錯、互也。倫、理也。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詞。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明上不可以爲下。不字舊脫。從王章曰。遭亂世不可以治亂。王云，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危身。一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在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一遭亂世，則足以惑亂上，不可以爲下。一遭亂世，不可以治亂。一遭亂世，不可以治亂。一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一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即上文所云。一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孫云，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臣氏春秋，樸，木也。言未彫治。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從王接補。遭亂世不可以治亂。王
道二十章曰狂悖之民胡上之所奈也義與此同
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
 若道謂之感行若道謂之狂感老
 氏春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
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悔也。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朋友，文正相連接。端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於君者重。

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悔也。」
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此一案件，父子親者多，言關於君者重。

均無後悔。
非大賢乎。

和于兄弟

信于朋友。

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不諂過。

孫本。元刻作諂。爾雅有
語、疑也。言相見以誠。

不責得。不求得於人。言

不相坐。劉云、坐蓋差字之訛。篆文差字作𠂔、故訛爲坐。言不相差、卽言不參差也。

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對文。行不

相反。行不與言相反。行言相順。曰言順行。行言相背。曰言背行。

在上治民。

胥保惠。胥教誨。足以尊君。使安。

在下莅修禮鄉

故書溫作立。周尼

是以變人。使人日遷於善。

身無所咎。也。答。愆行無

所創創。純一案言無

可謂榮矣

...

叔向問晏子曰。人可與計。謂謀也。晏子對曰。不可。恃大雅

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孫云。懈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紂前聞于日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詰巨。孫民之詩。既明且壯。

傷其身。晏子對曰。謠曰。孫云。懈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烝民之詩。既明且哲。

而保全其身。不有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留能明曉愈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人乃爲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以也。秦此一不庶幾。庶幾。

既不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

不庶幾。庶幾。希望。

之詞。屬不要幸。

孫云、要與微通。純一案微幸、屬意兼行言。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幸、謂微求幸也。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

得之時其所也。

得之二字皆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猶宜也。對罪言。雜上十三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恩篇、晏不肖。罪適固其所也。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

保其身矣。

失之非其罪也。可謂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

諫為邪。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言為問詞。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言為

心聲、故謂之誕意。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也。改而

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隱身也。其行法士也。邪也。邪同。

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議求。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

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類聚見卷二十。

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為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怠。故民

樂為用。疆暴不忠。元刻作暴強。逆民之心。黃云、不可以使一人。一心民。可以事百君。三心民。不忠於

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慎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必可。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孫云：微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託。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孫云：得百人。君子也。風俗通通譽篇：孔叢結愚，俱用此文。此一與外上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皆同。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孫云：家語作柏常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作史。非。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行家語作焉往而不三黜。是其例。前廿一章：正行則民遠。義同。隱道危行，則不忍。劉云：隱道與正德衰節，不苟合以隱處。隱處與傷廉對文。隱處即遠也。與此同。孫云：危行家語作宜行。王云：此危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此一與王說是。家語危作宜。非。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孫云：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晏子對曰：「孫云：一本無對字。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一浩倨。舊作執二法。孫云：家語作能倨者則不親。王肅注浩倨，簡略不恭之貌。法或當為浩。盧云：一、李本作一。當從之。黃云：法，當依家語作浩倨。浩與倨通。執一浩倨，謂剛復自用。此一今從正。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不見重。直易無諱，則速傷也。家語作輕易者則

傷。新始好利，則無不敝也。」不字舊脫。孫云：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敝。此文未詳。此一與家語可通。故孫云未詳。茲據家語補。劉云：新始蓋變古易常之義。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舊輕重互錯。王云：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輕、易也。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起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注曰：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語意正與此同。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而不伐，檢身若讓，利而不夸。黃初云：莊子秋水篇：貨財陳物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檢身若讓，利而不夸。弗爭。不多辭讓。是其義。陳物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而勿專。此一與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事也。專、見象而勿彊。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道不滅身不廢矣。孫云、家語三

證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證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證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證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

古音諸四之引此、我來歸。案古音我音茲、來音聲、同部。

晏子入坐樂人

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

北面臣禮。

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

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

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

禮義所以自尊、專向強暴而廢之、且惡賢人。是誠身之道。

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

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外上廿章云、願乞骸骨、義同。諫上五章、已有請身之說。

遂

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

其、猶在也。

財在外者斥之市

史記貨殖傳、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索隱謂畜牧及至衆

多之時斥

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

順則進、志在民也。

無力于民而旅

食而猶不惡貧賤

不用不懷祿。

遂徒行而東耕于海濱

東畔海濱。外上二十二章。

居數年果有

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

二字從應校增

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

總目作難

第二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餓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

孫云、噴一本作噴。說文噴、太息也。或作噴。字林噴、息深也。

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從數也？

也讀

晏子曰：吾歎也。

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

喜吾自得也。吾亦無

死矣。崔杼果弑莊公。

見慶二十五年左傳。

晏子立崔杼之門。

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

從者左傳作其人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也讀為邪、下同。杜注、言己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獨吾罪也

乎哉？

左傳無獨字。

吾亡也。

杜注、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

杜注、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餐。

杜注、言君不使居民上，臣不使求殺，皆爲社稷。

故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杜注、謂以公義死亡。若君爲己死，則以私隱，孰能任之。

左傳作誰敢任之。杜注、私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

杜注、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杜注、賡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

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

禍終吾不知也。

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

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

言臣道以能存君爲社稷立功爲重，死亡不足以塞責。

嬰豈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

嬰非其婢子，焉得縊而從之。也讀為邪。遂袒

免坐。

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

枕君尸而哭。

左傳作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

踊也。人謂

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

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

孫云、殺、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說文力部曰、人欲去以力發止曰坎。漢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衆。注、劫謂威脅之。令無得不盟

者。爲壇三仞。八尺爲仞。堊其下。孫云、堊當爲坎、說文陷也。王篇堊亦與坎同。言爲坑其下。以甲千列環

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戰鉤其頸。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獨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戰鉤。堊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條作拘。劍承其

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格血仰天歎曰、所殺七人。孫云、韓詩外

新序作次及晏子。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格血仰天歎曰、所殺七人。孫云、韓詩外

子爲無道。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而弑其君。孫云、弑後漢書注新序作殺。晏子奉血仰天曰、嗚呼、崔

此不祥。俛而飲血。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劍既在心。孫云、後漢書注無二斷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戰上有則字。純無字字。維子圖之也。後漢書注、無晏子曰、劫吾以

刃而失其志。孫云、後漢書注、純一案後漢書注、戰上有則字。純無字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

圖。回。非義也。孫云、韓詩外傳作仁。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孫云、今本作天討乎、形

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子、新序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藟。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

句。孫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藟。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

枚。孫云、施、呂。愷悌君子。孫云、詩作登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求福不回。呂氏春秋高注、

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孫云、

韓詩外

傳作晏其可回矣。新序晏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曲刃鉤之。蘇云、後漢書注曲作鉤。直兵推之。

傳作晏其可回矣。新序晏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曲刃鉤之。蘇云、後漢書注曲作鉤。直兵推之。

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

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孫云、舍後僕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

者。而。並倭也。指或者言。爲大不仁。謂殺君。爲小仁。孫云言其舍已。焉有中乎。趨出。援綏而乘。援舊作授。孫云、授臣氏

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撫新序曰。徐之。徐。臣覽作安。意林引同。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

野。野。御覽南引俱作山。臣覽意林引並同。命縣于屬。孫云、太平御覽作廂廂。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廂廂。文義不逮此矣。統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廂字。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

按之成節。蘇云、韓詩外傳而後去。詩云、孫云、鄭風無衣之詩。蘇云、韓詩外傳下有無衣如題。洵直且侯二句。彼已之子。

詩作其。舍命不渝。孫云、韓詩外傳論作倫。詩箋金、猶處也。據此則當爲倫。晏子之謂也。

孫云、呂氏春秋知分篇、新序義。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信見盧校第四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

按此已名東阿、則韓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統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嘗並據斷。太平寰宇記、

齊州禹城縣、本秦秋齊邑、謂稅柯、魯東柯也。古稅國、黃帝三年而毀聞于國。舊脫而字、之後。按古東柯齊爲阿、晏嬰城。城內有井、水和應入藥方。孫云、意林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毀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總一今據補。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無景字。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聞之。晏子謝曰、嬰

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作一公字。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字。

字、疑此脫。蘇云、治要同類聚。總一案下文景公問其故、即問辭而不受之故。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御覽亦有、今並據諸書補。後文是故不敢受、正承此而言。景公問其故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蹊、或从足作蹊。王篇蹊蹊切、徑也。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

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弟、下同。總一案力謂力。田、勤也。晏子尙儉尙勤、蓋墨風也。罰儉窳。窳、惰也。又

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舊脫而貴彊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彊。此下疑有貴彊二字、後人以貴彊重出、故脫之。黃云、盧校作決獄

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彊二字、無而字。總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

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求上有之字。彊則予、

非彊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禮中庸禮羣臣也。禮

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于、下二句俱同。總一案體、謂

與貴人。二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職、更治三年、必有益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儉窳、而惰民說。

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盧校校治要補。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脫，按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是故不敢受。子華子北宮子仕篇、作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賞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非臣之情、臣不願也。景公知晏子賢，適任以國政，二年而齊大興。蘇云、治要作政焉。總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書盤庚上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義。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孫云、據其求舊、器非求舊、略同。

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孫云、據其求舊、器非求舊、略同。晏子歸，負載。負載猶

負於背，戴於首，任勞役也。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故，國。請毋服壯者之事。通識。

毋，誣助。無意義。言嬰固老耄無能從政，誠能服壯者之事，能負能戴，明不鄉役也。外上公自

廿二章，嬰故老耄無能，毋敢服壯者之事。毋亦誣助，否則與彼下文東甯梅嶺、不相應矣。公自

治國，無禮義，身弱于高國。高國二氏，齊之卿族。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五句亦見外上廿二

大作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二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無而字。晏子非

孫云、玉簫鏗，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為國。純一案。蠶桑桑牧之處不足。故舊作牧，

管子牧民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蠶田識牧民之首務。蠶桑桑牧之處不足，盧校作牧，

云收諒。言民皆勤於事也。勤事者聚，而地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然則桑牧，當作桑牧，故解明矣。純一今據改。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

入朝。墨子聞之。孫云、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在孔子後。曰：「晏子知道。」道在順則進，否則退，能儉

景公知窮矣。窮于應付，即聽于晏子。此與外上廿二章為一事。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

孫云、一本作饑、非。

晏子請爲民發粟

衆愛故。

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質

孫云、說文質、唐也。言重其庸直。

遠其兆

兆爲臺之營域。

徐其日而不趨

孫云、趨讀如促。盧云、荀子王霸篇揚徐

也。銘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

見問下廿五章。

三年、臺成而民振

事因于民。晏子奪權。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

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

物而偶于政

孫云、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爲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于政者、因物而寄于政也。若晏子因樂臺

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統一案偶、合也。言依爲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

孫云、說文防、堤也。黃云、東門防、亦稱防門。

民單服然後上

陸

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

孫云、蹄、蹠字省文。

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

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

黃云、不爲當作不下、步下

有爲而諫。統一案黃說未允。不爲之爲謂平聲、承上不

下六尺言。有爲之爲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

蚤歲、淄水至、入廣門、

之諫。淄水在齊、與舊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爲淄字明矣。俞云、齊都

鹽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統一今從虛俞校改。

即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即魯省。則無齊矣。皆無浸。夫古之重變古常、

者防下六尺

孫云、鄉、即魯省。則無齊矣。皆無浸。夫古之重變古常、

即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即魯省。則無齊矣。皆無浸。夫古之重變古常、

一案自來常法、富具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孫云、爾雅釋詁古、

故也。注、常也。統

墨子經說下、若說病之之於說也。孫詒讓云、下之字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

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統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壽宮即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

睹長年負

薪者而有飢色。孫云、長篇文類聚作薪。義同。統一案類聚無薪而二字。公悲之喟然歎曰。王云、歎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發之。

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則以令吏發之、爲晏公語、與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發之、無歎曰二字。說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歎字。下篇增歎流涕、後人加歎而二字。現皆與此同。詳見韓上廿五章諫令吏養之。晏

下五章。統一案王說是、當據此。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

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樂賢則賢矣、哀不肖則不肖者無不得所。問下廿四章曰、重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盧云、說苑無所字是。一說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晏子辭柱舊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孫云、共說苑作俱。統一案論、擇也。秩、殺也。所以爲養也。公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晏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

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題鎖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巖戲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貴第九

景公探雀巖。孫云、爾雅釋鳥生哺戲。郭璞注鳥子領母食之。魯語、鳥翼戲。文子上德篇、戲期不探。方言、鷇子及鷇雛、皆謂之戲。統一案雀巖作鷇、古字通。鷇

弱反之。孫云、治要反上有而字。一說文類聚九十二引同。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舊時上有待

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藝文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

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時而入見、謂生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歸有時下、外

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爲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時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證更甚）藝文治要無待字。統一並從之。公汗出惕

然。孫云、言遑、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孫云、王類聚

作人。統一案書鈔及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並同。公曰：寡人探雀巢，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也。讀焉邪？孫云：晏子對曰：君探雀巢，穀弱反之。上無會字，是也。會乃禽字，說文之併入者也。禽獸之加，猶言禽獸焉。一本作人。是長幼也。孫云：是類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無會字，是也。會乃禽字，說文之併入者也。禽獸之加，猶言禽獸是也。而況于人乎？類聚無于字。此聖王之道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牛之餓餒，以羊易之，稱其德可保民而王，用意同此。孫云：說施貴德篇用此。

景公睹乞兒于途，晏子調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

嬰當作孩，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

有乞于途者。公曰：是無歸矣。

盧云：矣說施作夫。黃云：元刻矣作夫。

晏

子對曰：君存也。

存，在何爲無歸。

使吏養之。

黃云：元刻無之字。劉云：說施貴德篇說吏字。

可立而以聞。

則也。養兒至可立時，則以聞于公也。孫云：說施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

孫云：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閭。其小者謂之闔。蘇云：治要闔作門，下同。

則跪擊其馬而反之。

孫云：跪，足也。荀子勸學篇：假六跪而二轡。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華：太平御覽一作繫。蘇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

曰：爾非吾君也。

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

孫云：款，說施作款。誤。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

晝各本爲晝，從盧黃蘇校改。

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

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慙而反，不果出。

元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孫校本據太平御覽訂正。

是以不朝。晏

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則跪擊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子大夫上舊有天子字、王云、天子後人所加。

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論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授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施正諱篇有天子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正作子大夫。總一今據刪。黃云、元刻應率字。今見戮于剛跪以辱社稷。孫云、見戮言戮辱。治要尋作羞。吾猶可以齊

于諸侯乎。齊讀為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孫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上有隱惡

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隱君是、一作隱惡。蘇云、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一本作隱惡是也、與下驕行對文。治要作隱君。總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叟諫鼓。舜立諫鼓。禹縣鐘鼓鑄鑿而置報。四傳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鐘、教以事者擊鐃、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發訟者擗朝。今君有失行剛跪直辭禁之。孫云、治要作而剛跪禁之。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

子曰可。于是令剛跪倍資無征。孫云、說施作正。總一案資者、時朝無事也。不處有時可朝。孫云、說施正諱篇用此文。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景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增之字。文前驅款門。孫云、說苑施御覽作報。總一案御覽三百五十日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玄舊避清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御覽作朝衣。說文端、衣正幅。端與粉通。日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

微有事乎。微、無也。時式微毛傳。君何為非時而夜辱。辱、謂辱臨。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鋪。蘇云、廣雅薦、薦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簠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蘇云、治要無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孫云、史記列傳、司

齊也。齊景公時、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孫云、介立于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蘇云、治要夜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舊作

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登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

改夫子爲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

正作夫子。純穰苴對曰：夫布薦席。北堂書鈔百二十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蘇云、治要作操琴、純

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右挈琴，行歌而出。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

加君子曰也。純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錯論。不得因治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孫云、說苑正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孫云、暖說苑作熱。純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三暖

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饒之臣也。孫云、饒說苑作饒。孔校云、吳氏仿宋本作饒、本鈔公正篇亦

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孫云、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褥者、

也。廣雅云、蟲謂謂之類。司馬相如說苗從草。漢書霍光傳作細。苗細細並同義。地一敢辭。此見

案書鈔三十七引、奉上苗上、並無君等。孔校云、吳氏仿宋本奉上苗上皆有君等。餘同。一敢辭。此見

度。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也、同類。然對曰、晏社稷之臣也。蘇云、

晏字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

社稷。使不動。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蘇云、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

無益治。蘇云、治要宜作所。別說施作辨。則說施作辨。無此五字。能立

不見晏子。蘇云、說施臣。治要無分字。自是之後、君不以禮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

子曰、止。同樂。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大夫以下。蘇云、大夫一本。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

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爲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爲家而身不安

矣。此知晏子甚願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衆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今上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側弁之俄。蘇云、

也。俄、言失德也。屢舞僭僭。傳云、僭僭不止也。孫云、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

傾錫。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爲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闕入既醉之詩、則大

爲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族無算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竊一秦王說是也，今據刪。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

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辭而不出、是謂僂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辭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

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俞云登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喜託國之

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孫云、說苑反。言不得以詰國晏子而繼我。上上參差。今晏子之辭、從虛校據說苑改。乃徹其源。修

晉書孫云：我後漢書注作攻。端五注：召主見詩。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陵。龍

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景公觴之。孫云、韓詩外傳名鍾。蘇序作賜之名。飲酒酣。孫云、酣一作辭。范昭

樽文義犯器也或作尊王憲或作樽又云樽同
樽是樽樽皆尊字之俗純一案范昭故意犯分
公曰酌寡人之鱸孫云文選注作公金
左右酌樽以獻岑

晏子曰：徹罇更之。孫云：徹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純一案：後漢書注作尊。墨子隱斥范昭之無禮。罇罇具矣。

師曰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運珠注調作奏、無能字。鮑一案張協華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作子爲我奏又故意。吾爲子舞之。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育、冥言成周之樂。犯分。太師曰：冥臣不習。義相近。紇一案言不習、所以拒絕之。

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序作識。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絕之謂截止之、猶拒絕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

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

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黃云、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范昭歸，以報平公曰：

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傳文選注作並。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欲意其君。而晏子識

之。識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續連珠注、並作知。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續連珠注引晏

子、並作欲犯其樂。紇、止也。此句承上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作

樂。紇一今據正。

于是輟伐齊謀。孫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善哉，不出尊俎之

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黃云、元刻脫之曰二字。舊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

之謂也。孫云、衛者、衛車。折、

知衛也。王云、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衛于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

知衛、即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舊本知下脫衛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

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

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班固公九錫文注、爲哀

紹徽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綽書注、儼連珠注、揚州州志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于里

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句。紇一案王說是、讀書引此、並作折衝。釋題亦作折其謀。

似不必作知衛耳。夫、韓詩外傳八作參乎、文選續連珠注作參、張協雜

詩注作參哉、足證原文非一夫字。今從王說、及韓詩注、並諸書無正。

而太師其與焉。其字疑

云、韓詩外傳、新序
雜事篇、用此文。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傳許

孫云、傳讀附。墨子有穰傳篇。

得東門無澤

孫云、姓東門、字無澤。

公問焉

焉下疑脫曰字、後二十章景公問焉曰、是其例。書鈔百五十

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澤曰

魯之年穀何如

說文年、穀孰也。孫云、

對曰

孫云、今本脫曰字、陰陽冰凝陽冰厚五寸。陰冰凝陽冰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冰厚、結

冰凝陽冰厚五寸

陰冰凝舊詩陰冰厚、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傳賦、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冰厚、結

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類之冰、結

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為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尚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厚、誤。今從王說正。下同。

以告晏子

舊脫公字、從王校補。孫

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

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

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

平、書鈔節字不重、非。平則上下和、書鈔上、和則年穀熟。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純一案御覽見卷三十五。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人一氣、遷順相通也。年充衆和而伐之、御覽無此句。臣恐罷

民弊兵不成君之意

孫云、御覽作臣

請禮魯以息吾怨

孫云、怨御覽作怒。純一案

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遣其執以明吾德。執、俘也、遣、送也。作請禮魯以息怨也。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情。公曰、善、迺不伐魯。云、

適、御覽

作登。

景公使晏子弔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使晏子弔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

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

使晏子致之。魯使子

叔昭伯受地

孫云、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社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同也。晏即此人。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

忠廉也

忠、誠也。廉、情也。言無所貪圖。

易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

禮由禮上曰、退讓以明禮。步禮者、自卑而尊人。

交委、多爭受少

周禮大司徒、令

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

文。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

行之實也。禮成

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

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

國貪于實

實、謂財貨也。

此諸侯之公患也

公從元刻、黃云、峻本同。孫本作通、云下文亦作公患。

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

道、由也。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

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

驩

驩、同。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明不

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

諸侯

幣、重于諸侯。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禮厚于賓客。

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

名也

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調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

舊脫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舊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孫云、今本脫壺字、一本作

鏡字、非。按太平御覽盧部引此文訂正。黃云、據本作金鏡。盧云、後

發而視之、視之、王云、

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韋部八玉海

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以意改。純一今據正。

食反魚

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驚馬對文。

勿乘驚馬

孫云、

驚字。字林、駭也。王

公曰善哉如若言

如舊諺知。若從元刻、孫本作苦。俞云、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拿哉如若言、猶

云善哉如若所言。劉

食魚無反則惡其隙也

孫云、說文隙、縫也。玉篇、先刀切。

勿乘驚馬惡其不

遠取道也

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闕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歸

知其於韻不叶也。純一

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案反、翻也。

今吾鄉猶有君子不食細身魚之語、蓋本此。其意在戒

勿乘驚馬則無置不食于側乎

過食、不為他人留餘也。故晏子以毋盡民力為喻。

置語首。純一案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刪。古音諸一韻引此、力側韻。

公曰紀有書何

以亡也。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上。孫

閭里門也

有道德之闕、蓋墨家有道德相教誨之意。

紀有此言往之壺

閭里門也。有道德之闕、蓋墨家有道德相教誨之意。

紀有此言往之壺

孫云、一本作鐵、一本作其、皆非。

閭壺為韻。純一案古

不亡何待乎

御覽作紀有此書、藏之於壺、不亡焉待。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二

魯昭公失國走齊

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

景公問焉

舊失作棄、景作齊。王云、棄國本作失

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廿部四、並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純一案王說是、

今據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

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

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

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說一案王說是，今據說訂。錄刻御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

覽矣。請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遷位新，奚道至於此乎。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舊作吾忌不

能從。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

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二字，乃推言所以無輔弱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

子臣道篇曰、有能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圖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舉。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反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

衆。說下舊衍我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偃且揭矣。

舊作根且拔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葉、密其枝葉、春風至偃以揭也。偃、仆也。揭、顯也。

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

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

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移置於地。大風舉之、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

拔、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葉、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

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

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續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

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偃且

揭。說文、偃、偃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偃。景公辯其言、嘉其

高戾于天、程說是也。統一案王取文字正對、稍疑。程黃說是、今據改。以語晏子曰。以、無以字。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

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上文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溺者不問險。上文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溺者不問險。上文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溺者不問險。上文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溺者不問險。上文輔拂無一人、諸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謂不問涉水之路、故稱也。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言、送者不問路、導者不問途。揚倭曰、途謂徑陸、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蓋。後人誤以送為類陸之盛、故妄加土耳。治要正引作導者不問途。蘇云、鑒當依荀子作途。詩載駒篇、大夫賦步。釋文引韓詩曰、不由陳途而涉曰賦步。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陳途曰賦步。二說字、與此義同。作陸者、蓋誤文。疏一案陸陸途義並同。今從王。迷者不問路。繡而後問路。迷而後問路。蘇云、治要無。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刀劍之臨噓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據御覽補。孫云、說文噓、敷室也。純一於噓、義與此同。蓋敷室而噓、飲水可止、古有是噓。說施作辟之猶掘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雖速亦無及已。噓雖傳已遲。孫云、子為越石父也。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越也。過。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

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即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

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據初學記文部補。

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桓從元刻。各本鵠。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君之來也。孫云、還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籍

是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君之來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閤。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閤、小德出入可也。孔注

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大字。不法

計之義。初學記又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弟子之命。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為何人語矣。外上管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魯、禮中又有禮。純一秦王說是、今據補正。禮經曰、禮變而從時。極諸義而協、可以義起。維晏子爲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與此小異。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字、藏也。幸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還書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純一案肩、豚膊也。畫者進膳。劉云、者係衍文、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晏子曰釋之矣。釋、舍也。言不問。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不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較量其功、而不度量民力、則民窮。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藏其所餘而不分、無恆民之爲盜也。子教我所以改過、子當教我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編墨自矯。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會子將行。孫云、說苑、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純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國臨淄、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會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縱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據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猶當孔子五十二歲。會子生南七歲。揚修謂好事者爲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會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會子不必曾參。或史記多不足據矣。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案隱莊周財作野)仁人晏子送之曰君子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說、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贈人以軒孫云、說苑雜言篇、家語大本篇、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注、並作以財。黃云、不若以言。孫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吾請以言乎、平魯語之、從以軒云、若或本作者、統一案藝文類聚三十一、作不如贈人以言。

平。曾子曰請以言。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晏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與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統一案荀子非相篇云、贈人以言。

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燦之。孫云、樛魯作採、按楊係屈申本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擇輻必齊。鄭其圓中規。孫云、圓、楊氏注、採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不載。按採俗字、與借字。鄭其圓中規。孫云、圓、楊

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輻雖微不載。鄭氏注謂燦、燦報。陰柔後必槁滅、槁草暴起。不復羸矣。孫云、楊係注、荀子勸學篇、本直中繩、綏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孫云、楊係注、荀子勸學篇、本直中繩、綏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

矣。孫云、楊係注、荀子勸學篇、本直中繩、綏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孫云、楊係注、荀子勸學篇、本直中繩、綏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

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舉括、不可不謹也。櫛之。隱與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櫛通、龍舉括。荀子性惡篇、櫛木必將待櫛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作漸於蜜醴。勸學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湛之麋醢而買

匹馬矣。麋醢謂麋、孫云、說苑作麋醢、經當作醢醢之醢。當是蘭本、或湛以醢、乃發其香。王云、

為麋。無骨為醢。內則、有麋醢醢醢。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以醢醢。則案王案之誤、

明矣。文選王案贈蔡子為詩注、太平御覽卷三引此、並作麋醢。純一案文選注作湛之底醢、貨以

匹馬。今從王。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求

說、據御覽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求

所湛。孫子所樂篇引詩云、必擇所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鄰舊作居、莊藝文類聚、

我同。孫云、一本脫必字。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鄰舊作居、莊藝文類聚、

勸學篇。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

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

摩篇作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

汨、古沒切、汨沒。按汨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指、與墨子所樂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樂多

字從目、與汨羅字異。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指、與墨子所樂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樂多

說苑雜言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指、與墨子所樂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樂多

篇、用此文。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指、與墨子所樂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樂多

晏子之晉至中牟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為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

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土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

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潞水之北。史記索隱、此越中牟在河北。

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錫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睹弊冠反裘負劍。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劉史記正

作皮。文選諸葛輪注同。盧息于塗側者。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塗是。塗俗字。純一案史記

異。以為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舊也上衍者字、從黃校據御覽四

百七十五篇。孫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云、父新序作甫。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庸身為僕

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之。史記承其說、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
負郭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為臣、請寄於世、則非罪人也。晏子曰、何為為

僕。孫云、今本下為字作。對曰、不免凍餒之切吾身。切、急迫也。黃云、文選諱德是以

為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膠以贖之。贖舊作贖、孫云、使償其債直也。黃云、贖當作贖。

御覽所引、並作。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

絕、斷交也。綽一案。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土簞、作

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為夫子。且下文或稱為子、或稱為客、亦無稱為夫子者。疑

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為僕三年、夫者、語詞也。陶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

子為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之。吾子子向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

詩傳暴。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己。誦、貶下也。文選

乎作屈。而申乎知己。孫云、申新序作信。綽一案史記作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

引作士者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誦身之理。言君子不自

以成身之理。彼者、外之詞。吾二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

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

臣僕我者同矣。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

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我猶且為臣。臣嘗作僕、與上文四言為僕相應。或請鬻

于世。債左膠晏子出、請見。元本孫本、並作見曰、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總其過。察實者不譏

其辭。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志、實者不留餘、體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新序同。統一案高注呂覽云、於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

高注辭、謝也。謝不棄。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醺而禮之。王云、誠讀爲請。革、改故而可以弗棄也。則不棄。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爲矣。晏子以此爲請、故曰嬰請革之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

糞灑改席而禮之、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醺、冠蓋禮祭、玉簪、子會切。越石父曰：吾聞之、

至恭不修途。至恭在心不在迹。尊禮不受攬。攬、斥也。棄也。尊禮、不以禮自尊。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

此五字、呂覽作致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言自以爲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屋、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

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土篇、新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闥而闕其夫爲相御也。闕、隙。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不自滿假。今子長

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怪其前後若兩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泚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辭士。辭、說之。有泚子午者。孫云、泚、低。南見晏子于齊。燕在齊北。故曰南見。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斐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二百篇。睹晏子、恐

字。純一今

黃云、慎當作懼。李本作慰、古懼
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

晏子假之以悲色。

顏 金微

然後能盡其復也。

復、白也。
猶言也。

自客退，晏子直席而

移時。朝。知無切。從旦至食時。孫
慈朝。詩蠨蛸崇朝其雨傳。

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

晏子

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泚子午以萬乘之國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遺舊譌乞
今校正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結四

不罔。孫云、今本罔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罔、兔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罟。捆蒲葦。孫云、捆當爲

案謂正

字。口衮切。
相借字。

細俗字

織葩屨

舊脫龍字、屢作履、並據呂氏春秋補訂。龍屨卽底屨。

一日往來宛

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僕謂晏子曰、

此齊國之賢者也。一、齊國賢者，如晏子、鮑叔牙等。
其義不臣乎天子。二、義不臣天子，謂不臣服於天子。
不友乎諸侯。三、不友諸侯，謂不與諸侯交遊。
於利不苟取。四、於利不苟取，謂不貪利。
於害不苟

III

嬰子餒人分倉粟府金而饋之

關壽

晏子見_{去聲}於景公出_{去聲}華聚作奔 鑑北郭驢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則也。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齊，齊字不齊。將出薛。薛，呂氏春秋俱作奔。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黃云，元刻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仇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

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施復恩篇同。統一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仇，嘗。玉篇，去須切。說施、藝文類聚作更。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筓而從。孫云，今本脫筓字，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統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類聚，說施復恩篇，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施作請絕

案託，玉篇怨也。增韻信任也。言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筓中，奉以託。退而自

刎。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統一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而謂復者曰：孫云，復

春秋作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通。呂氏春秋士節篇，說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刎。北郭子及其友皆墨者。知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孫云，

文解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自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

晏子自謂施北郭鑿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鑿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鑿之上位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錄也。孫云、呂氏春秋士節篇、說施復思篇、用此文。說施作墨不貪、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孫云、糾諱施作繆。糾繆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亂、下章同。寡人請見之。

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入盈野者、特矣。爲祿仕者，不能

正其君。仕務安國利民、爲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孫云、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孫本脫仕字。孫云、說施君道篇用此文。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何足以補君乎？孫云、說施君道篇用此文。總一案此與下章並外上二

言高糾事。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蘇云、言無發位也。外上二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二，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

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讀讀本字、於義無取。當讀爲義。義讀古通用、諱問上十五章。又疑讀之言旁、蓋傳寫者佛上諫

字旁誤衍。談義、與揚美制行翽士更知爲體文。易義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晏子經上曰：義、利也。故問上二二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人利物、爲真自利之道。

其人即不可親、出而不相揚美。揚人之善、成人之入而不相削行。削行、親則不與。與、猶

相與、鄭注。通國事無諭。諭、古通倫。倫、理也。謂家事國事、恆互相通。一一當有條理。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

無倫則驕。士慢知者，晏子責義。魯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則不朝也。朝、見也。亂矣。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呂覽淫辭篇

孔穿朝往。不見。謂士晏知之。

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

長也。

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是以辭。脫此三字。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喪。晏桓子之喪。

孫云、晏桓子名弱。喪衰、斬。衰、裏十七年左傳作縗。杜注斬、不得之也。縗在胸前。縗、三升布。正義、喪服傳曰衰三

升。鄭玄云布八十縗爲升。文選揚子雲傳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寢斬衰、居倚廬。孫云、衰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苴經帶。杖、菅屨。

杜注苴、麻之有子者、取基籬也。杖、竹。菅屨、草屨。釋文、以苴麻爲經及帶。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

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猶憂也。其

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微爾。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猶憂也。其

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

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

子未爲大夫。言晏子爲大夫者、禮。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

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

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故孫辭略答家老也。鄭玄注雜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已

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鄭玄注雜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已

非大夫。故爲。會子以問孔子。問舊作聞、據家。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

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義正

作證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鐘一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

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竊。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縣

說是。門、國門。內、牛首於門、喻懸禁於外。賣馬肉於內、喻服之於內、當從盧說。蘇云、黃

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

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舊脫不字人字、從盧王校據御覽補。王云、不踰月、

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

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衿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揜也。說一案御

患之。孫云、轂擊、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

者不衿。孫云、轂擊、臣其祭祀不順。順當爲順。古順字居處不敬乎。祭祀順則德積

行嚴正，故無不祥。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下車棄而去之。棄而舊倒，從王校據句覽。然後國人乃不爲。乃字。

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孫云、不能說。施云、不肯。故化其心，莫若教也。疑脫

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敗于梧丘。孫云、政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當塗梧丘。一案敗御覽三百六十四作遊。又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九、並作田。夜猶

早，公姑坐睡。孫云、說文睡、坐寐也。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而嘗有五丈夫

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一竊。北而章廬。孫云、章廬說苑作倚廬。黃云、稱無罪焉。其、猶豈也。殺無

罪，義獲。說苑說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是已。今據刪不辜三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孫云、

作出敗。太。有五丈夫來駭獸。晉作五丈夫罍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罍而二

平御覽作田。有五丈夫來駭獸。晉作五丈夫罍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罍而二

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序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

書注，引作悉圖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專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

葬之。皆無殺之二字。一竊。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命曰五丈

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御覽三百九十九、作

得五頭同穴而存焉。文選注作令人掘之、五頭同穴。一公曰嘻。孫云嘻、譏省文。一竊。御

吏厚葬之。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特掘求得之、仍唯葬之而已、不徒等於戮

尸乎。與下文君猶自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愚及自骨。是已。今據增

厚。國人不知其薈也。孫云、薈、一本作薈、非。此書多以薈爲薈。曰：君懷白骨而沉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苑作智。第一案言必盡智竭力懷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人君薈作君，從孫校。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常騫覆梟舊謂鳥從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踊之誤。王云、作踊者是。成二年公季傅、楚同姬子、踊于梧而

闕客。何往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俱說同。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訓踊爲上。繩一案凡從足又從彡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險與險之類、可證。此踊與通並從彡、聲同。足與彡、義同。繩訓上、說文通、達也。義近。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

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壽與二日門。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爲也。其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覆而去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鴟、黃云、鴟宜作梟。下鴟當陞、覆若鴟、並宜改從一律。繩一案黃說是、今據說苑改。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翼舊作翬、從孫校據說苑改。伏地而死。此蓋之作獨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也。從孫校柏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

齊辭。黃云、晏子拜辭。其拜也。

齊曰：「元刻如此。孫本作壽辭曰：『爲君禳景而殺之。』」

說施作辭曰壽、並誤。

爲君禳景而殺之。

君禳舊倒、從盧校按說施乙。

君謂齊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

之字舊脫。

齊曰：「能。今日大祭也。」

且將爲君請壽。

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

矣字舊脫、從盧校按說施補。

能爲君請壽也。

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

劉云、雖於據說施補。

爲可以益壽。

黃初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彘，是其義。故行仁政以而爲術文。』

爲可以益壽乎？然則福非有見乎？」

北即微光。孫云、對曰：『得壽地將動。』

晏子曰：「齊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

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絕云散者，偶爲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

地其動。

古人親于天象，有此經驗。

汝以是乎？柏

常驚俯有聞，仰而對曰：

孫云、仰一本非。

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言地動與求壽無益。

汝薄斂。

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施作薄賦斂。

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俞云、柏常驚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施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建也。後人不達，隨加無字，則晏子與齊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純一案無、毋同。輕助無義。』

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施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

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

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黃云、臺字誤。下文云室夕、云室何爲夕、使師開鼓琴。師名開。

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

王云、夕與邪、聲之轉也。呂氏春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從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公曰：「何以知

人之儀、不朝不夕？」

鄭氏注、言其室邪不正、從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公曰：「何以知

人之儀、不朝不夕？」

鄭氏注、言其室邪不正、從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公曰：「何以知

人之儀、不朝不夕？」

鄭氏注、言其室邪不正、從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意周也。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薄，微也。文選：神女賦：往引蒼頡。言東方之聲微低，故知其竟展也。西方之聲揚。揚者，高舉

水鑿疏。此謂西方之聲，故東公召大匠曰：立室何爲夕？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

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今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矩之道也。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

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公曰：先

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南斗六星，即斗宿。樞星，星前。彼安有朝夕哉？朝，東夕西，或竟或迫，所不計也。然而以今之夕者，豈

之建國？國，疑本作邦，漢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國之西方以尊周也。此室西迫於東之故。公蹇然曰：古之臣

乎。

景公病水菴與日鬪晏子教占菴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太平御覽七百四十臥十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夜菴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孫云、御覽作夕者，吾菴與二日鬪。吾字舊脫，從黃校據而寡人不勝，我其

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菴者，立于闥。立舊誤出，從黃校使人以車迎占菴者。風俗通義：怪神應補。

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菴與二日鬪，不勝。舊作公菴二日

王云：此當作公菴與二日鬪，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類倒，恐必死也。

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菴與二日鬪。統一今據乙刪。占菴者，

舊作公曰寡人死乎，蓋後人據下文改。故請君占菴，是所爲也。四字尤奇，蓋後人妄加，當刪。占菴者

曰：請反具書。具舊作其，孫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孫云：風俗通所上有無字。所下重病字。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公舊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

營焉公。下文上晉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御覽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晉而誤。太平御覽疾疫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紕

今據以是對。占晉者入。公曰、寡人晉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疑當作寡人其死乎。與上文我其死

占晉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晉者。占晉者曰、此非臣之力。

孫云、力風俗通。晏子教臣也。臣下有對字。公召晏子、且賜之。

孫云、且風俗通。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

孫云、風俗通。臣下對。本語占。王云、太平御覽作臣。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

孫云、風俗通。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紕一案

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晏子蓋藉占晉者、以晉景公之意矣。此占晉者之力也。者字舊脫、據

無功焉。公兩賜之。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晉者不蔽人

之能。孫云、風俗通。怪神篇用此文。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孫云、說文。疽、久癰也。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

請下疑脫。職當撫瘍。孫云、說文。瘍、非此

義。又瘡、瘍也。蓋瘍言瘡。王篇、瘡同瘡。言接瘡追瘡也。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

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

作發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

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

紕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如

孫云、墮、與墮聲相近。玉當墮、狹長也。有小学。或謂下陷。紕一案。墮上當有其字、與下文同。

一。曰如屨辨。孫云、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象注、中斷皮也。一子

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

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御者即刷手盥之。孫云、刷與取

手令盥。發席傳薦。發、開也。附同。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

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劍上

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晏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償者稱天子晏子許。同。感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

者也。命償者曰。說苑引無。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償者掌損相之禮。即周禮秋官。明日。

晏子有事。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孫云、楚說苑作傲、非。姚一案楚然。行

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者二。曰。臣受命弊

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

者。謙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

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幸。使篇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藝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初學記省作楚爲小門。孫云、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延太平御覽作

迎。統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作迎。一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

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即從狗門入。孫云、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詣狗國。今臣使楚。孫云、使楚、意林作使入楚。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

楚不嘗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統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饋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

門入也。孫云、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統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四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

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可據以

王字舊脫。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

前正、總一今從之。

從王校補。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二字。說苑作

晏子賢人也。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

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對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

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對

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對

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

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惟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

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惟

木焉。其名爲枳。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升、已積厥之疾。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

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

說文枳木似橘。結一寒後

漢書注、見焉衍傳。類聚二十

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

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書鈔無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實字。

也。書鈔上下

今民生長于齊不盜。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

二入楚則盜得無楚

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

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

墨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過之者。所以、可以也。史記淮陰侯傳曰、

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僕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義作嬉。云一本作

熙。說文熙、說樂也。黃云、後本作嬉、純

寡人反取病焉。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

齊國魯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

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純一案韓詩外傳十、作齊景公使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

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辯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辯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京人攝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奢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詰語。居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奢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奢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奢盜、京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謔。王又何怪乎。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

削、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誤。楚王曰、橘當去削。元刻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削、言食橘當去其所削之皮。御覽九百六十六、作橘當云九、作橘未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數人主之今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削。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教臣削。則期不教、故不敢削。不然。孫云、說苑脫不字。統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臣非不知也。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孫云、說苑田作陳。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

孫云、高誘猶謂也。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

孫云、玉藻、麋裘青紵。案玉藻、棧軫之車。孫云、考工記、棧車欲急。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櫓也。竹木之麋作縑。縑軫之車。車曰棧。玉藻、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縑、與後橫木。

駕駕馬以朝。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縑布之衣而橫裏。縑軫之車而駟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縑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讀裏駟馬爲之。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設施脫此三字。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孫云、禮記投

與。若是者。得。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嗣梁丘據。禮記投

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孫云、顯舊作尊、據說施改。寵之百萬

以富其家。羣臣之爵。孫云、之舊作其、據說施改。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盧云、重、說施

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韓非外儲說左、孫收放相從。

則是隱君之賜也。則是舊倒、從孫。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其、猶抑也。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

顯其身。顯舊作尊、從盧。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盧王校據說施

改。與上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孫本據說施

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今元刻脫知臣二字。然義

說施脫君知二字。輕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發矣。臣有受厚賜。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困從元刻。孫本作圖。據說施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純一案困字是。國乃則過之。不能通君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不能行君君之內隸。隸、屬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于野鄙。是不通君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外從孫本、據說施臣之所職。此職字、

義。當讀若職。說文職、記數也。从耳、識聲。周禮職方氏、困學紀聞。若有播亡。亡舊作之、孫

云、漢焚殺修西嶽廟記、作職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即臣之所職也。本據說施改。

在于四方。是不通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不能行君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
施作主誤。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問。家說並效。

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趙君賜之寶。此文亦見於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爲彰君

賜乎。爲隱君賜乎。說苑作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說一案誤。

宇、說苑作桓子。外
上二十六章旨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

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鄉，從黃校據題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觀華美，中無實學。嬰惡

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

鮒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翟黥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晏子心儻華山、蓋先宋鮒尹文隆道風者。

名山既多矣

孫云、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然。松

松柏既茂矣。陰君子園中
身外之德。望之相相。

然盡日不知厭。相猶舊作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從木目聲。故山高亮、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猶、

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總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費作盡目力、豈由日誤爲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若藝

義。盡日而不厭。言君子之德充實光輝。非小人之鎔的然而日亡者比也。而世有所美焉。

固欲登彼榼榼之上，乞乞然不知厭。
蘇云：乞與勤同義。乞，勤一聲之轉。小爾雅：勤也。廣韻：勤，用力也。玉篇：引，倉

謝靈運云：眞、危、危世。眞與尙、亦同音字。此云危危，言其用力勤之意耳。謂用力登其上世。絕一
 索固欲登彼相嶺之上。固疑嘗作因、形近而誤。言因君子德美可觀、欲效法之、而有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之事。仇仇然不知厭。後二十七章云、常爲而不置。當行而不休。是其義。蓋見道甚真。深造有得。欲罷不能也。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

登。孫云、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登、部與附聲相近。蘇云、言未登之時則登也。登字當另爲句。善、孫云、句。結一案此喻。未與相接、似尙可取。登

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蹊。蹊、無蹊、言登之無可登、喻爲人所棄。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木、楚、荆也。荆棘、喻不可與親。

遠望無見也。喻平庸無足觀。倏就則傷要。喻卑劣常爲害。黃云、要古嚴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嬰字。元刻脫嬰字。

且人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何思何慮。義同。靜處遠慮。襄二十八年左傳、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遷。見歲若

月。慈身世之無常。孫云、言惜歲易逝如月也。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晏安用

從酒。從讀若。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會。會、酒器。說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亡。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樂氏高氏。孫云、樂施字子旗。高疆字子良。逐從元刻。孫本諸盜。孫云、田無宇證桓子。鮑國證文子。田氏鮑氏

先知而遂攻之。高疆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公自輔助。遂攻虎

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

爲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從。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曰何善焉。杜助樂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樂高乎。曰庸愈乎。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

而後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

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言非法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廉從孫本，元讓者，

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不讓則強取，故感亡家之報。可毋慎乎？言慎毋樂。廉之謂公

正。廉則無偏私。讓之謂保德。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章注讓，遠怨也。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

孽。左傳作殖利生孽。杜注殖，蓄也。孽，妖害也。王云，左傳作殖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前說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怨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為殖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揚倅曰，怨讀為殖。言雖富有天下，而無積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維義為可以長存。舊為字在

可以下，文義不順。從王校乙。且分爭者，不勝其禍。分，忿同。忿爭則貪。辭讓者不失其福。辭讓則廉無不吉。子必勿取。老子曰，多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子劇。孫云，劇，左傳作詰。與劇不同。拒地志，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分其邑與晏子。邲殿。邲從孫本。元刻誤邲。孫云，邲殿，杜預春秋

傳例。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王云，初學記人

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間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邲殿云，晏子對

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晏子對

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滿則溢。故。吾邑不足欲也。幸可益之以邲殿，猶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正義曰，外魯以外。宰猶益也。以邲殿為外也。言吾

言欲因益邲殿足欲而亡在外，則並吾故有之一邑。先有邑，更不得益邲殿耳。純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

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民字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左傳補。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孫云、左傳作履。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實也。終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錄下、是晏子本文。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終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寬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但往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猶幸有此注、今得致而復之、進爲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戴逵賦注、鍾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

之六代、五等諸條二終注、凡六引。總一案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豪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豪邑。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供云、豪疑晏子之誤。左氏襄六年傳、晏弱圍蒙。杜注、蒙、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蒙鄉。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

反市者十一社。反讀爲販。荀子儒效篇、積反貨而爲商賈注、別雅四云、

反通作販。正讀販亦作反。二十五家爲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斁矣。困也。又好盤游

翫好以飭女子。孫云、說文疏、習。民之財竭矣。竭、盡。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

黃初云、韻會、近迫也。斁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言民不堪命。嬰忍受殺乎。

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君子疑當作吾子、或從下文作夫子。然作

君子亦通。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下十一章曰、薄于身而厚于民。蓋晏子全書之主旨。此言先君

後身。君以尊尊爲義。君事即奉事。安國而度家。王云、度讀爲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先君之宅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大雅烝民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錫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云、宗、尊也。左傳

是錫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言爲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惠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富貴家富矣。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富與貴也。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富貴家富矣。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

孫云、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關市譏而不征。

譏、察也。察奸而不征稅也。

耕者十取一

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

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

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加、陵也。論語公冶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集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文同此。又八百

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

以告景公。且曰。

此大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變言之。

封晏子以都昌。

舊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往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

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改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實字記、

見離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即齊七十二城之一。

晏子辭而不受。

舊無而字、從王校補。

曰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

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

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若爲師也。

若從元刻。孫本作若、非。以若爲師、以貧爲師也。子華子晏子問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同焉。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今

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儉儉。貴乎心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爲師。今

封。易嬰之師。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

師已輕。封已重矣。

師本至重、而輕之。其所宜輕、而重之。烏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

莊子繕性篇所謂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敢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說苑作君之使者至。藝文類聚三十五引文同。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墨道尙儉。自苦爲極。僭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使孔子餽晏嬰。以其卑儉偏下。揚子法言五百篇曰。墨嬰儉而廢禮。此儒墨之辯也。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爲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僞故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康餘者。是爲三族。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是爲延及交游。以振百姓，粟、盡分於氓。」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蘇云、言代君爲民之君。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爲筐篋之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爲宰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御稷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一豆之食。器。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康餘。此心足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御覽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以管仲失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舉得之。十九、二十章、並外上二十四章篇同。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

衣十縷焉升。魯語。衣不過七升之布。注。食脫粟之食。舊無上食字。王云。脫粟上

食脫粟之食。即其語。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順。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食

部三。初舉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純一案。王說是。今據

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五卿昔菜而已。卯從元刻。黃云。凌本同。純一案。孫本卯誤

菜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菜五卿耳。菜上脫昔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卿若菜而已。昔誤者。而並作五卿。足證卯字之誤。左右以告公。公爲之

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孫云。齊語。以衡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以安。孫子居賴。又遷之于臨。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

州。臨淄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

營丘。孫云。今青州。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史記齊太公世家曰。五侯九伯。自太公至

子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

土。孫云。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純一案。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悅。即可以

史記李斯傳。彈箏搏髀。搏猶街技之義。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已無託足之所矣。

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

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孫云。惡子不肖。仍致削祿。純一案。父貪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默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

何也。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遠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遠君也。故曰必不

受以恨君。說文。恨。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恨天而伐齊。韋注曰。恨遠也。古多通用恨等。

齊策。秦使繡持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遠秦也。新序雜事篇。景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遠君也。此皆借恨爲恨之證。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龍長于君。長、進益也。漢書嚴安傳、儉居于處者、儉居于處者。舊脫于字、
文同一例。處、常也。呂覽、龍徒、喜怒無處注。名廣于外也。廣、大夫長龍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
平。庸、猶何也。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調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孫云、欲更、藝文。曰子之宅近市、激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宜

橋詩注、引左傳。無近市二字。不可以居。文選應休連與從弟君苗君實書注、引本。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

府齊義行引左傳、當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

請徙子家豫章之園。昭三年左傳杜注、塏、下、陰、小、焉、聲、虛、土、爽、明、塏、燥、正、義

曰、塏高地、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塏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園。豫

章之園、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園。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

晏子原文。晏子辭曰、左傳、無晏子二字。君之先臣容焉。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

後人依左傳。臣不足以嗣之。孫云、詞、藝。於臣修矣。杜注、修、容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

曰、子近市。韓非作子。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有齷齪者。故對曰踊

貴而屢賤。左傳無面字。踊、則足者之屢。則足者多、公愀然改容。孫云、韓非作

是省于刑。公字疑衍。御覽六百九十七引、作公愀然。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孫

作博。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社。亂庶遘已。杜注、如、行也。社、福也。

則庶幾亂疾止也。孫云、韓非雖云、小雅巧言之詩。二篇用此文。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比其反三字、從盧校刪。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誘貪、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小爾雅廣詁、通達也。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歟寡人也。嫌、快也。足也。以嫌寡人、猶云攝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鄰舍。離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嫌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

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違卜不祥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

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魯至酒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啟南本所注、提爲大字。以復其舊。統一案盧說是、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成本爲正。未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統一案黃說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則晏子使魯。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葬。酒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犯非禮。古之制也。吾有齊相晏嬰家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諺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常節里。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皆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皆之期、襲梁及晉。昔與夕同。襲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故庭曙膚。則通昔不衆矣。注、庭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今昔王子宿在臺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
皆以昔爲夕。相字各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爲夫子築室于闔
內。黃云、標題作宮內是。純一。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言大德深藏不露。如重
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闔內。而日章。謂拿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
是。近而結。言至性感乎無間。如老子所。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待承
令、承字衍、命令義同。今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近之則容止難飾、罪戾
從孫盧校據類聚御覽刪訂。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微多、是所以遠之。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
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是也與然義複。公曰、嘻。亦老且惡矣。惡、醜也。寡人有
女少且姣。姣、美也。請以滿夫子之宮。廣雅釋詁、四、滿充也。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
惡。疑當作乃此。嬰與之居故矣。蘇云、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故及其少
而姣也。故與固。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
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倍與背同。再拜而辭。此與外下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文義不完當據正文二返不受第二

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馬。弊、說苑作敝。下同。蘇云、治粟無駕字。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佞之甚也。佞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佞。佞與校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馬、故
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梁丘月出篇、佞人僂令。毛傳曰、僂好兒。釋文、

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

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晏子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晏子同。蓋遠焉敬也。
 免粟之食飽。俞云：上云食鬴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齋新錄曰：免與脫

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蠶。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末引晏子此
文，失之。補一案晏子食而不忘人之飢。有甚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意。
皆當作乞。說文氣作乞。蠅作氣。此復借氣爲蠅，故下云有三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巨部
既、小食也。論語不使飢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當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
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與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
食三士士之一乞也。晉菜五劑、若菜

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爲二也。言嬰之德行。無加于人。而有參

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墨道尙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耳。句

紹。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故難及也。此文疑本作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羣非有異於人之意、方合晏子語氣。今本耳作者、又贅故難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羣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後人妄改無礙。說施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施建本應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
舊衍矣字，從王液闕。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卽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今夫子獨辭

之。是毀國之故。故、法。呂覽知度、非晉國之故注。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

稱身而食。稱、量也。量自身之才德而食祿。德厚而受祿。蘇云、而則則。故古書多而則對舉。德薄則辭祿。德厚受

祿，所以明上也。明上有知人之明。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蘇云、可疑所舉。當與上一律。純一案可同所。與而則對舉同例。可以潔下、使下不貪。行也。

嬰老，德薄無能而厚受祿。德字舊脫，語意不完。今據上下文補。是掩上之明。曰、知賢之謂明。管子四時篇、使能之謂明。行下之行。言使臣下貪惡之行。展轉相染而增好。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孫云、爾雅釋恤恤、憂也。身老，賞之以三歸。孫云、韓非外儲說左、管仲相齊曰、臣之家。諸語八伯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為臺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

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二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義高出於諸侯。德備百姓。德備施於百姓。今嬰事君也，

國僅齊於諸侯。未能稱霸諸侯。怨積乎百姓。且令百姓怨甚深。怨下疑服厚字、與上句對文。嬰之罪多矣。歸己。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為不肖子。為舊語其、從虛校。據前十九章文改。厚受賞，以傷國民義

哉。以傷當作不傷。言嬰亦國民耳。今罪甚多、而君欲賞之、使澤及子孫。未免傷義。且夫德薄而祿厚。德不稱祿。智愔而家富。難久。是彰汗而逆教也。是彰己之貪好。而不可。公不許。嬰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此云致車一乘、蓋地約十井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此知晏子心無所繫。是真能儉者。晏子曰：元刻如此。孫本脫

吾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爲魯人。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孫云。太平御覽。子壯而示

之。示。說苑。及壯。發書。王云。書之言曰。舊脫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布帛不可窮。窮

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也。窮。乏也。以故要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繩桑。參。故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爲士。可以尙志而任重。設國。可使常富而非竊

也。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寇

而補焉。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瓊。

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

舊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披裳。王云、韋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披裳。自鼓盆瓊。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瓊。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序刺奢改之。此一棄王說而末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瓊。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盆瓊字。舊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披作破。義近。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梁作何。此下有樂字。鋪一據知之。而仁人用耳目之心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晏子朝服而至。舊說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

至。舊說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蘇云、治要無此樂二字。

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此句。治要無

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晏恐君之不欲也。君舊作君子。王云、子字涉上下文禮。則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晏恐君之不

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子字。故一今據刪。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治要作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天然而不敢亂者、

蘇云、治要無亂字。端一案畏禮義也。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謂義字。王云、孫謂義字、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上若無禮。蘇云、治要

僅存者。不得據彼以闢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端一案王說是。故文從上若無禮。上云君。無以使其下。使故。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微即誼故。治要使下事下並無其字。夫廉庶維無

禮。維新序作唯。故父子同鹿。同鹿也。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脫以字、元刻有。治要、並有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舊邦上衍其字、上下大夫無禮。官吏

不恭。父子無禮。父不慈。子不孝。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兄不友。弟不恭。不能久同。孫云、邦恭凶同。端正四紅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秦韻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諸一衷引此。自嬰聞之

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案稷與國為韻。家古音姑、與居為韻。中間不應雜以為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蓋傳寫者亂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風相風之詩傳、遄捷也。爾雅釋詁同。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

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盪寡人。以至于此。淫、惑也。孫云、盪、韓詩外傳新序作瀟。請殺之。韓詩外傳、以禮其。晏子曰、左右何罪。何作無。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有矣字。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無革字。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錄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衍。一皆正。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二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授治要補。無此再拜。告饗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饗二字。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反命三字非。撤作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爲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刺奪簋。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諫上簋。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爲一事。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盧云、吳勉學本缺此章。王云、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蘇云、音義作上。統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而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與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旋歸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誤。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此十一字殊贅、御覽兩引並無、當據刪。晏子獨搏其髀。孫云、說文髀、股也。統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其字。廣雅釋詁三搏、擊也。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作左右皆泣、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孫云、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怡也。晏子獨笑曰、然二。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子笑何也。又三百九十一、作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晏子對曰、今

日見怯君一。孫云、諫文松、多畏也。杜林說然。諫臣二。舊有人字、王云、人字涉上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諫諫之臣見二。結一今據刪。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

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說諫上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若使古之王者如母有死、

舊作母、字天瑞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謹伏與息為韻。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母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諫作知、寫者從移至母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結一案、俞說是、今據乙。

正。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

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文選蕭田賦注、曷為可悲。文選賦注引、分作數、常作當、曷為可悲、曷為悲老而哀死。

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

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為凶徵故。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出東北。當

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正義曰、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義、鐵本字。行儀、獨無德于

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且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擣奪、

擣、亦虐也。後漢班彪傳下注。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擣奪、

奪、劫奪也。禮大率爭民施奪注。誅、懲如仇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自

是觀之、弗又將出。史記正義、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三字、王云、此

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此文曰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

三字明矣。總彙書天文志注、引作卒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

作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結一今據刪。彗星之出、庸可懼乎。懼各本作悲、

案弗、卒之借字。御覽引作卒又將至。彗星容可拒乎。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

召。孫云、說文。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二十七日而彗星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瞻

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前半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爲一事。後半與諫上十八章末段爲一事。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日字舊脫。從茲校補。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

亡國。蘇云、有字疑。緣上而衍。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

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闕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楚辭

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興事無已。事、土木賦斂無厭。賦、使民如將不勝力。萬民懟怨。

蒞星又將見彗。奚獨彗星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爲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與

本缺。純一案諫上十八章末段宜參攷。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疥盜結之後、非。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文選秋與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文選秋與賦注、無則字。得作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純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季荊因之。孫云、杜注、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

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雲姓。純一案有讀爲又。蒲姑氏因之。孫云、杜注、蒲姑氏、殷周之國。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

若無死。孫云、若一本作君、非。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樂丘據與我

楚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折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敗。孫云、敗左。傳作田。晏子侍于過臺。梁丘據造焉。孫云、梁丘據左傳作子猷。無其字。公曰維

據與我和夫。維左傳作唯。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燂、炊也。燂、音沸。燂、音實。似杏而酸。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作杜預曰、燂、炊之也。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杜注濟、益也。洩、減也。文選陸士衡客賈長編詩注、作以釋其過。說文傑、除去也。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杜注、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注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注、獻君之否、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晉語九、史豈對趙盾子曰、事君者獻可而替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干、犯也。無過與不及、故不相犯。民無爭心。政平故。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醴餼無言。醴、假舊詩奏醴、孫云、詩作醴假。傳醴、醴、假、大也。左傳作醴假。禮中康作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報字耳。此篇全用左傳、則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醴者、後人依中康旁記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醴假。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大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

所作也。七音。杜莊、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釋文、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風杜注、八方之風。釋文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

一名凱。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杜注、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

和藥。清濁大小。元刻作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疏舊作流、今從左傳薛文校改。

以相濟也。杜注、周、密也。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靈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注詩、音無瑕。關、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今據不

景公使祝史禳雩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出齊之分野。正義曰、出於亥昴之次也。景公使祝禳之。左傳無祝字。杜注、祭以禳除之。案此文祝下當有祝字。

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注誣欺也。總一案徒自欺耳。天道不誣。孫云誣杜注變也。不貳其命。

若之何禳之也。左傳無也字。且天之有彗，左傳有也字。以除穢也。以彗形如帚故。君無穢德，又何

獲焉。言心無獲。其不能稱。若德之穢。獲之何損。損。虧損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獲之無益。不獲無損。人君惟德是修。則有言無凶也。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卽自心之真原。事事攝之以敬。則庸靜爲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杜注：翼、共也。幸、維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遠。天入。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若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堊。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刻。左

傳同。孫本作坏。孫云：坏即流轉字。杜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舊德下衍之字。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

景公有疾梁丘據商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瘥。左傳杜注：瘥、瘡也。孫云：事在昭二十一年。總一案證當作且。說詳上十二章。期而不瘳。瘳、瘳也。病瘳也。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杜注：多。梁丘據商款。齊大夫。二子言於公曰：吾事鬼神。吾當是

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杜注：嚚、欲殺置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日宋之盟。杜注：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杜注：士會賢問於趙武曰。

夫子家事治。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家上並有之字。孝經廣揚名章曰：居家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信從元刻。按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其家事無猜。元刻作情、謗。

其祝史不祈。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杜注：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俞矣哉。能

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

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注：無上下無怨。服虔云：謂動無違事。動合人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杜注、君有功德。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杜注、與受

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頗、廣雅釋詁二、表也。昭十上下怨疾。昭云、復是人動作辟違。動作邪僻從欲

厭私。杜注、使私情厭足。總一案從讀如彼。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鐘從明斬刈民力。輪掠其聚。杜注、奪

其所聚之物。正義曰、輪、磨也。故爲遊毀。奪以成其違。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正義曰、肆、慢也。無所還忌。杜注、還不忍鬼神。神怒民痛。痛、疾無悛于心。悛、改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注、以

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矣。是矯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辭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舊無其字、據上文補。

不盡天年疾。壽、味也。晉也。孤疾、與壽正相反。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僭、不信也。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杜注、言非祿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黃云、

菴、元刻作菴。說文菴、菴。似蒲而大。菴、老菴。似蒲

而小。菴、菴之已秀者也。菴、從佳从艹。菴、从艸佳聲。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衛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

僨日薪。僨、市參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

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宜

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虞也。虞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者曰藪。荆

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正義曰、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余舊作介、王引之云、偏介本作偏介。余即逆字、近也。偏關之關、謂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偏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第一今據改。承嗣大夫、疆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總一案。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執。即臬徵斂無度。苛徵暴斂。官室日更。日事改淫樂不違。杜注、違、去也。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昨爲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道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儀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責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爲債。公疾愈。公以有而疾必愈、故疾愈。孫云、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諒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此與諒上十一事爲一事。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爲禾。王引之云、鳧、鴈也。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爲殣。昭二年左傳、道殣相望。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

曰此饒而死。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大致相似。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

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爲其無德。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統一案說苑作何爲其無德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又八百四十一兩引、並有其字。足見非衍。顧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偏舊作銜、孫據說苑改。菽粟幣帛。廣于困府。孫云、詩傳、國者爲國。倉頭篇、府、文書財帛藏也。惠不偏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此文疑本作惠不偏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文。今本偏下衍加字、心上衍公字、句法不調。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以不與民偕樂而禍樂故。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孫云、偏今本作獨。據說苑改。黃云、元刻作偏。

純一案偏偏純一案偏偏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宴塗、不啻死爵。辭

殫何足恤哉。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遊宴塗、諫上十九章。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筍室而望。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王引之云、櫛即櫛字也。說

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櫛。作殺、同。中山經、其狀如櫛。郭璞曰、即櫛字也。是雍門之櫛、即雍門之櫛。純一案類聚八十九作淮門。或雍之形誤。公令吏拘之。顧

謂晏子趣誅之。趣、遽也。廣雅釋詁一。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

比見斷之。比舊作此、從盧校改。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孫云、闢一本作避。非畏也。冕前有旒。

入官爲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並可爲冕無後旒之證。惡多所見也。續絃充耳。

充舊作琬，孫云、說文讀、聚也。絃、齒融切。藝文類聚、作莊續塞耳。純一案說文讀、以玉充耳也。冠卷也。琬、卽充俗字。玉簪琬耳也。旁充。非是。廣韻琬、耳玉名。詩傳云、充耳謂之瑱。字俗從玉。足證充耳爲正。今並據改。惡多所聞也。

類聚兩惡多。泰帶重半鈞。泰從元刻。孫本作大。音義並同。爲市。周禮司市云、國君饋市、則刑人敵。晏子此言、與禮正合。說將周禮正義。君過之、則赦之。類聚無上。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坐、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此二句、類聚作人君自生其民。公曰、赦之。類聚作趨舍之。無使夫子復言。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此篇。純一案犯槐斬竹事、見諫下第二章第三章。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坐于路寢。孫云、俗本。昭二十六年左傳、作齊侯與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王云、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諫作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尙不誤。則作將誰者諫也。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純一今依王說、據左傳改。杜注、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對曰、其田氏乎。左傳作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田無宇爲弼矣。孫云、弼、玉簪水隄也。能除害利民也。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

柝、行夜所擊木也。孟子萬章下抱關擊柝注。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解詳問下。民財爲之歸。今歲凶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八七

饑元刻諸

蒿種芼斂不半。

孫云芼、說文謂覆也。純一案蒿、艾類。芼、他滋生草。可爲

道

路有死人。

道種相

齊舊四量

四升爲豆。

舊說四升二字、爲涉下文誤作而。今

區區四而金

釜十而鍾

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

糴

孫云、糴說文市穀也。

百姓之死命者澤矣

民命之將死者、被今公家驕汰、

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

王云、澤、古舍字。說見管子戒篇。

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

有字舊脫、據左傳補。

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

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孫云、小雅車鄰之詩、純一案杜注、詩義取雖無大德、

要有專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

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

國之歸焉

亦宜乎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數、

景公問後世有齊者、

故向問齊國之治若何、

問下十七章前半、後十五章爲一事。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

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

曰寡人夜者

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爲昔。故或曰昔者。或曰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昔之譌也。

聞西方有男子哭者

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

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

孫云、孔叢作盆成适。形相近、未知孰誤。盧校作盆成

造。云廷諫、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純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

聞之。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

標題又因正文改。孔叢見註墨篇、其書不足據。

父之孝子

兄之順弟也

孫云、孔叢作其父命爲孔子門人。純一案向

又嘗爲孔子門人

孫云、孔叢作其父命爲孔子門人。純一案向

爲當之誤。其父二字衍。觀彼下文云。門人

今其母不幸而死。附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

盧云、孺、小弱也。疑與孺同。玉簫音矩、孤也。洪云、孺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孺、孺子也。孺孺字形相近。恐力不能

傷稍從元刻。繹史同。
 原本作偏指。蓋云、

偏爲偏親。拊卽上文所云拊。公因其有恐不能舍帶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極何所在。語意自明。不覺改作拊。拊卽偏。去以應拊之極而宜拊。愚非謬。下文語之近王、亦當作拊。

偏指之所在。純一案虛說偏親是。甜作柑非。甜、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殯也、華人之

稱世金之寶。偏袒對合祔言。本文重在合祔。上云偏袒未葬。言未祔之葬。袒與合祔。故問曰葬之偏袒何在。下云偏袒寄於路廛。故恐不能合祔而悲。不應改。晏子奉命生男。而問諸附之。

所王。稻字舊脫。據五成五再拜。音首而。是日。請廿五。各長。畢。訪。其。不。

盆成括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袒寄于踣寢得爲地下之

臣撝村撝筆也。撝即撝字異文。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此處當有稍揔二字。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

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

然也。孫云、說文、蹠也。蹠、蹠也。曰：凡在君耳也。皆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墨子兼愛下篇、昔

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焚其土。鼓而進之。其土憂前則失火而死。不可勝數也。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更。谷中曰。

其朝多餓死人。人上嘗有一字。墨子兼愛下篇。昔荆靈王好小要。荆國之士。子胥忠其

吾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已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逃其罪、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逃其罪、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

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此一今據補。今爲人子

而離散其親戚舊人三下徐巨等徐自表上
俞云、親戚、謂父母也。
 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徐驥屬
文子胥孝己、忠孝

既對舉矣。此文以忠孝一也，折重人子當孝。今不得合葬其親戚，不孝甚矣。故云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文又以相錯見義。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是使臣得不死，而死母得安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

罪二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殺上有而字。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土。盧云、以韓詩外傳作而。統一案以同而。外傳諸侯上有四國二字。是罪二也。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貶絕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戮焉。

數燭鄒罪已畢。黃云、竣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韓詩外傳、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之。顧夫子爲寡人殺諸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野人。景公欲殺野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欲殺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殺野人、諫上二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要作讒夫。

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黨也。後漢陳元傳注。此治國之常患也。舊唐治字、當作長、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

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害矣。雖然則奚會爲國常患乎。兩則字、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謀舊謂謬、從蘇校據治要正。

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蘇云、治要下有而字。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夫上

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曰夫子何少

寡人之甚也。舊少驕小、脫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案隱

日、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對曰臣何敢摘也。摘舊作摘、義不可

絕一案王說是。治要有之字、今據補正。也諒爲耶。對曰臣何敢摘也。摘舊作摘、義不可

吾摘君。又曰、事畢君者。有摘削。無摘拂。晏子言臣何敢摘、言臣何敢有所摘拂乎。蓋因公忿然

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摘。夫能自周於君者。也。蘇云、治要周作用。才能皆非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即大毒。小以成其大。不誠

黃云：元刻此下重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王云：能與而君怨良臣。公本作君。此步上

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

為君之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結一今據正。則具其往失而益

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出則行威以取富。出則假借君威，舉行而貪得。夫何密近不為大

利變。能密近於君，故意不為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赴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而務與君

至義者。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間，而不營利於密近。慎以義結於君。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舊作此難得其知

具。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斷。純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

之人，工於作偽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暴。故古書得見字恒互譌。下脫而

字。且譌其。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隘而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三字。孫本無。密

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純一今據補。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且經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藏治不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小人道消。則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助元刻作劫。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

改爲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刪改。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對曰：讒

蓋音義先成。而刪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對曰：讒

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孫云：文選注作讒佞。若社之有鼠也。詩問上諺言有之曰：社

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燠。孫

據文選思仲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純一案沈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俞云：古依

休文義，碑王係注，文與思仲論同。今據補。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隱同聲。廣

於君之威權。是故難去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說北在問上意。元刻注中。足以自保。云、此章與景公問何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問保人事。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患、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干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一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

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御覽引無國字乎字。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

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常、元刻作當。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

也。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刪。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孫云、惠與慈通。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

臣和、教之隆也。言君當才德道聚。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

而利取分寡。取。取。聚。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為貪注。寡、說文少也。從山。從頌。頌、分賦也。故為少。言利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公室兼之。田氏兼有。

公室之國權專之。國權為田氏所專。君臣易施。王云、施讀為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故曰君臣易施。統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證。易、謂變易。易案辭上六

君當施及國人。反不施及與大夫同。是君臣易位、即其所施而知之。而無衰乎。而從元刻。孫本作能。

王云、而即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為

幾。為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

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

十六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經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民、不懈、貨不移。盧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謂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遺禮也。

左傳作民不。工賈不變。杜注、守土不濫。失職。不宜不語。杜注、慢也。大夫不收公

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

國也久矣。可爲所也。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忠。令、令也。忠、左傳作共。下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臣忠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禮之質也。賈、體也。左傳作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寡人猶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

以爲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

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寧、莒執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君順於

之。政務圖治則歸之。問下十章云、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

君子懷不遑之君。居治國之位。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

子見北則退。北、治國之位。事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純一案文見問下十章。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

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諫下二章曰：刑殺不辜謂之賊。孫云：侵當爲變。說文玉篇無侵字。類篇侵、謀官切。健也。又莫燕切。惰也。純一案。野以暴。兩以字。侵與變侵、聲義並同。類篇訓惰、義近。晏子經說上、敬侵連言。亦以侵爲慢。孫云：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他沼則欲其深以廣也。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循而爲臺樹則欲其高且大也。以且對言，是以猶且之證。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循字舊脫。孫云：當爲違。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間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元刻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從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從處之義、即問章。下二十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二君之心一耶？蘇云、治要作三君一心耶。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事君二字、擬涉上下文而衍。朱黃

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耶。也耶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二君之心

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統一

三心也、心字乃衍文。治要非一心也、各承上文心字言、一下三下、均不必有心字。蓋本文如此。今本非

三心也、兩心字並據禁。嬰聞。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且嬰

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嗜

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莖。孫云、莖、說文莖。古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今

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時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

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強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

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一

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說，從盧校據說。

于是明年上計。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公。一乘至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說，從盧校據說施補。君反以罪臣。說施

有而。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說，從盧校據說施補。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說

倉庫少肉。內、納同。言餽餉于民者甚重，而納于倉庫者甚少。便事左右。左右，君所寵倖者。陂池之魚，入于權家。

家舊譌崇。從王校據說施改。案文選任彦昇爲齊揚州，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

作薦土表注，引說施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

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

義不期。說施亦脫臣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譌僻，從盧校

避去。謂將。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也。強，勉。東阿者，子之東阿也。

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施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在

北宮子仕篇載此事。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雜上第四章。子華子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公召晏子而告

之日。淮南道應訓、論衡變虛篇、均作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決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黃云、論衡引、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黃云、淮南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佚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鉤星。出房心間地動。房爲天駟。四與駟通、即房星也。又房四星、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

面稱爲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爲三也。義亦得通。

言之、恐子之死也。之死舊倒、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王云、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

字亦作逞。後漢書光武紀曰、逞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逞惑、不

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救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焉。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欺。忠子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晏子默

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

忠上而惠下也。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柏常鑿壤最死、將爲公請壽、晏

齊請壽、即雜下四章。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統一案論衡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

有獻書譖晏子。晏子二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而則。治不同君所欲。君所欲者見不善

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不阿而退。義略同。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治

引止此。有納書者。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隱三年傳曰、有內辭也。載雖下。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爲一分之義。毛詩南碩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加載

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城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或古域字。吾友陳淑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變而哭之、有異而哭之。三有字

義並與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或同。出言不諱

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也。呂氏春秋蔡遷篇、古之道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

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

載。孫云、備同。備、言備同也。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雖上五章云、嬰故老

載、言猶焉也。之事。毋結。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前。東耕海濱。雖上一章、作堂下生藜

藿。門外生荆棘。二句已見前上二章。傳作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憤亂。雖上五章、作而

家無積。聲。室如縣。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云、此文錯簡、當作七年而家

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爭。百姓憤亂。純一案劉說是。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雖上五章同。晏子至。公一歸七

年之祿。一、皆而家無藏。盡以分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上五章。燕

魯貢職。小國皆朝。皆、元刻。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

章。上五。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糾從孫本。元刻作亂。孫云、糾、今本作治家三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

糾、即糾字壞也。說苑作德、音之轉。治家三年而辭焉。高糾仕於晏子

之。高糾者、說苑作左右。高糾之事夫子三年。北堂書鈔三十二、引作高糾仕於晏子

三年。無故、晏子逐之。左右陳曰、會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

易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

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揚

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晏子此語，以為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

左右云者，備弱之謂。

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四從孫本。元刻誤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節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直。然後能。今此子事吾二年，未嘗弼吾過也。此知晏子在在。吾是以辭之。元刻注云，此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高糾章、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

狐穀，皆地名。

著之于

帛，申之以策。

策，簡書也。

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也。

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

通，步上文而誤。疑當作道。

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

得之，不肖者失之。

晏子尚賢上篇曰，以勞殿賞。量功而受祿。故官無常貴，而民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義同。

御德修禮，御、進

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

今舉事君，無功可言。差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

晏子之意，甚不

以世祿為然。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

幣帛。

若僅列為大夫，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問下十二章，魯昭公謂晏子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使功焉。歡然不滿。可

謂知。嬰請辭，遂不受。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言。嬰請辭，遂不受。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雜下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

大旨並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狐之白裘，文不成裘。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儷。玄豹之冠，文。孫云、墨子親士篇、干鈞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玄豹之冠，各本雖清韓作元，今改正。玄豹之冠不成文，此冕冠之形。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檀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檀弓云、晏子仲卿衣履冠以朝。晁冲之閑居詩、荒蕪蔣謝經。破

敝晏嬰冠。足證其貧。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孫云、反一公曰。其妻病之惡。

寡人有此一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下廿五章就車言、夫與其

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與其閉藏而弊。何若服而弊之為愈。晏子曰：「君就賜也。」使嬰修百官之

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蘇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侈之民。皆從而效之。故云不可為教。上篇今韓車乘局、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固辭而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還之車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馬三駘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此篇。第一案雖下二十五章及下章旨並同。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供云、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即麋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即麋字。此鹿裘亦謂麋裘也。

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此文同。是奚衣之惡也？兩也字俱誤邪。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願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非。蓋願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僻，元刻作辟。晏子向儉。惡衣服、非飲食、選

以麋布為惡。願人而後食者，必以貪味為非。願人而後行者，尤以邪僻為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脫者，不以麋布為惡。願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誤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願人而後衣，嬰二句、承上奚衣之惡言。為本章之主。食行二義、皆實也。故下文專以布衣鹿裘、有飾作結。嬰

不肯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嬰又得布

下十二章。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四字衍。無謂。當曰。元刻注云。此章與陳無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說一案文見雜下。字讀得晏子。景公陪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晏子。二字舊脫。從孫君子也。孫云。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

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法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法之誤。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法字亦非誤。純一案此文壯。孔叢作法。法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之。法字近是。願晏子不向武。此云事之以宣武。孔叢云事之以勇。似均不合。然此云宣武者。謂宣期止戈爲武。孔叢作勇者。謂如君子之勇。雜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曹閼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屬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于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子之勇。正晏子欲行禮義之勇以止之者也。觀諒上一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可證。又十七章曰。使勇者當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向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相三君而善不遁下。魯殺不遁。晏子。細人也。壯字不誤。孔叢作法。直是壯之誤字。

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識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此句已見前

土。舊著作聞。今校改。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爲此仕者也。嬰舊作臣。晏子對孔子。說見雜下十二章。今校改。

臣爲僕亦不諱。今校改。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前十九章云。與於靈公惡復而不能不能禁。是皆晏子對孔子。難言之隱衷也。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黃云。姓與生古通。

行補三君而不有。不有。不自有其功也。晏子。

果君子也。

孫云、已上二章、黃之察本接澄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第亦多錯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一仲姬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爲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孫云、爾稽。晏子作尼稽。尼爾、稽爾、聲皆相近。以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晏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洪云、浩裾即傲倨。假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緩。孫云、今本緩作綴。非。蓋綴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爲緩字。黃云、晏子非偏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孫云、恐廢於

立命而怠事。怠舊謂寢。孫云、晏子作怠是。言特命而怠于事也。統一今據正。案建爲遠之形誤。遠古通怠。不可使守職。使字舊脫。從

補。言恐不勤於職守。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謂道。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途哀。

王云、道當作道。道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修哀下。統一今從

樂。不逼於哀。即循哀也。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該下廿一章修哀下。統一今從

校正。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爲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易。平自心難。管子有內

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命賢中曰。聖人之德。總乎天地。皆攝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而

儒者無其外。信舊謂傳。盧校作儒。黃云、盧校是。下四章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故

異于服。勉于容。無其外。無讀爲崇。說文繼、嫺也。嫺其外。即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孫

云、墨子作機服勉容。孫云、墨子作機服勉容。孫云、道墨而馴百姓。馴古訓

記孝文本紀。敬馴其民正義。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禮者虛

亂之首。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孫云、

作威容修飾孫云舊說據墨子補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以示儀三字舊說從孫校據墨子補務趨翔

之節以觀衆孫云舊說據墨子補博學不可以儀世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爲法於世勞思不可

以補民言無裨益于民衆壽不能殫其教殫其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

禮言其禮繁而難遵積財不能贍其樂積財不足以供樂之費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孫云高誘注淮南覽或也盛爲聲樂以涇愚民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補與上其道也

不可以示世元刻脫其道二字及世字其教也不可以導民墨子無兩也字蓋鐵給諫譚篤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

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孫云移墨子作利非所以

導衆存民也孫云墨子作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封字舊說據墨子補敬見而不

聞其道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仲尼適行孫云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

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晏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貶謫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適行四

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

孔丘語寡人者寡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

人之尊而幸之以石乞君身幾傾而公公侈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盡於君必利人殺

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辭

同義以去職窮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不與人之職非

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不與人之職非

應不可通於君臣晏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晏以不對景公曰嗚呼既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

吾終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說

一案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儒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鵲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景公卒後

十七年又安知魯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

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薛時學云此詛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諫說
是也。後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白公之亂、在晏子卒
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儒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此知晏子當歸墨
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書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毀謗孔子。殊不合
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盧云、吳本一作廿九。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
鞠語者也。鞠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姓鞠名語、疑即泉魚。泉魚聲相近。純一案鞠語似非姓名、文有論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

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爲。俗从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疾、痛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現喜悅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敬也。綴、綴淫也。以教民、以爲煩人。瞽曰、留也。帶。制規矩之

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敬也。綴、綴淫也。以教民、以爲煩人。瞽曰、留也。帶。制規矩之

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于威、鐘鼓等瑟以勸衆也。勸衆當作觀衆。以

爲費財留工。留、稽遲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埋之財。又禁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諺文品。衆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憚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成

移民。崇死以害生。二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儉德毀滅。奢俗流行。故三

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後樂樂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爲政何患、患奢惡之不分。上妄說邪。上心多妄。與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好惡失其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黃云、棲本同。

孫本作道。王引之曰、作卑者是也。卑讀爲道。爾雅道、病也。字或作道。大雅版簋、下民卒瘁。毛傳曰、瘁、病也。路與卑義相近。方言瘁、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供云、管子法篇、攝政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感也。路世、魯言衰世也。卑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荀子議兵篇、路賣者也。賣與卑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後以路賣連文。公易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開聲而此以路賣對文。乃古義。道字直是誤文。色喜而。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第三盧云、吳本作三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孫云、孔叢引墨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仲尼

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

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非字舊說、從王校補。三君皆

欲其國家之安。也。一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譽而非而是之。當辭而

猶非也。均不是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爲非、或

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

義與此同。今本此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闕下二十九章外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吳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

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

夫。自稱世爲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當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

齊民。諒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誹譽爲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謗、非。言誹

明惡。譽明矣。以類相從。非若

愛惡之聲響相應。如響應聲。見行而從之者也。墨子脩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譽聞之以一心

事二君者所以順焉。君雖有三。而事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其所以為順也。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設

果有三心。不惟事三君不順。即事一君亦必不順。今未見譽之行而非其順也。也同邪。今未見譽所以順之實。輒議譽以順之名邪。無惡於

之君子獨立不懈于影。孫云、影當為景。獨寢不懈于魂。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子獨寢不惑於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不自以為辱。身窮

陳蔡。身寄舊隘、據孔叢註墨篇補。窮、指絕糧七日言。不自以為約。金彭故。非人不得其故。今識人不了解

是猶擇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參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之斤斧。山居之人。惟自參其斤斧之用。而非

彈人之網罟。無嘗也。斧罟為網。出之其口。率爾鼓舌。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者之困難。始吾望儒而貴之。今

吾望儒而疑之。兩儒字舊謂儒。孫據孔叢改。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孫云、爾不可止

于遠也。論語顏淵篇曰、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墨子脩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其

乎。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竊論、私議也。不中、不適當也。吾罪幾矣。吾不免於罪矣。丘聞

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君子德歸於人。則以其人爲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觀之、

子。夫子、指晏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

是吾師也。補一今據補。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宰我、言諂之科。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

用此文。孔叢註墨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盧云、吳本作三十二。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孫云、此渾字假音。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

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此六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晏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晏

不識。下句同。今本問諒則、有無倒、若若有下、義不可通。則晏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聞矣。」南子微真訓、

則諒矣有問矣高誘注。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晏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

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其過之識、疑

隨之。謂其知識不遠過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况處君子之中乎？舊作况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處君

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識。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說一案王說。是。惟謂脫子字、未審。况下乎字、即子之爵而識後者。今乙正。舜者處民

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增韻、與、及也。則固聖人

之林也。孫云、林一作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盧云、吳本作三十三。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未章晏子沒後十有七年、景公欲諸大夫迺云云。是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相魯。晏子先

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爲之二字。孔廣森校云、全椒吳氏做宋本晏子、無爲之二字。陳本

命本同。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弱主、昏庸無能之謂。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

重孔子，設以相齊。孫云、孔叢設作欲。統一案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孔子疆諫而不聽，必驕魯而

有齊。孫云、有齊、孔叢作適齊。晏有嘗爲適、盧云、有猶待也。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元刻注章復經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特乎。晏子對不足特。第七盧云、吳本作三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特乎？晏子對曰：不足特。有兄弟而彊足特乎？

晏子對曰：不足特。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特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

如湯。傷有臣伊尹仲應。女鳩女房。義伯仲伯。見史記殷本紀。可謂強矣。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湯有弑其君

桀有亡其兄。可曉。豈以人爲足特。舊衍哉字。蓋後人不知下文也。與邪。可以無亡

也。孫云、發湯兄亡爲讎。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景公問臣並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篇增之。而不知其非。純一今據刪。盧云、吳德學本缺。

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盧云、吳本作三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孫云、不讀如否。嬰何願？公曰：

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願有君見之而生畏。婦人謂嫁曰歸。有子而可

遺。燕翼詒謀。孫云、畏歸遺爲韻。純一案古音諸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茲校補。與下文一例。載一願。載與再

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

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

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識，使無慍怒。有良隣。論語里仁爲美。里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相視摩而奪。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說，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

君而可輔。猶當作。有妻而可去。去，或也。前漢蘇武傳，相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往去，收其

穀則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偕，即可自由離去。如離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

思想平等。或對景公為此誠言，亦不足怪。然離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信，老妻之託而辭

之。後第十章斥田無宇云，去老者謂之亂。細少者謂之淫。見色而有子而可怒。晏子耕柱篇，

忘義，虞實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肯正義也。有子而可怒。晏子耕柱篇，

子怒，猶責也。即責備賢者之責。孫云，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第一案元刻載訓，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為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為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為、知將毀。第十引晏孫云，初學

來朝皆。鐘將毀，衝之，果毀。孫云，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第一案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公召

三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八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

非禮。是以曰鐘將毀。此以神道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其氣。是以曰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為曰：今庚申，初學記今下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陰。是以曰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

故著於此篇。第一案元刻成語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為泰呂成，即諫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閭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

妻。乃其妻之使人為近理。髮

班白衣縉布之衣而無裏裘。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

韓詩外傳作
家臣也。

無字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食字舊脫、據韓詩外傳補。何以老妻爲。妻爲舊倒、王云、當作

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

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字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諧晏子。設非晏子者、將此其說、見棄委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卽雜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章。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引刪。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孫云、婢妾御覽作

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

不肖也。舊作今日。累於詞矣。王云、曰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曰字、與古之爲

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衛賢無不通女無淫事今故三字。

僕託國主臣而主民事。而女欲弄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色見文筆不剛。孫云、廢

遂不見因而至。故著於此篇。總一寒犯燒者女事、見諫二章。盧云、吳

章。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盧云、吳本

景公蓋姣。姣、依同。美好也。有羽人視景公憎者。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

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

爲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通而不受也。從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怪。故先唾而不受耳。孫

詒讓云、合疑豈之譌。說文口部云、咈、苛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

咈咈聲義同。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

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疆、不宜殺也。

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元刻注云、此章不與。無以垂訓。故著于此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許對第十二盧云、吳本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無之字。八十七引、太平御覽八十五引、

衆。御覽八十五引無其字。又九百六十五引其作水。類聚八十五、無其中二字。八十七有。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御覽兩引、

昔者秦繆公。御覽兩引、一無者字。一有者字。繆並作穆。類聚八十五無者字。八十七有。乘龍舟而理天下。黃云、元刻無舟

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乘龍舟。純一案。以黃布裹烝衆。類聚八十五作黃帝布。

並同。至東海而捐其布。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漏銘注作極。純一案御覽八

海而投其布。故水赤。類聚。彼黃布。故水赤。彼、孫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作破。俞云、孫

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烝衆。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許問子。何爲對。孫云、

矣。烝衆上亦嘗有彼字。蒙上而省。

文選注作伴問。偏俗文、陽作辭。虛辭也。盧云、何爲二字疑衍。黃云、文選注無何爲二字。蘇二、何爲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伴問、何爲對。故晏子答以辭問辭對。義本昭晰。以爲衍文、語意不完矣。統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作吾伴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伴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伴問子耳。並無何爲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脫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兩引、並無之字。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文選注作伴問者伴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伴問者亦伴對之。類聚八十七及釋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佛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懷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盧云、吳本作四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按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

有。句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諸七虞引。此、雲天諸。尾偃天間。說文偃、躍、啄北

海。說文啄、鳥食也。頸尾咳于天地。咳、御覽作該。然而鵩鵩乎不知六翻之所在。舊脫北溟有鵬

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每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鵩鵩下。鵩鵩即鵩鵩、曠遠之貌也。故曰鵩鵩乎不知六翻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鵩鵩下。統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鵩鵩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案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一鵬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諸七虞引。此、雲天諸。

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者字舊脫、據文選鶴鵩賦注補。孫云細、鶴鵩賦注補。孫云細、鶴鵩賦注補。

一。案類聚見九十七。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蟲。據文選注類聚改。統一案元刻正作蟲。文選注長陽七命注、蟲下有

名曰焦螟。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捷說文作蚊。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御覽作再乳而飛。蚊不爲驚。

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

臣嬰不知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孫云、列子湯問篇、江濱之開生麼蟲、其名曰焦冥。擊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相觸去來、蚊弗覺也。純一案類聚冥作螟。文選篇鵲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鵲螟。鵲螟、鵲名冥爲韻、古音謬十音引此。作臣螟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鵲螟。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盧云、吳本作四十二。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子衛閭。衛字舊脫、從王發元刻操作標。下同。王云、衛閭、營衛之閭也。孫云、姓雖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子衛閭。操舊作操、孫云、標當爲標。純一案操、持也。操、皆操之形誤。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人字舊脫、今改從上文一律。元刻並作標、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據上文增。則仁人不存、無素孚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皆知晏子能安國故。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黃云、元刻有所以見于前信于後者。舊無有字、語意不完。今校增。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元刻

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給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盧云、吳本作四十三。

景公游于菑。孫云、太平御覽作菑菑。說苑作菑。菑國志平昌有菑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齊安陸昭王要無于字、當作菑。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菑。文選崔駰碑注作菑。碑注作菑。聞晏子死。孫云、死御覽作卒。蘇云、治公乘修輿服繁組懸之。孫云、說素服、輿而懸之。文選注作公舉輿而懸。按韓非作遊輿須且之乘。則繁組、馬名。煩繁、且組、聲相近。說文組、壯馬也。一日馬蹄組也。文選注作舉輿。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公修。孫詒讓云、考工記與人云、飾車欲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在車之侈矣。竊疑晏子本文、當作公修乘與。古从躬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趙以乘齊。鄭注云、故書趙作夥。鄭司農云夥當爲趙。書亦或爲趙。趙俗書亦或作趙。並其證也。此侈即韓子之趙、言僅促令急齊乘與也。繁昭顯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與。文選注引亦作夥。與繁昭顯之趙、亦即趙之形誤。統一案胡刻仿宋文選、兩引並作乘與。海陵軒本、並作乘與。此文乘與、當依孫詒讓作夥乘與爲是。繁昭顯與夥乘與對文。繁昭顯似不誤、言公意欲求至。趙薄乘與、用壯馬而驅之。自以爲遲。舊作自以爲遲。孫云、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敝。孫云、趙文選俱作自以爲遲。蘇云、治要同。統一今據改。

御覽作遼。趙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遼。胡刻仿宋文選兩引、并作知不若車之敝。案古今注卷下、曹真有駝馬。名爲駝駝。言其馳驟、如烈風驟之疾也。音義引作駝、誤。海陵軒本文選、並作知不若車之駝。案廣雅、駝、玉篇、並云疾也。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增韓云、馬行疾也。駝駝義並與速同。

均作比。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舊脫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哭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遺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文選諸篇碑注、齊安達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統一今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言事無巨細。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收、敏也。小。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統一案寡人。說苑、治要、御覽。而加于夫子。說苑無于字。治要于作之。御覽四百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于字夫字、而義正同。諸晏子既沒。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云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左上、文與此異。錄之以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韓從中來。韓曰、嬰疾甚。且死。恐公沒之。景公遽起。傅韓又至。景公曰、趨衛煩且之乘。使驪子韓極御之。行數百步、以謂爲不疾。韓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驪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元結注云、此並下二章。皆晏子沒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載此在韓下篇。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與本作四十四。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舊說屍上二字、從孫校。按御覽五百四十九增。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涕下沾襟。

孫云、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

之上。阜舊作邑、從盧校改。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

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無以自存。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哭。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

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證矣。御覽非。統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諫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與本作四十五。

晏子沒十有七年。黃云、盧校沒下有後字。統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

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式之形

錄。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孫云、質、射質也。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

播弓矢。播、棄也。弦章入。公曰、章。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

聞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覆之唱善者。皆欲此魚

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按御覽九百三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

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獲食貴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

吾不食諸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黃以正君。

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

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音義云據御覽增。王云、孫所增文。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因

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洵較諸刻為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苑。補王引所未及。統一案諸引莫備於說苑、今從俞校

補。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吾下舊衍遺字、據治要及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刪。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_{治要無}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_{治要無}然而有一焉。臣聞之

之字。_{治要無}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_{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_{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治}

要無夫字、及兩則字。黃蒼。_{治要無}君其猶有諂人言乎。_{治要無}公曰善。_{治要無}今

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_{歸上章字舊}

四百二十。_{六補。}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_{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稱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_{若、此}是反晏子之義。而順

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_{孫云、說苑君}

_{諂此章。}

國學名著

| 經部 | | 史部 | | 子部 | | 集部 | |
|------|---------------------------|-----|------------------------|----|--------------|-----|--------------------|
| 正史 |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 編年史 |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 史評 |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 諸子學 |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
| 文學批評 | 文心雕龍 詩品 | 小說 |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 詞曲 | 詞綜 元曲選 | 詩歌 |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
| 文集 |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 理學 |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 文集 |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 詞曲 | 詞綜 元曲選 |



世界書局發行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 第一冊 | 第二冊 | 第三冊 | 第四冊 |
|--|----------------------------|---|--------|
|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荀子集解 | 老子本義 莊子集注 列子集注 | 墨子開話 晏子春秋校注 | |
| 價洋二元四角 | 價洋八角 | 價洋三元 | 價洋二元 |
| 第五冊 | 第六冊 | 第七冊 | 第八冊 |
|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 淮南子 新法論 申論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 |
| 價洋三元 | 價洋二元四角 | 價洋二元 | 價洋二元四角 |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
 讓與歸本局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